

史學叢書

漢書注校補

第 五 冊

拜為光祿大夫

蘇武御史還時僅拜為中郎或不久則遷光祿大夫也

惠事元帝三歲薨

李昌案惠隨武在匈奴十九年歸四十有餘歲而卒

使詣惠年二十卒時亦當八十餘歲

初置校尉屯田李棠

張騫李廣利屯田事本傳未載於此

自塞與廣利河之鄭古緣之充國尙在傳

古於是中西以而立其廟

後遂構祀是府

古疑謚曰烈侯

李昌案強吉以功封而德不茂如張功之益為烈也

即穆字禮大傳序以昭穆住穆諸公羊魯隱二年

穆公釋文左傳作穆公史記與世家太公召公乃穆小注徐

廣曰古書穆字多作穆聲穆傳秦穆以稱即秦穆公也

臣幸得建禮漢之節

不稱大漢而稱朔漢外域以強為大也

不宜敢焚

案周禮秋官注古人稱築豎者其凶異若焚也蓋注曰賊人

多般曰焚此言不敢肆凶暴也

求谷古等死

本言以尸為死廣川王傳即取他死人與渚死付其母謂死

昔尸也與此同

非凡所見事必不從

李昌案凡常也此言發屯田吏士歐烏孫營兵以復蜀支非

常所見其事必不從不知衛將軍行之也頗疑支非

李康屠王抱調將數千

國王當是其王之副若尉叔中左右賢王也

解至今無名王大人

案謂奴稱貴臣為大人

傳戰大內計

傳戰大內見是傳呼出戰論大均諸人一

出也此時城未破何由入其內且賊息行也

益可知頗註誤

天氣精明

稱即晴也亦作曬說文無晴字

漢元曰來

漢元曰漢建元也武帝始伐匈奴建元始武帝故以為

有詔即訊之下隸使人帶湯湯為訟罪得論冬月

經訊謂備時定獄也漢律雖無可以必無讓獄而有司獄所

病放罰之理也問問即訊之詔尚恐訟屬湯為訟罪得以論

冬月而後死也

呂所犯劇易為罪

劇事之最要者易事之謂下獄欲以此為罪之輕重也

立小昆彌兄末振將

通鑑攷異曰烏孫傳以末振將為安日弟此傳作兄誤蓋昌

案此下云小昆彌烏犂摩者末振將兄子也烏犂摩為安日

之子則此兄字乃轉寫之誤非傳誤也烏犂摩烏孫傳作安

犂摩

末振將殺大昆彌會病死漢報誅不加

壽昌案西域傳末振將為大昆彌候離格所殺非病死又

云漢恨不自責誅亦非恨誅不加

孫建用威重顯

壽昌案西域傳下云兩昆彌皆弱卑爰竟侵陵都護孫建襲

殺之建之功僅此一見後事詳王莽傳又云鄂舜以康平著

案疑事見西域傳卷上

漢書注校補卷四十四

長沙周壽昌撰

雋疏于辯平彭傳第四十一

治春秋

當是治春秋公羊家

不疑跡地

壽昌案據地當是以手下據古人席地而坐也不疑因避或

辭故先據地以示敬東方朔傳酒酣拂地皆非苦今據坐而

下據地也

不疑發覺收捕

因餅侯先事告知故得發覺也

父子并為師傳

漢時從父從子稱父子無後世伯叔姪之稱傳中父子凡三

見

今日飲食廢且盡

史記平準書案隱引劉氏曰廢出賣也此言所餘金賣已將

盡也

宜從文人所

顏注文人莊嚴之稱也壽昌案易師貞丈人吉注嚴莊之稱

也即師古說所本

久案丁壯

女亦歸丁口算故云少婦為丁壯

宿松羅忠濟初校

北平史悠成覆校

番禺陶炳輝再覆校

學士咸聲焉

書昌案呂覽通理臣閱其聲注聲名也淮南脩務登施千里

注同禮記表記先王諡以尊名注名者謂聲譽也是聲與名

互訓也或有易聲為稱者似韓淺王温舒傳廣平聲為道不

拾遺卽此聲字

曰聖人推類曰記

推類曰記皆緯書所言此已開東漢信緯之漸

臣自別曰污車輪陛下不得入廟矣

顏注言不以理終不得立廟也一日以見死傷犯於齋絮不

得入廟祠也劉放曰一說是世時帝欲入廟焉昌案後書蔡

邕傳清廟祭祀以蕃國陳喪宮內產生及更擊小污屢生忌

故續禮儀志齋日有污染解齋知漢律血污卽不得入廟祠

也顏注未能切引

縣其安車傳子孫

顏注致任縣車蓋亦古法引韋孟詩語爲證書昌案禮記曲

禮正義引白虎通云臣年七十縣車致任縣車示不用也本

書申公傳安車以蒲裏輪是製制然也公羊桓五年傳仍叔

之子來聘注禮七十縣輿致任蓋云說文謂之縣輿者淮南

子云日入於悲泉旁止其女爰急其馬謂之縣輿舊說云日

在懸輿一日之暮人年七十亦一世之暮而致其改事於君

故曰縣輿致仕也此懸車別一義非事實也

曰明經爲博士

嘗治尚書學於太子

上使使召徵封當

書昌案漢相以關內侯終未受爵邑者惟平當一人

子曼曰明經歷位大司徒封防鄉侯

書昌案嬰爲大司徒已在平帝末年莽始建國元年嬰以大

司徒就德侯已不用漢之防鄉封安爲莽太傅封就新公後

莽分陝爲二伯以嬰爲左伯莽天鳳七年三月嬰從吏過河

掖門僕射苛問不避戊曹士收繫僕射莽大怒使執法發車

騎數百圍太傅府捕士卽時死地皇元年七月嬰死

漢興唯韋平父子至宰相

周勃與子亞夫亦父子宰相殆以亞夫不得合葬也案平嬰

後降葬封公不終爲漢相何能與韋并列亦大不如條侯之

世也班不以次韋傳後甚明獨此一語殊未審齊召南云此

但言由布衣以文學升庸者耳此或是一義

曰王國人出爲太原太守

注李奇曰初漢制王國人不得在京師茅坤曰漢初王國人

不得補朝官已是中改必由昌邑王與宣帝以民間起家卽

帝位故時從龍者並得蹶起高位故爲改制如此書昌案從

龍起至高位者不始於昌邑宣帝先時文帝脩代來之功中

尉宋昌擢爲衛將軍封壯武侯此外張武等六人官皆至九

卿也特改制出此尚如茅說耳又案李 不得在京師在字

疑當作仕

遷御史大夫轉爲大司空

書昌黎帝紀敘和元年夏四月罷御史大夫爲大司空封
爲列侯哀帝紀建平二年罷大司空復御史大夫元壽二年
正三公官分職御史大夫彭宣爲大司空百官表云元壽二
年復爲大司空是大司空卽御史大夫更名此云轉爲大司
空似誤

王貢兩龔傳第四十二

依老子嚴周之札

此作嚴周而藝文志仍作莊子恐稱嚴子則人不識也

舉茲已旃不亦實乎

顏注自此以上皆揚雄之言也書昌黎出法言簡明篇

詩云匪風發兮匪車揭兮顧瞻周道中心愵兮說曰是非古之
風也發發者是非古之車也揭揭者蒸傷之也又昔召公述職
至甘棠之詩是也

揭毛詩作偈勉毛詩作但此韓詩說也義與毛傳同韓詩外

傳云傳曰國無道則飄風厲疾暴雨折木陰暵踏氣夏寒冬

溫春熟秋榮日無光屋辰錯行民多疾病國多不祥羣生

不壽而五穀不登當成周之時陰陽調寒暑平羣生遂萬物

靈故曰其風治其樂連其驅馬舒其民依依其行遲遲其意

好好詩曰匪風發兮云云其以周道當成周時亦同毛義吉

之次多身也林傳韓詩外傳云昔者周道之盛召伯在朝有

句詩召伯以居召仁日整以吾一身而勞百姓此非清先君

文王之志也於是出而就蕞庶於許陌隴畝之間而聽斷焉
召伯暴處遠野處於樹下百姓大悅耕桑者倍力以勸於是
最大稔民給家足其後在位者驕奢不恤元元稅斂繁數百
姓困乏耕桑失時於是詩人見召伯之所休樹美而歌之詩
曰蔽芾甘棠云云此之謂也又說苑引蔽芾甘棠傳曰舍
于甘棠之下而聽斷焉與此同劉向習魯詩知兩家詩說相
同也

是以百里不同風千里不同俗

後世恆言本此

讀之仁壽之域

仁壽之域胡三省曰此以仁壽而言仁者不鄙詐壽者不天

折也顏注非是壽昌案胡說亦拘徐幹中論卷下天壽篇云

壽有三有王澤之壽有尊聞之壽有行仁之壽詩云其德不

來壽考不忘此聲聞之壽也孔子曰仁者壽此行仁之壽也

書曰五福一曰壽此王澤之壽也仁壽之域當兼此一說

又言壽考不用三公九卿之世而學象陶伊尹

壽昌案舉陶爲類頌之後爲八愷之一一本世族也與伊尹耕

于莘野不同此善本論語選于雅兩語故爲此說也

除任子之令

哀帝卽位除任子令詎王吉時已更四帝矣

能爲鄒氏春秋

鄒氏藝文志作鄒春秋家有鄒氏傳十一卷志云鄒氏無傳

古之賢文從何受耶

如梁邱賀說易合于政受焉

駭不夏梁邱賀時實受易學於賀之子臨

奏免丞相匡衡

匡昌案衡為光祿勳舉職有專對材是衛國王駿舉主也

呂父任為郎

吉始欲除任子之令謀未得行其孫崇遂以父任為郎卒為

名臣

為傅婢所毒夢國除

以為傅婢毒豎不能正其終故除其國也

皆好車馬衣服其自奉養極為鮮明而亡金銀錦繡之物及遷

徙去處所載不過囊衣不蓄積餘財去位家居亦布衣蔬食天

下服其廉而怪其奢

壽昌案前既亡金銀錦繡又所載不過囊衣何從見其鮮明

後家居布衣蔬食復何從怪其奢數語殊矛盾

政俗傳王陽能作黃金

王陽作黃金之說俗傳如此班史載之傳末應劭以為陋而

議之

遷禹為光祿大夫

此孝元初元五年事是歲十二月禹卒時以光祿大夫月餘

遷長信少府施遷御史大夫數月而卒適八十一歲

王莽為諫大夫秩八百石奉歲月九千二百

案百官表諫大夫以八百石此說比字後

百官表例無八百石比八百石兩等時僅有諫大夫一官

及左右庶長爵是八百石至成帝時除八百石就六百石

奉錢無可攷賴此猶存其數若以十斛抵千錢則較于石轉

多二斛蓋千石奉月九十斛也

又拜為光祿大夫秩二千石奉錢月萬二千

壽昌案百官表光祿大夫秩比二千石此亦脫比字攷二千

石奉月百二十斛若以十斛抵一千恰如其數而續志云凡

諸受奉皆半錢半穀則未知何算也

民產子二歲則出口錢

壽昌案此為武帝第一虐民敝政幸貢公此疏自此始令民

產子七歲乃出口錢計當是元帝初元二年事

又言諸離宮及長樂宮衛可減其繇役

壽昌攷元帝本紀初元三年六月詔罷甘泉建章宮衛令就

農百官各自費是三年已減宮衛其長樂衛屬太后豈不能

省也攷百官表初元五年六月少府貢禹為御史大夫十二

月卒與紀傳俱合是宮衛罷已三年傳乃云禹為御史大夫

有此奏疑有誤當是禹為諫大夫時

陛下過意微臣

案過猶過不及之過意猶念也言過蒙垂念也續注曰過猶

誤也非

凡有一子年十二

凡有一子年十二

是周七十歲所生

微孔子之言亡所折中

顏注折斷也非孔子之言則無以為中也音竹仲反壽昌案

顏注訓俱失攷史記孔子世家曾言六藝者折中於夫子索

隱注引離騷曰明五帝以折中王叔師曰折中正也是訓中

為正無音注知當讀本音折中一作折衷衷中心也即中字

皆楚人也

楚國彭城人

二人相友

兩翼同里而非一族故但稱相友

有詔為駕

詔有為備車馬不乘私車下有云行道舍傳舍皆是若今

之馳驅

初琅邪縣漢亦曰濤行徵用至京兆尹後為大中大夫

孝成後和二年師漢字游君以光祿大夫遷京兆尹數月病

為中大夫見百官表

漢兄子曼容

師曼容名丹受易學於魯伯

百魯詩教授

承其師薛廣德魯詩之傳又舍初仕楚王楚固世傳魯詩也

史者要說

說之也

義生竟天年

七十九死而謂之天悲其不能隱去致不令終也

行部乘傳去法駕駕一馬舍宿鄉亭為眾所非

壽昌案如鮑宣所行即後世所謂輕騎滅從也既為眾所非復

以丞相司直郭欽奏劾坐免及景帝紀中五年五月特詔車

駕衣服宜稱令長吏二千石車朱兩幡千石至六百石朱左

幡不如法令者皆上丞相御史請之續禮儀志云郡國守相

皆勸民始耕如儀諸行出入皆鳴鑼皆作樂韓延壽傳在東

郡時武騎士治飾兵車畫龍虎朱爵駕四馬楊總建禮案植

梁孫鼓車歌車功曹引車皆駕四馬載鑿鼓五騎為伍分左

右部軍假司馬千人持幢旁鼓歌者望車楚歌騎吏

戰來

陛列立騎士從者帶弓鞬履後雖延壽以上借被劾亦可見

漢時太守行部威儀之赫奕矣張敞傳云敞無威儀時罷朝

會使御史舉自以便面拍馬終以此不得大位宜領豫州牧

位甚尊而行部簡略故郭欽以違制劾奏後書謝夷吾為鉅

鹿太守後以行春乘柴車從兩吏冀州刺史上其儀序失中

有損國令左轉下邳令蓋其制至後漢猶然也

使奴從賓客漿酒霍肉

案雀即臘文選注肉羹也顏注為豆葉食人茹之也非是宜

勅董賈食縱何得引貧者之食耶

白虹射日

野郎干也正謂青于盡俊物類爲犯也

復壞暴至

中丞侍御史至司隸官

壽昌案至司隸官是官舍也禮玉藻在官不佞屣注朝廷治事處曰官又禮在官言官在府言府在庫言庫在朝言朝府庫朝皆有其地官與之對舉知官亦以其所處言也左傳贈置側室杜注側室支子之官也官即官舍王先謙曰至司隸官止言官不言官舍猶之下吏止言吏不言吏獄也

沛郡唐林子高唐尊伯高

唐林簡事許商號其弟子爲四科林爲德行而唐尊名不見儒林傳始以其被僞僞名事王莽也莽傳中書其字子虞與此作伯高異

始除慶都武長帝時爲丞相司直平帝時遷南鄉太守杜陵蔣謐元卿爲交州刺史王莽居攝欲誅皆以病免官歸鄉里臥不出戶卒於家

詩云案欲即前劾鮑宣者也水經渭水注云汧水又東南逕

隄濠故城南昔郭欽耽王莽之徵而避跡於斯此郭欽疑卽郭欽欽與欽字近而譌也若王莽傳戊己校尉郭欽又別

一人北堂書鈔引三輔決錄云王邑爲從弟奇求蔣詡女盛

服送之詡女辭不取但衣青布曰受父命不敢違邑乃歎曰所以與賢者婚欲爲此也三國魏志荀彧傳裴松之注云昔

蔣詡婚于王氏無賴高之操正指此事王邑在莽時爲太

司空

國有系車

後漢地理志東郡白馬有韋縣杜預曰縣東南有韋城古韋氏之國唐書宰相世系表韋氏世系原委即以詩爲本齊氏召南謂春秋戰國數百年中詩書均無有國名韋者韋孟謂歷世會同豈可信哉壽昌案張湯傳馮商謂湯爲厲爰後班以太史公未載閼焉湯去馮辰未久而世系已不可信況韋氏之歷夏殷周至秦漢數千百年哉

至於有周歷世會同王報聽譏實絕我邦

案左傳范宣子曰句之祖在商爲韋氏在周爲唐杜氏杜

預注曰韋國於東郡白馬縣殷末國爲唐周成之滅之據

此何能至顯王時韋國尙存卽存范宣子何以不列八也韋

孟自敘其祖而疎辨至此應劭注又實其妄皆不可入案

邦爲高祖諱而數詩中我邦邦事外邦他邦屢見不一見雖

臨文不諱不應全不避忌如此本書卷諸等列傳贊國之司

直邦作國王嘉傳亡放佚復有國卽尙書毋敘統句有邦此

兩處皆避高祖諱他處更不勝記檢漢人碑刻於高帝諱有

避有不避者似隨筆無一定如洪氏辯辨所述石經論諸邦

君爲兩君之好何必去父母之邦尙書安定厥邦皆書邦作

國而樊被碑命守斯邦劉琰碑來臻我邦之類皆不諱今故

律詩及各傳亦如是豈讀經皆諱而臨文竟可不諱耶
悠悠禮奈

稱秦為嫂秦亦僅見韋元成傳稱亂秦

道晉南顧授漢子京

齊昌案曰南顧者以高帝為沛公始都南鄭也

既者且賦

顧與朝叶猶詩高人在軸顧介陶陶輔陶為韻子之茂分遭
我乎抵之道分茂道為韻也下舊與朝叶同此

已詩致授賦稱謂魯大儒

晉昌案自韋孟為楚王傳作詩諷王至賢五世皆習魯詩迄

元孫賈猶以明詩稱儒林傳稱詩有韋氏學然未聞有書也

以義就金吾丞武榮碑有云治魯詩經韋君章句則似魯詩

有古君章句矣祭去章時未遠碑語當不妄或謂魯詩亡於

新齊并此章句亦亡之然七略藝文志均未錄何也

舉大河都尉

壽昌案大河郡本濟東王國武帝元鼎元年國除為郡名大

河凡六十五年至宣帝甘露二年為東平國故本書地志無

大河名也大河改為東平正元成由太常免侯廢居之時

妾媵謙不去官

顏注云謂若欲代父為侯故避謙不肯也疑唐時本懷謙作
懷謙元成詩有云惟我俊兄是謙是形則作謙為是

五世嬭儻

據同職賈誼新書天下墮職一人有之注墮墮空厥職一云
空墮也本書李夫人傳託沈陰以晝久兮節古注據與墮同
嫡彼車服馳此附庸

魏相傳子宏甘露中有罪削爵為關內侯臨古曰宏坐騎至

宗廟下大不敬也與元成此事相類而元成詩乃以婿彼車

服毀此附庸為言似其削爵為關內侯因不駕驅馬車而騎

非因騎至廟下也魏相宣傳行部去法駕二馬為眾所非後

司直郭欽劾免諸詩語為信

于其其尤

尤與辭叶禮易林祭侯兩委久若流離委與聲叶左傳為雷

為火為羸取姬不利行師敗于宗邱姬與邱一韻本書趙王

歌為王儼死分誰者儼之呂氏絕理兮託天報仇之與仇一

韻九章曰望屠于朝歌今甯戚歌而飯牛不違湯武與桓穆

今世孰云而知之牛與之一韻也

貶黜十年之間

據百官表成之元成以太常免官在五鳳三年至永光二年

為丞相當十五年此云十年之間約辭也

初高祖時令諸侯王都皆立太上皇廟

壽昌案漢宗廟制度祭享儀節郊祀志不詳詳於此傳
令疏遠卑賤共承祭祀

顏注其讀曰恭壽昌案顏說非也此其字當讀如本音不得

如他處作恭玩文義自明

祭義曰王者諦其祖曰曰其謂之而立四廟

蓋昌案本禮記喪服小記語此引作祭義或元成等當日別

引古禮篇名也禮記集說劉氏牧曰而立四廟云天子立四

廟非過此一句上有脫簡耳當日諸侯及其太祖而立四廟

吳氏澄曰而立四廟四字無所系屬義不可通劉謂此句上

有缺文當日諸侯及其太祖而立四廟案大傳以其祖配之

之下有此六字劉氏所謂有缺文者是也今從其說而以大

傳篇之文補之秦蕙田曰元成他無所據而引此闕文為據

一誤指立四廟為王者之禮雖有配天之祖亦不得立廟則

天子止得四廟比諸侯反設其一二誤禮莫大於配天既祭

天以祖配矣而乃不為祖立廟豈宗廟之禮反降於配天之

禮而乃斬之耶三誤配天以功德不限定五世之祖而曰不

為立廟親盡也四誤小記之文本言禘祭太祖所自出而以

太祖配之如商禘饗而哭說周禘饗而稷配與祭天配天何

與而乃以禘為祭天以配為配天五誤是惟劉欵之論足以

正章之失矣蓋昌疑謂而立四廟照鄭注亦自可解百禮傳

自高堂生五傳至戴聖始傳禮記正當元成時必不致有脫

誤而反引之也或此篇合意未申大傳篇補申其說後至劉

歆推闡愈密而皆從元成敘之似不得謂之誤也

周之所曰七廟者

古文尙書咸有一德篇云嗚呼七世之廟可以觀德孔疏曰

天子七廟是常事禮器家語荀卿書殺梁傅皆曰天子立七

廟以為天子常法不辨其廟之名漢韋元成論云云良由不

見古文故為此謬說王鳴盛尙書後辨云呂覽卷十三論大

賢引商書云五世之廟可以觀怪作偽者取其文而加以改

竄不知七廟始于周夏商以前未有也王制云天子七廟三

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鄭云此周制鄭據禮緯穆命徵及

鈞命決云唐虞五廟親廟四與始祖五禹四廟至于孫五殷

五廟至于孫六周六廟至于孫七故七廟備周制為然

爾曾孫皇帝

壽昌案元帝壽高祖文武帝廟也此曾孫不以世次言書武

成云惟有道曾孫周王發詩信南山曾孫田之注曾孫主祭

者之稱曾重也自曾祖以至無窮皆得稱之也又論衡志補

注引漢儀云桓帝祠恭懷皇后祝文孝曾孫皇帝志報辭云

于爾孝孫曾孫皇帝蓋仿此

故定善令

壽昌案漢制有令甲令乙之類蓋上特定善令則在律令之

外如高祖制詔御史長沙王忠其定善令是也此則高后所

定猶今之欽定專條也

春秋左氏傳曰

壽昌案西漢上議內引左氏傳始見此

故於殷太甲為太宗太戊曰中宗武丁曰高宗周公為母逸之

戒舉殷三宗以勸成王

周世禘曰從來稱殷有三宗而不數成湯於理未安然國語

天子七廟是常事禮器家語荀卿書殺梁傅皆曰天子立七

及祭法皆言祀契而宗湯則湯固殷宗不備二也據商頌則湯實稱祖故賀循云殷有二祖三宗然則殷之特廟蓋有四矣書昌黎太宗稱太甲高宗稱武丁則湯稱宗亦無可立名自應照前頌稱烈祖爲當故賀循亦不能易三宗之說也勿謂勿伐

書今詩經作前書昌黎釋文引韓詩鄭作剗祭豈劉鎮南碑敲薛甘棠召伯聽訟周人勿剗我賴其楨亦作剗作鬻者僅此一見

故春秋外傳曰

引左氏國語見前嚴助傳此再見

考觀諸儒之議劉歆博而篤矣

書昌黎續志注蔡邕表志曰宗廟迭毀議奏國家大議班固錄漢書乃置章賢傳末臣以問胡廣廣以爲實宜在郊祀志去中鬼神仙道之語取賢傳宗廟事實其中既合孝明旨又使祀事以類相從劉昭曰至如孝武皇帝淫祀妄祭舉天下而從焉疲耗蒼生費散國畜後王深戒來世宜懲志之所取於焉斯允不先宗廟誠如廣論卷去仙道未易或罔也自是歷代諸儒論宗廟之制多以歆說爲然朱子尤取其說何焯曰孝武幾亂天下豈得復居不軌之列夏侯長公始議廟樂者越矣建昭詔書乃病困不擇言也又曰歆議廟制可謂深博武帝稱宗則非篤論固當分別觀之也書昌黎後儒論古議武帝者居多若漢世方追頌功德之不暇不獨元帝不敢

毀議卽後漢諸帝亦何忍言其非至惠元成劉歆等分屬臣子更不敢追奪其世宗之稱也卽後漢胡廣亦祇言宜載入郊祀志去其中鬼神仙道之語而已未別加訾議謂其不宜宗也安得謂歆之非篤論乎

漢書注校補卷四十四

宿松羅忠濟初校
北平史悠咸覆校
番禺陶福祥再覆校

魏相丙吉傳第四十四

子秋子為雒陽武庫令

壽昌案田千秋子顯已嗣侯此當是其次子

徵相人為大司農遷御史大夫

孝宣本始二年徵為大司農三年遷御史大夫

兄子樂平侯山

顏注山者去病之孫今言兄子此傳誤壽昌案非誤也此蒙

禹而言謂其從兄始之嗣子也觀下云兄子秉樞機可知

政歸家宰

當時大將軍稱家宰案論語百官總已以聽於家宰周書惟

周公位家宰古昔總政者即為家宰不必如周官家宰之稱

天官也

相遂代為丞相

地節三年相代韋賢為丞相

練聖臣

案禮月令節錄樂俊本書禮樂志練時日注練選也言簡選

羣臣也

不足致意中

致意中致置也後漢書凡置皆作致

車旅之後必有凶年

顏注曰此引老子遊經之言壽昌案老子上經第三十篇大

軍之後必有凶年

大講者臣章受詔長樂宮曰

章創義章也

中講者趙竟舉春李舜舉夏兒湯舉秋貢禹舉冬

壽昌案此必因舉天子所服故各取以名之非其人原名此

也隨古謂貢禹別一人其年代固不相及即趙堯亦非代

周昌為御史大夫者

子宏嗣甘露中有罪削爵為關內侯

顏注曰宏坐騎至宗廟下大不敬也壽昌案表作甘露元年

非甘露中表又云騎至司馬門非宗廟下云不敬無大字若

大不敬豈尚能降為關內侯也

曾孫病幾不全者數焉

宣帝之初名病已即以此也

豈宜哀歟

壽昌案豈猶其也禮曾子問昔者史佚有子而死于廐也其

遠召公謂之曰何必不棺斂於宮中召公言於周八周公曰

豈不可王引之曰豈不可其不可也吳語大王豈辱哉之豈

亦其也豈亦猶幾也史記黥布傳曰人相我當刑而王幾是

乎徐廣曰幾一作豈幾豈莫也

代魏相為丞相

神爵二年吉為丞相時宣帝即位已十五年

西曹地忍之

注李奇曰地猶第也師古曰地亦但也語聲之急也壽昌案地之爲第豈無義不避音同而隨筆書之後人不敢改古書因望文生訓耳外戚傳班婕妤傳輒而大幸之嫉卽俄亦猶是也漢楊孟文頌碑應垂幣符卽意嘉敬獸而以符爲獸亦但取音同也

預科條其人

壽昌案韻會瑣細也仲長統詩古來款繞委曲如瑣司馬相如傳豈特委瑣握贖拘文牽俗此言瑣者言詳細委曲科條其人之賢否張晏訓瑣爲殊語氣不貫

御史大夫卒遽不能詳知已得謹讓

壽昌案御史大夫是黃霸見百官表

士亡不可容能各有所長

方扶南從能字句能音耐

先是顯爲太僕十餘年

百官表丙顯於甘露四年爲太僕一年爲建章衛尉

睦兩夏侯京翼李傳第四十五

睦兩夏侯京翼李傳

凌稚隆曰六人者皆以明經推陰陽說災異而卒不得所終

故何傳壽昌案六人中惟睦孟京房誅死若兩夏侯翼奉則

皆壽貴傳子孫李尋亦誅死徙邊郡凌氏之言不獨失攷直

妄語也

睦宏字孟魯國菑人也

顏注曰睦音息隨反今河朔尚有此姓壽昌攷魏書進士傳睦宏趙郡高邑人其祖遷父遂俱有名知顏說爲信也

從嬴公受春秋

春秋公羊家

先師董仲舒有言

睦孟受學於嬴公嬴公受學於董仲舒嬴在昭帝時爲諫大

大孟爲符節令應得及仲舒時漢儒講家法故嬴公之師孟

亦稱先師也

陽爵關內侯已與謀廢立定策安宗廟益千戶

劉奉世曰關內侯無國云何言益壽昌案漢初封關內侯食

邑者多如申屠嘉傳云孝文元年舉故以二千石從高祖者

悉以爲關內侯食邑二千四百人而嘉食邑五百戶嬰敬傳云

適封敬二千戶爲關內侯就建信侯是名號侯卽關內侯皆

可食邑也既有邑可食何不可益戶之有

上知勝素直謂曰先生通正言

壽昌案勝見時謂上爲君誤相字於前上轉親信此復而稱

先生下太后爲勝死素服五日皆足徵漢時待師傳之重

其取青紫如從拾地芥耳

顏注青紫卿大夫之服也葉夢得曰漢丞相太尉皆金印紫

綬御史大夫銀印青綬此三府官之極崇者勝云取青紫謂

此也不顏但據當時所見誤以爲卿大夫之服漢卿大夫蓋

未服青紫也。書昌案百官表前後左右將軍位上卿金印紫綬是與丞相太尉皆稱上卿不必九卿稱卿也。至御史大夫單稱大夫。顯無論可證。葉之駁頗似平過沈。

事梁人孫延壽壽字嶺

壽曰案延壽字嶺之字應作名古名字互通字即名也。觀下俱稱嶺可知。洪适隸釋云漢中黃門譙敞碑云其先故國師譙敞傳道與京君房此碑以隸書爲準。左傳楚師伐陳取焦夷。注謂其令譙縣是焦譙通用也。後書律志房受學小黃令焦延壽六十律相生之法。卽此。

其說長於災變分六十四卦更直日用事

壽曰案孟康注曰分卦直日之法一爻注一日六十

注亦衍四字

卦爲三百六十日餘四卦震離坤坎爲方伯監司之官是六十四卦之四字爲衍也。宋祁曰別本作六十四卦足徵案初

本原無四字 要本從之是也

曰唯有道者能日往知來耳

宋祁曰江南本能以性智求耳。徐鍇改往知來非是。壽昌案以往知來本諸易義自較以性智求三字爲切實。錯必從舊善本。改正才謂其非者謬也。

臣現後之視今猶今之視前也

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王義之蘭亭序語本此

後上合房上弟子。曉知考功課史事者

上合房上弟子云云。言上合房上其弟子名籍也

秩八百石

壽昌案漢制郡太守秩二千石。增秩者中二千石。元帝建元二年益三河大郡太守秩。魏國大郡也。而其秩八百石者。攷黃霸傳。霸守京兆尹以乏軍興等罪。連貶秩以八百石爲顯。川太守房爲郎本六百石。出試爲守未卽。眞特爲增損其秩。如宣帝時之制也。又案成帝時除吏八百石。就六百石。此在元帝時尙存八百石秩也。

房去月餘竟徵下獄

太平御覽卷五引謝承後漢書曰。吳郡周敞師事京房。房爲石闕所誣。繫獄。謂敞曰。吾死後四十日。客星必入天市。卽吾無辜之驗也。房死後果如壽昌。昌攷五行志。元初平元年二年俱有客星見。此在建昭以後。未書客星。豈志失載。抑房書未可信耶。

房爲常事時爲一行

注孟康曰。假令甲子日則一日一夜爲子時十二時也。昌則之行過也。壽昌案此則時字爲今世天文家所云某時之時。至秦邇不說傷之目法。

左傳昭公十八年。往者見厲。厲伯鶴焉。與之語。不說。學豫文。諷善悅。此頗音調。所本也。

諷善悅此頗音調所本也

其時未有甘泉建章及上林中諸離宮館也。未央宮又無高門。武臺麒麟鳳白虎王堂金華之殿。獨有前殿曲臺漸臺宣室。溫室承明耳。

壽昌又案揚雄傳甘泉因泰本泰而武帝後增通天高光
迎風宮外近則洪崖秀皇儲賢賢陞遠則石闕封禪枝朧露
寒師得歲時宮殿前後增加略備於此若上林之制度地勢
險狹則前見東方朔傳及司馬相如上林賦

五經六緯

劉敞駁注曰正言星宿何故忽說五經蓋為二十八舍壽昌
案劉說是矣然以二十八舍當之亦不確案史記天官書有
云故紫宮房心權衡咸池虛危列宿部星此天之五官坐位
也為經不移徙此所云五經也又云三能三衡者天廷也注
引晉書天文志云三台主開德宣符也所以和陰陽而理萬
物也三衡者北斗杓三星為玉衡八君之象號令主也此所

云六緯

劉張舒布

張晏注舒布張廣也壽昌案張既訓張舒布亦訓張於文為
不辭改翼二十二星張六星大於翼之前張以明為吉舊籍
以明大為吉故云舒布不得以張屬翼言謂張非星也

聖人承天賢賢易色取法於此

顏注曰賢賢尊上賢人易色輕略於色不貴之也壽昌案論
語孔注言以好色之心好賢則善正義云賢賢者謂於人之
賢者賢之宋先生翔鳳樓學齋札記賢賢易色明夫婦之倫
引詩序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夜窺竊思賢才語為證王本孫
引廣雅釋言云易如也賢賢易色猶言好德如好色也壽昌

謂顏注與李尋所說義相合其訓義為輕略者乃傳漢十五
年易注樂之駁注易輕也國語晉語貴貨而易主國策秦策
願王之勿易也注同是顏亦本古義也

案樂得作

壽昌案毛詩傳伯兮樂兮樂特立也此言陰本伏於陽而陰
不能制之故陰得特出而得起也或曰樂訓特與懸同音
左傳昭十五年季平子曰惟正月應未作日有食之五行志
劉向說曰懸謂陰爻也是樂亦可訓陰懸也古字多有以音
通者如下之川為穿落脈之為絡脈也

皆川水漂滿

顏注川者水貫穿而通流也壽昌案說文川貫穿通流水也
釋名釋水云川穿也穿地而流也爾雅釋水注李巡曰水流
而分交錯相穿故曰川也

唯財則禍反覆覆思臣之言

劉敞云衍一覆字壽昌案此言惟裁察雷神反覆思之覆案
臣言漢人多此等語此覆字不必去

哀帝初立司隸校尉解光

壽昌案百官表司隸校尉武帝初置成帝四年省哀帝緩初
二年復置但為司隸此云初立又稱司隸校尉皆不合亦史
臣隨筆之誤耳

蓋問尚書五日考終命言大運壹終更紀天元人元考又正運
推歷定元數如甲子也

壽昌案書洪範鄭注曰考終命考成也終性命謂皆生佼好以至老也本書元帝紀初元二年詔黎庶康寧考終厥命王鳴盛後案引荀子成相篇云治之道美不老君子由之佼以好劉向說苑建本篇云尚書五福以富爲始國家以昌熾士女以佼好禮儀以行人心以安并與鄭合此漢經師相傳舊說王氏蓋謂考終命屬貌對惡爲醜陋故云佼好至老也此書與此訓又不同未詳爲誰師之說

田終術

壽昌案翟方進傳方進師星麻於長安令田終術又見王莽

傳中

趙尹韓張兩王傳第四十六

平準令

續漢書平準令六百石卓昭釋名辨云主平物價使相依準

王名起居

主名謂其宗族賓客之名姓起居猶動定也顏注泥

又欽吏爲節節

節說文受錢器也古以瓦令以竹集韻下遊切音候玉篇如

坩可受板書節令密事壽昌案節節从缶知是瓦爲之蓋

器工製如節而形狀似節可投書其中令人不得出也師古

復云或編或箒非是

尤善爲鉤距

鉤之使言距之使不測也本文解釋最明妙無庸各注紛糾

地節三年七月中丞相傳婢有過自殺死

通鑑攷異曰蓋傳婢死事已數年而廣漢追發其事也壽昌攷百官表地節三年六月魏相爲丞相此事在七月則相爲丞相剛一月也又攷本始三年廣漢爲京兆尹六年下獄要斬計廣漢死當地節四年是追發傳婢事僅踰一年不得有數年也

召其夫人跪庭下受辭收奴婢十數人去責以殺婢事

壽昌案後書龐參傳參在順帝時爲大尉其夫人疾前妻子投於井而殺之洛陽令祝良聞之率吏卒入太尉府案實其事乃上參罪遂自災異策免有司以良不先聞奏輒折辱宰相坐繫詔獄旋以良得百姓心洛陽吏人守闕請代其罪者日有數千萬人詔乃原刑廣漢此事與祝良相似而各不同良見原而廣漢卒被重誅者緣龐參縱後妻虐死其前子魏爲京兆尹自將吏卒突入丞相府召訊夫人使跪庭下其凶悍之氣權辱大臣已極矣詠死何足惜哉

百姓追思

案廣漢兄子趙貢爲吏亦有能名見薛宣傳

及翁歸爲市吏

漢內史屬官有長安市長齊職儀曰市令周有司墮

市皆其任也

河東二十八縣分爲兩部

壽昌案地理志河東郡屬縣二十四縣蓋元始時已改除四縣入他郡此宣帝時猶二十八縣也觀張敞傳山陽郡戶九萬三千口五十萬地志山陽郡戶十七萬二千八百四十七口八十萬一千二百八十八蓋傳錄宣帝時地志錄元始時之數故不能齊同凡此可類推也

高至於死

高猶極也下極者同

收取人必於秋冬

漢以冬盡決囚必於秋冬收取者使不得展緩逃死也

延壽於元令文學校官諸生

顏注云校亦學也壽昌謂官即官舍也後書明帝紀永平十年神校官子弟作雅樂奏鹿鳴校官二字與此同此以諸生

係於校官下彼以弟子係於下猶言學舍之諸生弟子也若

以校官作職名解誤矣

賣偶車馬

偶車馬史記孟嘗君傳本偶人謂主偶人注象人曰偶木土

像木曰偶木書郊祀志木寓龍史記封禪書作木馬龍偶字

一作寓唐以來謂爲寓車寓馬

備治學官

學官師古注謂庠序之舍也壽昌案賈誼傳曰及太子少長

則入於學學者所學之官也師古曰官謂官舍故漢制凡經

學認行者謂立於學官言以所治經立之於學舍也此官字

本不誤矣 殿本改壽云案學官應作學官漢書各傳皆然

諸本竊誤耳今此本獨正作官不作宮此毛氏汲古本之可

貴也又案官作官舍解不自漢書始已詳注鮑宣傳中又案

董仲舒傳云立學校之官州郡舉茂材孝廉皆自仲舒發之

是漢學校之立官掌自仲舒置京師學校也若郡縣之立學

官則始自文翁見文翁傳

遷吏察治視

壽昌案吏醫是吏以醫服役於官中者若周禮醫師今世官

醫牛之類漢少府屬官有大醫令丞無員多至數十人此吏

屬視令丞尤卑也又案張禹傳侍醫視疾師古曰侍醫者侍

天子之醫則吏醫是在官之醫也視字屬醫言則此云治視

者亦令醫治而先視其疾也

卒本諸生

觀前引孝經數語知非諸生不能因不能自達於太守故代

門卒之役也

延壽遂待用之

遂待用之言禮待而錄用之也

問問延見內酒肉

也問問思過時必減膳蔬食至是問問始內酒肉也內當讀

如納

臨城官錢

漢內史國官有錢錢令承得後加司農六典曰璽錢令掌

犧牲及黍盛之事必爲之齊凡三祀之牲牢各有名數

事卽有業

壽昌案孟子有業屬於彌上趙注凡所功治者曰業事物已爲而未成亦曰業矣王昶傳高祖召漏相之悔業已拜之注

已然曰業又淮南憲王傳大王緒欲救世顏注曰緒業也一

曰始爲端緒是業與緒互相訓也此言事已然端緒也

順得壹切

猶言大概也如注作權時也非

然徵本治春秋己經術自輔

案敵之治春秋左氏學也故前封事所引公子季友晉趙衰

齊田完等事皆與左傳合

冬月已盡延命乎

壽昌案敵書所恃冬月未盡數日至春則不行刑今冬月

已盡彛果得之命乎自謂五日京兆之尚有權卽以轉詰案

彛也顏注失語氣

天子薄其罪欲令敵自得便利

自得便利顏注從輕法以免也蓋敵本罪爲繁舜事賊殺不

辜當從重比此坐楊博事僅免爲庶人猶今官吏被訟逮主

法者輕之令自認輕罪一件得薄罰以免也

蹤跡皆入王宮

縱卽蹤謂蹤跡也

太原郡清

壽昌案北齊書中與錄曰張縱爲太原太守有三人劫郡界持三人以爲質縱之自往詣劫所論曉之曰釋質太守釋汝乃解印綬以示之曰大夫不敢欺願釋質自首遂解縱之遂自劫謂復其冠履如故

敵孫諫

諫字伯松至當陽太守事王莽封淑德侯諫從兄紹爲安報疾劉崇相從宗起義誅莽兵敗死之寶敵孫也宜附傳未

於是出坐廷上取不孝子將礮著樹使騎吏五人張弓射殺之

案此正月事也漢制春不行刑此卽時礮殺者以非常逆惡

不能緩至冬卽今律之決不待時也礮頭謂張其尸也見景

帝本紀注此既懸張其尸舊樹上是已殺矣下云覆更射之

射其尸使爲雉墮也當云張弓射之殺字疑衍

從上行幸雍過統尊供張如法而辦

顏注曰尊雖行美陽令而就統供張也劉敞曰自長安上雍

不過統過美陽統字是史氏誤齊召南曰順炎武亦駁此文

云今鳳翔縣古之雍城而統在陝幸雍何以得過統當是過

美陽之誤案敞及炎武並疑統地在陝幸雍不當東行而不

知右扶風自有統縣也據地志雍統美陽三縣並屬右扶風

統縣故城在今鳳翔府城南三十五里雍縣卽在鳳翔府治

帝西幸雍必過統道理甚明何乃疑周之統國東在安農者

乎夫漢時於周統國地置統縣屬宏農郡固不云統縣也本

文不誤壽昌案齊氏駁劉願兩家說以明史氏之說非誤至

詳且確放宏農郡置白元鼎四年陝縣自亦同時置也何氏
焯獨主劉說謂尊已轉守槐里不爲令壽昌攻本傳云遷執
令轉守槐里兼行美陽縣事是槐里爲轉守美陽爲兼行則
仍是實任號雖未他徙矣班史不誤顏注亦明尙何致疑之
有

其不中用與自遊退毋久妨賢

後世謂無才者爲不中用始此

太后徵史奏尊

案太后卽宣帝之健仔公孫氏也東平王歸思王宇當元帝

時

御史大夫張譚

張譚子仲叔琅邪人

衡與中二千石大鴻臚賞等

案賞浩賞也

拜故宏農太守傅剛爲校尉

據後公乘與上書知爲步兵校尉

尊出行縣男子郭賜自言尊

顏注曰有冤事自言而與許仲相訟也本傳下云許仲家十

餘人共殺賜兄賞公歸舍顏注公然而歸無所畏避下又云

吏不敢捕尊行縣還上奏曰強不陵弱各得其所寬大之政

行和平之氣通壽昌案此段正文與注俱有可疑傳云郭賜

自言尊本云所言何事顏乃遂定與許仲相訟何也竊意所

云自言尊卽言下許仲家殺賜兄賞公歸舍之事此句頗實
至公歸舍止方合至吏不敢捕尊還上奏數語尤可疑許仲
殺人吏不敢捕強陵弱極矣何反云強不陵弱乎郭賜兄賞
被殺京兆尹不能治尙云各得其所乎下忽接寬大和平兩
語作結無首尾無歸宿恐此事與奏皆有脫文此或班氏節
刪馮尙所作傳之失也

我君素剛先死者必君

我君猶言我家君易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十二歲小

女子哀迫急呼死不擇音照莊子作本音訓王章女於父則君之罷

錯父於子則公之博急時也

漢書注校補卷四十五

宿松羅忠濟初校

北平史悠咸覆校

番禺陶福祥再覆校

蓋諸葛劉鄩孫毋將何傳第四十七

遂擢官屬曰下行衛者

揖則不拜謂矣官屬以下行衛者自衛尉官屬以下諸官也

出先置衛

置玉篇安置也言道天子出則安置衛中事猶言布置也

竈饒初拜為司馬未出殿門

壽昌案漢舊儀云衛尉寺在宮內胡廣云主宮闕之門內衛

士於周靈為區區區廬若今之宿仗屋矣

又引韓氏易傳言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傳子官以傳

賢

案劉向說苑至公篇有云天下官則選賢是也天下家則繼

世是也故五帝以天下為官三王以天下為家今韓氏易不

傳說苑想亦本之也

上書頌寬說曰

劉奉世曰頌讀如上書自訟之訟是也頌注非

加禮秩光祿大夫

壽昌案光祿大夫秩比二千石見百官表司隸校尉亦秩比

二千石見續志豐見任司隸校尉與光祿大夫相等其云加

秩者以光祿大夫之俸加之非如其官於司隸上也吾邱壽

玉傳上以壽王為東郡都尉不復置太守詔云任四千石之

重亦尚思也但彼外任都太守各有職事故是兼任光祿

大夫中朝官事少故豐仍專任司隸校尉也

繫掖庭祕獄

掖庭祕獄案谷永傳有云又以掖庭獄大為亂研榜箠燭於

炮烙絕滅人命主為趙李報德復怨劉輔正以論趙氏詔繫

此獄慘毒可想

於是中朝左將軍辛慶忌右將軍廉褒光祿勳師丹太中大夫

谷永

注孟康曰中朝內朝也大將軍左右前後將軍侍中常侍散

騎諸吏為中朝丞相以下至六百石為外朝也壽昌案此本

漢舊儀凡書中云內朝外朝及中外等皆準此說

右將軍廉褒

壽昌案段會宗傳贊云廉褒以恩信稱而褒無傳百官表云

成帝永始四年執金吾廉褒為右將軍五年免西域傳云都

護廉褒賜姑莫匿等金二十斤緡三百匹當在建始年中為

執金吾以前其可見者惟此上書列名及孔光傳議立定陶

王兩事卒坐酒于長王立事免為庶人後又起用事王莽雜

見莽傳子廉丹其後人廉范後書有傳

昔趙簡子殺其大夫鳴犢

顏注引戰國策鳴犢犢二人又引古今人表鳴犢齊犢二

人案史記孔子世家作齊鳴犢犢犢說苑權謀篇作澤鳴犢

上通徒繫補其工獄

百官表掖庭爲少府屬官者主之又有攷工室王莽始改少府曰共工判輔之獄在哀帝時莽尚未改易官制此共工獄應仍曰攷工爲是

事貞公

賈馮稱貞公論有傳亦如此

呂二公封

傅嬰先爲大司馬備將軍喜亦爲大司馬故曰以三公封

尚有囚緣

因緣二字始此六朝造譯佛經者用之或以爲始佛經者誤也

崇因持詔書案起

持詔書案起胡三省曰案更始時常侍奏事韓夫人起抵書案則案非文案之案也是胡氏直以案爲几案矣壽昌竊謂崇當帝前進諫豈敢徑持書案而起且持詔書則已又何必持案乎若然傳后徑可以大不敬罪之矣案正字通凡官府興除成例及獄訟論定者皆曰案內古傳所云無所案驗是也又云書書起義亦曰案卽此所持詔書是也仍從師古訓爲是

隸天罔極

韓毛詩作昊

御史大夫張忠辟竇爲屬

建始四年忠以少府爲御史大夫

豺狼橫道不宜復問豺狼

豺狼當道安問狐狸張綱語本此

卽度穉季而譏它事

度穉季注引李奇曰過度不治罪壽昌案過度二字當以意

會之度越也越踰也度穉季言越過穉季而譏他事也蕭望

之傳度行積思師古曰度行度越常檢而爲高行亦訓度爲

越也本傳上云上度立而用根卽此度字

契因威器

注李奇曰契缺也晉灼曰契取也師古取李說壽昌案晉說

是也契卽挈也說見清澗志

自平輿從平陵

顏注平陵汝南之縣也壽昌案平輿汝南之縣平陵縣屬右

扶風下爲長陵令則屬左馮翊注平陵當作平輿

先是林卿殺婢婿

婢婿婢之夫婿也何謂外人與婢姦者乎如外人與姦則林

卿殺之無罪日何得稱婿耶

使奴剝寺門鼓

此剝長陵令署門之鼓師古曰諸官曹之所通呼爲寺壽昌

案韋昭辨釋名自漢以來九卿所居謂之寺據此則縣令署

亦可稱寺不必九卿矣

聖在弟身與君律

壽昌案律以廷尉爲平鍾元領是尉故何証對之言君律也

賜翟輝依趙李李欵

突趙李二人並鍾元俱不見游俠傳中

從橫郡中

師古注云從音子用反橫音胡孟反壽昌案此兩字音去聲

所未喻也

贊曰蓋實饒爲司臣

寬饒官可據故稱曰司臣

蕭望之傳第四十八

已令謂太常受業

注如氏謂令郡國官有好文學敏長肅政敏者二千石奏上

與計偕詣太常受業壽昌案武紀顏注云郡國每歲令所徵

之人與上計簿使俱來京師也續百官志云太常每歲選試

博士奏其能否詳見儒林傳序

下車趨門傳呼甚寵

壽昌案王仲翁以光祿大夫給事中故到少苑東門尚得傳

呼也望之時以郎署門候正守門故仲翁謂爲抱關此亦呼

倘漢官儀之一證傳呼若後世呵導之類

兄子山頌尚書

壽昌案山爲霍去病孫從光言應作兄孫山爲是且禹不得

有兄也非班史偶疎卽轉寫之誤也放去病傳子贖嗣無子

國除去病死不聞有庶子也光亦止有子禹並無他子山別

於雲之水疑山亦禹之子嗣去病爲孫者也

軍臣夏

言用軍以夏時也案宣帝紀神爵元年夏四月遣後將軍趙

充國擊西羌

望之與少府李彊議

壽昌案百官表李彊字中君望之以少府鑿石馮翊則彊字

少府望之以大鴻臚遷御史大夫則彊爲大鴻臚蓋彊與

望之接任故持議易合也

侯年靈能父我邪

壽昌案因上以丞相丙吉年老重之

古師生自武帝初其爲武帝中年歷式昭兩朝至宣帝傳魯敏史遷廷尉監當在

前三年爲丞相已八十餘年矣故望之云然察之時已年

踰六十也服注及劉攽劉奉世勸誤俱不合

本朝所仰

本朝猶今稱中朝也壽昌案本傳前云望之雅意在本朝遠

爲郡守內不自得可證

便道之官

壽昌案望之以御史大夫左遷太子太傅俱在京城中云便

道者詔其受印上故印後卽取使路至官所不使有願望也

書曰戎狄荒服

顏注曰逸書也壽昌案此本國語周語非逸書或書曰之言

字係泛指古書言不然則書字偶誤也顏注失攷

恭顯又時傾仄見詔

壽昌案文穎謂恭顯心不自安師古謂見諫於天子皆非也此直謂其論議傾仄見諫於望之等四人故望之爲帝云云大與恭顯忤也

我關東人

案鄭朋會稽人時南人皆得稱關東人也

朋黨相權舉

朋黨二字陷人始此

曰魏名賊梁子政

顏注謂名賊者自顯其名顯炎武曰名賊猶言名王謂賊之有名號者師古注非壽昌案顧駁顏說是也但此是賊耳何得以名王比此蓋晉名之賊名猶名捕之名謂詔所指名欲誅者也

感字仲

成爲張禹婿

徵由爲大鴻臚會病不及賞贊

案漢雜事云入爲鴻臚卿不任賞贊蓋以病不能任贊等九實之事此云不及卽不任異文非有別義也

馮奉世傳第四十九

乃學春秋涉大義讀兵法明習

藝文志兵家有孫子兵法楚兵法太壹兵法天一兵法神農

兵法鮑子兵法雜家兵法等書又有兵春秋三篇奉世所讀

殆此類

初昭帝末西河屬國胡伊酋若王亦將眾數千人畔

齊召南曰昭帝應是宣帝之謁昭帝時奉世名尙未著安得

持節將兵且西河屬國始置於五風四年宣紀可證也當昭

帝時尙無西河屬國安得有叛人耶壽昌案齊說詳確下云

右將軍典屬國常惠覺攻惠封長陔戾爲宣帝本始四年薨

在元帝初元二年豈不得及昭帝時所云昭帝末者實宣帝

末也

詔召丞相車元成御史大夫鄭宏大司馬車騎將軍王接左牌

軍許嘉石將軍奉世

此所謂五府也

京師穀石二百餘邊郡四百關東五百

壽昌案此元帝永平二年事食貨志云元帝初元二年齊地

饑穀石三百餘視宣帝時京師穀石五錢邊郡穀斛八錢豐

歎大不侔矣顏注二百餘云一石重二百餘錢是也方扶南

云漢世錢以婚論二百餘婚斯貴矣此方誤也二百餘止一

百餘錢非二百餘婚檢食貨志可證卽上云石五錢斛八錢

亦豈得以婚算耶

再三發軔

說文朝反推車令有所付也一日輕車淮南子說林訓傾者

易覆倚者易朝也注亦云傾也

必有成敗者

宋祜曰南本作戒城竟之患壽昌案以患字連上讀以不合

工敗可患故有何患乎且下兩台意亦不接
拜定襄太守魏安國爲建威將軍

顏注云別有一安國非武帝時人是也前安國已死於武帝
時此則元帝時事

曰秩出爲上郡太守

注如氏曰以湯鹽秩爲太守壽昌案馮野王本官大鴻臚秩
中二千石太守則二千石也漢制郡大增秩者爲中二千石
元帝建昭二年益三河大郡太守秩上郡係邊郡未增秩也
朔方刺史蕭育

據此則有傳云歷冀州青州兩部刺史尙有朔方刺史未敘
及

不分別子賜

注如氏曰子子告也賜賜告也壽昌案杜欽引合本如此下
云今有司以爲子告得歸賜告不得歸又云夫三最子告令
也病滿三月賜告詔恩也大將軍王鳳不聽欽言竟免野王
郡國二千石病賜告不得歸家自此始時野王以病滿三月
賜告歸杜陵就醫藥也

數謂參物禁太甚

壽昌案物禁太甚此李斯引荀卿語也見史李斯傳翟方進
勸馮參卽是此意顏不引此而別注失之

君侯呂王舅見廢又而君侯盛修容貌

壽昌案楊博傳邱常稱博君侯今翟方進亦稱參爲君侯

後漢任尙稱班超爲君侯官因侯出稱之不必爲相自後卽
不侯亦稱久不遵漢儀之說矣

故伯奇放流孟子官刑申生雉經屈原起湘小弁之詩作離騷
之辭興經曰心之憂矣涕既隕之

上四人無宜咎而有屈原下引小弁之詩而以離騷之辭配
之末又引小弁詩中兩語壽昌案毛傳以小弁爲宜咎作三
家詩以爲伯奇此以離騷配小弁以屈原配伯奇則三家
立說而小弁不作小卜則兼用手詩

宣元六王傳第五十

而許后自殺死

許后以產後服附子不合治法而死此直云以殺死霍后傳
亦云殺許后事頗泄蓋以藥殺之也

無財幣巨通顯之趙王使謁者持牛酒

壽昌案此多從之字斷句按本李讀本何校本皆然趙王句
幾不可通此事何與趙王也細審當以無財幣以通顯爲句
下云之趙卽博所云北游燕趙也亦卽所云北海之瀕也王
准陽王也使謁者持牛酒與黃金勞博者勞其之趙求賢也
子高素有願冉之資賦武之智

顏注引論語稱孔子曰德行顏淵閔子齊冉伯牛仲弓壽昌

案論語德行上無孔子曰三字蓋鄭氏本合上孔子曰從我
於陳蔡者爲一章皇侃則以德行下別爲一章釋文從之顏
注殆仍從鄭舊說也又史記弟子列傳亦有孔子曰今論語

無孔子
兼此四皆

上野陶偶語而中引五人此云四者以顏冉其為德行也
顯具得此事故之

宋鄭曰顯字上宜有石字告之之字衍劉敞曰之字衍壽昌
案上已有石顯此不得再有石字宋與劉以告字屬下讀故
疑衍之字壽昌案告之者告於上也下方詳述房與博之罪
即所告也作而句讀自不衍之字
蓋已考禮壹德尊事天子也

壽昌案禮記王制云天子無事與諸侯相見曰朝考禮正刑
一德以尊於天子注考禮考也壹卽一
曰茂之命矣夫

茂令本論語作亡

子懷王文嗣

文表作芳

二十一年薨

表作子一年

王莽立顯子嬰為孺子奉平帝後

壽昌案嬰非必本名或以嬰幼故呼之王莽取其與秦子嬰

相同遂以名之也莽敗後平陵方望等起兵臨涇立為天子

後為更始臣李松擊破殺嬰王子侯表但云莽敗死從略也

上於是遣太中大夫表子嬌

藝文志作光祿大夫張子嬌蓋由太中大夫而遷也嬌應正
作儵

然後富貴不離於身

宋祁曰舊無不字云離於身蘇子瞻云此文與孝經小異離
附離也今作不離其身疑為俗儒所添也壽昌案宋景文覺
於嘉祐元年蘇文忠嘉祐二年始得第年輩不相及宋安得
引蘇語前人謂宋校本語多後來偽託此益可證或謂蘇校
係後人附錄非宋引之則何為宋稱名蘇轉稱字也
本朝不和

此本朝謂本國之朝與蕭望之傳本朝為中朝者異

述修厥德

述修今詩本作聿修匡衡傳引詩仍作聿修殆當日齊魯韓
各家傳寫有異爾述聿互通說已見賈山傳

太史公書

壽昌案東平王上疏既云求諸子及太史公書此王鳳對上

復稱太史公以為公是官稱則無此官謂尊之為公亦非對

上語此班史隨筆為文偶未檢正也

立三十二年薨

表作二十二年

英因幸臣董賢告之

壽昌案躬實因中常侍宋宏上變事告帝不因董賢也哀帝

時寵賢欲廢之故詔云躬寵困賢以聞此傳從詔書也

又立思王孫成都爲中山王

成錄於莽篡時貶爲公明年獻書曰并德封烈侯賜姓王

匡爲東平王

匡立爲東平王已在居攝元年

追尊其王爲共皇帝

嚴本明監本校本同惟毛本無帝字是也哀帝紀可證紀其

字作恭

王爲信都王

王字訓微謂應改立字然各本皆作王字似不必改上王字

讀去聲王之也即立字意

匡張孔馬傳第五十一

庸作日供食用

壽昌案庸作即日馬相如傳所云與庸保雜作也西京雜記

匡簡勸學邑有大姓家富書籍衡乃與容作編讀之三國志

注引魏略云焦光機則出爲人客作飽食而已不取其直是

客作但供力役不受庸費

匡鼎來

師古引賈誼傳天子春秋鼎盛訓此鼎字最確壽昌案賈捐

之傳云顯鼎費亦猶是也况語明云匡鼎來下即云匡說詩

不云鼎說詩益知鼎之非字也

衡射策甲科曰不應合除爲太常掌故

顏注儒林傳說歲課甲科爲郎中乙科爲太子舍人景科補

文與字故案壽昌科即內科顏在唐前諱內也儒林傳自作內

科

遺歸官此官字亦學官之含匡衡故爲平原文學也

是有無白之裘而反衣之也

顏注反衣之音以其毛在內也壽昌案古服皮者以毛爲表

毛在內卽爲反也如詩羔羊之皮素絲五紵毛傳古者素絲

以英表疏謂英猶飾也蓋以素絲與羔羊毛色相稱而飾之

也狐裘蒙茸卽羴茸杜注亂貌羴衣如裘羔裘如膏狐裘黃

黃凡皆言其毛色舉此可類推

秦穆賈信而士多從死

壽昌案風俗通五霸篇有云殺賢臣百里奚以子車氏爲刑

詩黃鳥之所爲作故諡曰穆檢此注所引應劭之說全不同

且書作穆亦不作繆也

陳夫人好巫而民淫祀

注引張晏云云壽昌案鄭氏詩譜陳大姬無子好巫覡時祈

鬼神歌舞之樂民俗化而爲之衡學齊詩而與毛詩說同也

晉侯好儉而民盜祿

顏注云云壽昌案詩請侯甚尚愛物儉不中禮說亦與齊詩

近

壽昌案壽昌四方之極

四方是則注韓詩之文此引齊詩與毛詩文同與嚴詩義可
而文異也

將欲度唐虞之隆

度唐虞之隆齊魯案度法也不宜作過字訓

仕才論詩以闡雅始

古言案關雎本書杜欽傳後書明帝紀馮衍揚賜張衡等傳
引齊詩後書明帝紀馮衍傳注引韓詩皆作刺詩衡受詩學
於后蒼而引其師言妃匹之際生民之始簡福之原專頌后
妃之德必齊詩說也與毛詩傳說相同雉鷓易林履之婦云
睢鳩淑女賢聖配偶是禮亦主齊毛兩家之說李黃集解引
齊詩云關雎周衰之詩鄭樵六經與論引齊詩云康王政衰
之詩疑皆不確匡衡說最古自以匡說爲正

正躬嚴恪

禮嚴威儼恪嚴恪正有二義不必訓嚴爲儼也

曰立基楨

香昌案基址也楨卽書費誓時乃楨餘孔傳曰楨又曰

楨當牆兩端者也注楨餘案牆所立兩木也蓋基以立其址

楨以固其防取義如此

免爲庶人終於家

案漢相免爲庶人終於家者曰匡衡始

有詔太子太傅蕭望之問

問奉詔策問也

已列侯劉翽望位特進

朱雲請斬禹折檻正此時事

後堂理絲竹筵

絲竹筵絃四字王右軍蘭亭序本此或謂右軍四字爲複是

未識漢書也

車駕自臨問之上親拜禹牀下又上臨候禹又適車駕至禹第

辟左右親問禹曰天變

據此則車駕臨幸者數矣至於上親拜於牀下又辟左右問

事漢相尊寵未有逾此者

建平二年薨論曰節侯

案禹鴻嘉元年以老病乞退計當在七十外至此又十四年

乃薨應八十餘或且九十矣

爲論語章句獻之

藝文志論語家有魯安昌侯說二十一篇又孝經有安昌侯

說一篇

念張文

念謂若倍誦猶今云讀書爲念書也今俗書作唸本詩民之

方唸呶之唸借用字

孔子十四世之孫也

因光係聖人之後故詳序其世系

留生子家求求生子眞其眞生子高富富生順順爲魏相順生
附謝爲陳涉謝子死陳下明謝子爲孝惠博士長沙太傅

學忠生武及安國武生延年延年生霸字次德霸生武

南禮記作白子真其史記作于京順史記作順又忠生武及

安國武生延年史記作武生延年及安國又長沙太傅史記

作太守壽昌案石字官爵之誤或傳寫有訛惟孔安國世次

此書以為忠子為孔武之弟史記即以爲孔武之子譌舛太

甚故太史公曾及安國門親受尚書學豈有不悉其師之祖

與父而妄書者班氏生後二百年全持簡冊傳寫不無錯紊

似當以史記爲正然案長沙國非郡不應有太守當從本書

作太傅

曰光爲左將軍居右將軍官職執金吾王威爲右將軍居後將

軍官職罷後將軍官

案左右前後將軍皆秩萬石相同此是仍任本官兼領他官

之銜耳

魏略

據朱博傳知亦免爲庶人也

援納斷斷之介

壽昌案書奏誓曰如有一介臣斷斷倚傳曰如有束修一介

臣斷斷倚然專一之臣馬融曰一介耿介一心端嚴者王肅

曰一介耿介一心端嚴斷斷守善之貌此正用秦誓語光固

治尚書學也今本作一个臣

拜爲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給事中位次丞相

漢書注校補卷四十七

大馬齒

戴即羊古字通山海經有戴民國釋文引韓詩胡迭而微迭

作戴說文云戴大也引詩戴戴大獸走部作戴皆戴也古今

字也

明年徙爲太師

壽昌案百官公卿表太師太保皆古官平帝元始元年皆初

置即指此事蓋光此官亦見授也攷應劭漢官亦云太師古

官漢初惟有太傅一官位在三公上也光薨後惟馬宮一

代爲之旋廢自是至後漢一朝皆闕此官不拜逮後漢末董

卓始一拜此官

將作穿復土可甲卒五百人

劉奉世曰可字疑非壽昌案此必詔使護喪之諫大夫謂者

二人奏請用甲卒五百人上可其奏也觀靈光傳駮二河卒

穿復土起家是盡發其卒不計多少也此則允用五百人可

即允也王溫舒傳得可事論報即此可字

治春秋嚴氏

壽昌案睦孟受春秋於嚴公孟弟子百餘人以嚴彭祖顏安

樂爲明安樂授淮陽冷豐豐授馬宮春秋自分嚴氏顏氏兩

家學此當云治春秋顏氏不當云嚴氏也

巨宮爲太子師

莽以宮爲太子師疑誤

本姓馬矢宮仕學稱馬氏云

左傳文十八年埋之馬矢之中豈宮之先以此得氏耶或卽漢之馬適氏矢適音相近也

漢書注校補卷四十七

長沙周壽昌撰

王商史丹傳喜傳第五十二

居喪哀慼

壽昌案說文慼憂也從心戚聲書盤庚卒籲叙慼注感憂也說文有慼字無感字

使人上書言商閭門內事

卽下張匡對中所云潁陽耿定上書也

下朝者左將軍丹等問匡對曰

宜從劉奉世作下朝者左將軍丹等問爲一句匡對曰爲句壽昌案匡衡傳事下太子太傅蕭望之少府梁邱賀問朱博傳有詔左將軍起宣與中朝者雜問皆此類師古從匡字斷句誤也

知聖主崇孝遠別不親後庭之事

宜從劉敞刊誤作聖主崇孝遠別爲一句不親後庭之事爲一句其義不注自明劉敞說同師古從親字斷句誤也

卒無一愁憂

林愁卽書所謂林惕惟厲也愁惕古今字

臣請詔謁者召商詣若盧詔獄

漢儀注有若盧獄主治庫兵將相大臣

天下莫不歸心臣子

顏注自託爲臣子劉奉世曰臣子當屬下句陽貞公謂如應

漢書注校補卷四十六

宿松羅忠濟初校

北平史悠咸覆校

番禺陶福祚再覆校

讀亦雅胡三省曰以下文大意觀之顏注是也壽昌案古人
文辭質厚少用語助漢書尤多此言天下莫不歸心於太子
而願爲之臣子也故顏注能達其意齊氏石南謂臣子二字
連上連下讀並通殊欠細審考宋刻本漢書內有陽夏公乘
各本間有引之
者行論謹附識

上因納請丹曰

請上因納史丹毋動搖太子之言而論之也

丹兄嗣父爵爲侯

壽昌案恩澤侯表樂陵侯史高薨永光二年嚴侯術嗣是丹

兄名術也

永始中

案百官表在永始三年

史氏凡四人案

表載丹子鄴孫獲俱嗣侯

皆親曰外屬封

劉攽曰親當作新壽昌案親即親與喜等之親字同義若云

新封則傳喜兄弟皆新封豈但丁明也

子嗣注

壽昌案表載建國二年侯勁嗣是喜之子名勁顏注云史不

得其子名誤

許史三王丁傳之家

顏注三王謂卬成侯及商恩二家也壽昌案卬成乃宣帝王

后之族王奉光玉舜王駿王章王成諸人此敗非王陽子章
非泣牛衣者皆別一人同名者也陽平之王乃元帝王后之
族王禁王鳳王崇王譚王商王立王根王逢時王音王恭諸
派都之王乃史皇孫之妻黨草帝之母族王武王無故皆以
宣舅封侯商則武之子也諡戾侯與諡景武侯之王商又別
顏但注商鳳爲二家未析

丹之輔道副主

禮天子之元子注儲君副主也太平御覽卷一百四十六引

荆州星古曰少微星一名處土星儲君副主之官

辭宣朱博傳第五十三

少爲廷尉書佐都船獄史

百家表中尉屬有都船令丞如氏曰漢儀注都船獄令治水

官也壽昌案此獄史最卑下云以大司農斗食屬方爲斗食

佐史有秩下補不其丞方爲縣令不屬都船獄矣

又念十金法重

壽昌案漢律科吏贓至十金即死罪觀馮野王傳爲左馮翊

所屬池陽令並素行貪汙野王部督郵孫趙都案驗得其主

守盜十金罪收捕並不首吏都格殺本傳池陽獄掾王立受

囚家錢萬六千立自殺翟義傳宛令劉立以主守盜十金賊

殺不辜南陽太守翟義部孫夏恢等收縛立傳送鄴獄皆可

證

宣爲相府

突相府非官也不得曰宣爲之應以府字屬下句府中有辭訟也觀上字馮翊時自言府所以不自發舉者亦以府字

曰首可判

欲合創威面目使不居位
壽昌案據此則漢制應以創傷不能居位而杜欽以目偏盲
仕武庫令後拜議郎許商被病殘人自光祿勳何也諸考黃
爲揚州刺史有許丞老病龔大病病蜀傳
可仕創傷則不可仕也衍論議附議

不相赦丞化

宋邵曰丞當作承壽昌案丞承古字通百官表丞相掌丞天子注引應劭曰丞承也大戴禮保傅篇博問強記接給而善對者謂之丞丞者承天子之遺忘也文選校獵賦丞民乎農乘揚雄傳作承民李延年傳延年輒丞意並歌所造詩他承
德本作丞瀉于長傳晨夜扶丞左右皆作丞不作承也
傳曰遇人不己義而見疾者與病人之罪鈞

注應劭曰遇人不以義爲不直雖見毆與毆人罪同也壽昌案應說非也玩辭意俱是傷人但痕與病微分輕重耳遇人見疾是使人傷見疾非受疾於人也蕭該音義引晉灼曰痕裂也說文痕毆傷也病說文曰病也該案三倉云瘡也張衡西京賦所惡成瘡瘡李善注瘡病謂瘰癧痕則與應說無瘰痕者異矣惟漢以瘡病歸一律故曰罪鈞言見痕之輕與病人之稍重其罪同也若見毆與毆人同罪恐無此律也

宜坐免爲庶人

案漢相免爲庶人終於家者匡衡後有薛宣因詈與主私亂

壽昌案此全無其事也敬武長公主爲宣帝女考外戚傳宣帝有一館陶主爲華佗仔所生其敬武之姊耶卽敬武爲宣帝末年所生至平帝初元己五十三四歲若元始中將六公主雖少寡不聞有佚行再降辭宣年己不小至暮歲而乃鬻子與亂乎漢末政雖不綱而清議尙嚴矧與莽不協必遭劾治乃主幾後太后猶欲親臨其喪主之無失德益可證矣此皆因主平日出言非莽莽恨而畏之造此誣讒觀莽傳云窮治呂寬獄內及敬武公主故欲致主死並死其子辭况也史氏襲莽舊聞不將年事審正以辨其非不得謂非巨戾也

欲言二千石墨綬長吏者使者行部還詣治所案治所平時刺史所居之治也非行部時所止故必俟其行部還始合詣之也下云各使屬其部從事方是行部時所治續志冀州刺史治在高邑前漢爲部屬常山

對言惶恐

慚於下欲太守存問始起故先以惶恐二字先之猶奏記之先言主臣皆發語辭也顏注云懼新太守之威非是若誠懼則無以下云云

遷敢起職

壽昌案起職卽言起而就職也明凌氏諸本職字上有就字此是後人加之後人文所以異於漢人語助多而無須注釋

也

曰是豪強執服

壽昌案熱說文補也从心執聲捕一作怖莊子曰子方熱然

似非人注不動貌與驚通失氣也

如律令

顏注曰游微職主捕盜賊故云如律令壽昌案顏注泥如律

令三字漢制官府文移中常語史記儒林傳太常臧博士平

等議末云請善功令佗如律令文選載陳琳為袁紹檄豫州

文末云如律令東觀餘論載漢破羌檄皆有之漢明憲長韓

仁銘碑末亦有如律令三字本傳前云如太守漢吏奉三尺

律令人事出其中皆不專指捕盜賊也律令之簡長三尺示

最尊也

又其府中列柏樹常有野鳥數千棲宿其上晨去暮來號曰朝

夕鳥

案府中言御史府也顏氏家訓文章篇引此數語凡鳥字皆

作鳥云文士往往誤作鳥蓋用宋祁信其說謂浙本亦作鳥

凡鳥字當作鳥字壽昌案顏氏當日所見漢書或傳鈔偶誤

宋氏取此孤證欲改古書未可信也考御史府稱鳥署見唐

制書鳥府鳥臺見白六帖唐張夏器有鳥臺賦云門凌震而

身出橋夕陽而鳥來正用此事是唐以來漢書皆作鳥益可

右將軍嬌望等四十四人

嬌百官表作嬌壽昌案禮檀弓嬌固不脫齊姓而入見通志
氏族略漢有逸人嬌慎據此則嬌之受姓亦舊矣殆即闕語
有嬌氏之後裔歟

翟方進傳第五十四

失父孤學

壽昌案無父曰孤聞也此孤學猶言獨學言無父以教之獨

學無所成也一曰孤學猶廢學國語吳語以心孤句踐注孤

棄棄即廢也

方進讀經博士受春秋

方進從尹更始受左氏春秋傳此博士恐即尹更始更始本

穀梁議即後官諫大夫長樂戶將從張禹受左氏傳胡常與

方進同學尹更始受左氏春秋傳更始字翁君汝南人治左

氏之張禹字長子清河人非安昌侯也

司隸校尉陳慶劾奏方進

陳慶字君卿以琅邪太守入為廷尉在方進為丞相之次年

非此時又一年遷長信少府

慶與廷尉范延壽語

范延壽字子路安成人以北海太守為廷尉此事當在鴻嘉

二三年內以辭宣為相延壽尚在廷尉任也

會北地浩商為義渠長所捕

壽昌案地理志北地郡義渠道凡縣有蠻夷曰道又不滿萬
戶故置長非令也

厥下中朝特進列侯將軍百下

壽昌案漢舊儀丞相為外朝丞相皆宣故請下中朝議

也

丞相進見聖主御坐為起在側為下

師古注引漢舊儀云皇帝見丞相起謁者贊稱曰皇帝為丞

相起立迺坐皇帝在道丞相迎謁者贊稱曰皇帝為丞

相下與立乃升車壽昌案禮記曲禮云天子當依而立諸侯

北面而見天子曰覲天子當之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

朝似天子立而不坐據儀禮觀禮公侯見朝禮則止於再拜

薦首自周未衰微遂有天子下堂而見諸侯之事漢法近古

禮亦如之續志補注引漢舊儀云皇帝見諸侯王列侯起侍

中稱曰皇帝為諸侯王列侯起起立乃坐太常贊曰請謝行

禮皇帝在道丞相迎謁者贊稱曰皇帝為丞相起立乃坐太

常贊稱敬謝行禮晏見侍中常侍贊御史大夫見皇帝稱謹

謝中二千石見皇帝稱謝二千石見皇帝稱制曰可太守見

皇帝稱謝晉禮儀志云漢十月朔三公奉璧上殿御坐前北

面太常讚曰皇帝為君與三公伏皇帝坐乃前進璧百官皆

賀本書張禹傳禹病車駕自臨問之上親拜禹牀下禹頓首

謝恩漢有叔孫通朝儀一書見通典後佚去無傳略引數條

以見漢天子待丞相及百官之制

及後母終既葬三十六日陰服起視事

壽昌案方進不服後母服與許宣同而本傳前云母憐其幼

隨之長安繼履以給是恩過所生又不同於宣矣考儀禮繼

母如母傳曰繼母之配父與因母同故孝子不敢殊也注因

猶親也漢道近古士禮尤重方進素名請違豈容不知顏注

引大功以上云云似未細審禮制也又案何武傳武以迎養

後母恐盜阻道遂爾止後免相策文猶曰孝聲不聞惡名流

行知漢世之所重矣

如陳咸朱博蕭育逢信孫闕之屬

逢信字少子平陵人任宏農太守入為京兆尹三年遷太僕

至衛尉

昔季孫行父有言曰見有善於君者愛之若孝子之善父母也

見不善者誅之若鷹鷂之逐鳥雀也

平帝時春秋左氏傳始立學官凡文中無引左氏者獨大進

奏中引此數句竊方進好為左氏學其師則國師劉歆事賢

傳中始見劉歆等引左氏傳曰此尙在前也。左傳毛詩立

學官平帝本紀及藝文志俱未明載僅見於儒林傳贊

輔漢沒

注張晏曰北斗第四星旁一小星曰輔沈沒不見則天下之

兵銷壽昌案天文志輔星明近輔臣親強斥小疏弱注蘇林

曰斥遠也史記正義曰輔大臣之象也占欲其小而明若大

而明則君尊君政小而不明則臣不任職明大與身合國兵

暴起陸而遠斗臣不死則奪此明言漢沒為方進將死之占

張氏注不合此旨

萬歲之期

壽昌案顏注謂萬歲為死期意若指方進者誤也此蓋因成帝晏駕期近李尋占星有凶豫以誠方進也且豫占方進亦難保故下有為具臣曰全身難矣之言此尙未說到方進也言大臣宜當之

為上言也時在綏和二年春熒惑守心故黃龍言之二月而方進自殺三月而帝亦晏駕矣壽昌案熒惑所居之宿國受殃心為明堂其大星為天王占曰火犯心王者惡之故成帝欲殺方進以應星變也

內或徑入

壽昌案內讀若納

黃曰欲令都尉自送則加勿收耶

顏注云不如本勿收治壽昌案公羊隱元年如勿與而已矣注如卽不如左倍公二十二年若愛重傷則如勿傷愛其二毛則如服焉兩言則如猶言則不如也

迺遣大夫桓譚等班行諭告

據後書桓譚傳譚為宰樂大夫

信父故東平王雲不孝不謹

王莽造誣辭以詆人此其常事考雲傳雖以罪自殺猶得諡為暢王無不孝其父事乃誣其殺毒父死名曰鉅跟並坐大逆誅死使非有東平本傳不重被誣千古平壽昌所以於

符宣傳敬武公主事不能不為之考正以主無他傷可辨也○又案王嘉傳廷尉梁相心疑雲冤獄有飾辭奏請覆治時上以相等心存願望欲寬雲罪詔免相為庶人雲遂死是雲在當時之獄已不能無疑也

功封云

言其敘功封爵策命如此云爾

謂後母曰

宣亦有後母恐是善之生母梓語曰善母練練或其母名也

谷水杜鄴傳箋廿十五

太常陽城侯劉慶忌

慶忌穆侯劉德之孫節侯安民之子慶忌字孟君於竟監元年為宗正三年遷少府後諡釐侯此為太常不知何時表末

見

閻婁驕扇日日不滅

毛詩閻作豔序云刺幽王鄭箋云當作刺厲王顏注云閻婁

寵之族也說本魯詩故亦云為厲王而作觀氏文上云昔齊

似用國宗周以喪下又云已絕驕嬖之端抑發閻之亂明指

發閻為二人班婕妤傳哀發閻之為鄧班世習齊詩已同此

說正義引中候攬雜刺者配姬以放賢刺讒古今字以刺

對姬為其姓與閻一音也

經曰亦惟先正克左右

顏注曰周書君牙之辭也壽昌案師古誤此周書文侯之命

中語也君牙無此辭且君牙係古文尙書谷永時未必習古文學

俊又在官

今書作俊又

欲未殺災異滿調誣天

未即今俗作抹滿即今俗作騙

急宜納宜子婦人毋擇好醜毋避管字

如氏注王鳳上小妻弟以納後宮以管字乳王章言之坐死

永及此為鳳洗前過也壽昌案章對言聞張美人未嘗任身

就館也是管字之說亦誤考漢初高帝納薄后生文帝幸張

敖美人生淮南王景帝之王后先在民間嫁金姓生一女景

帝納之生武帝漢世祖宗家法如此故谷永敢為此言

君侯躬周召之德

稱王譚為君侯時諱封平河侯永為相也

小子為君侯安此

書中自稱小子始此

意豈將軍忌甚漸之義

顏注曰甚讀曰沈漸讀曰霽周書洪範曰沈潛剛克言人性

沈密謂潛深者行之以剛則能堪也壽昌案左傳文五年引

商書曰沈漸剛克杜注沈漸猶滯溺也釋文漸以廉反正義

箕子尚人所說故傳謂之尚書史記宋世家亦引作沈漸惟

顏訓湛作沈密漸作潛深謂字疑衍文不則而字之謬也

厭高美之句號好匹夫之卑字

帝與張放微行自稱富平侯家有張公子之謠

抑損椒房玉堂之盛寵

顏注玉堂壁幸之舍也壽昌案揚雄解詁曰歷金門上玉堂

注晉灼曰黃圖有大玉堂小玉堂殿是玉堂非止一處也

將有樊並蘇令陳勝項梁奮臂之禍

樊並蘇令之亂皆水始三年事乃序於陳項之上

詠辭曰

案詠即錄古字聲轉即義通也顏依妖作謂恐非

厥咎也

五行志作厥咎牡心壽昌案此脫一牡字觀下云觸動牡飛

可證又志作京房易傳非洪範傳顏注誤引觀本傳云永於

天官京氏易最密可知

永病三月有司奏請免故事公卿免輒賜告至永獨即時免

案永時已官大司農矣此即近世因病勒休之令

昔文侯贈大雁之獻

韓詩外傳曰魏文侯封太子擊於中出三年不往來趙倉唐

曰君何不遣人使大國太子曰願之久矣未得可使者對曰

臣願奉使侯何好太子曰侯嗜晨冕好北犬於是遣倉繅北

犬奉晨冕獻之侯曰擊愛我知我所嗜好師古注所引與此

微異大字應作犬

扶陽侯韋育

肅百承相元成之孫頭族覽之子後誦傳

雖有父母之德必繫於子

之江口文母又王之妃太妃也劉奉世胡三省則皆以為文

王之母太仁 壽昌案毛詩亦右文母傳曰文母太妃也列女

傳云太妃號曰文母木書元后傳稱為新室文母後書鄧騭

傳伏惟和嘉皇后聖善之德為漢文母何徹傳伏惟皇太后

秉文母之操皆本周頌蓋對上假說皇考言故稱文母烈考

為武王所謂繫之於子也若是太任則武之祖母當云繫之

於孫矣似頌注未為誤

昔曾子問從合之義孔子曰是何言與善問子嘗守禮而後從

親所行無非理者故無可也

壽昌案後書范升傳曰子問子以人不問於其父母為孝臣

以下不非其君上為忠又云知而從合則過大矣是以不可

從合為說與鄭此言同問訓非問也蓋漢時說此經如此論

語注引陳羣曰言子壽上事父母下順兄弟勸學盡善故人

不得有非問之言猶以問作非問解朱子集注引胡氏曰父

母兄弟稱其孝友人皆信之無異詞者則以問異解是又各

主一義與漢經師說不同

鄭從張詩學

壽昌案古官至都尉而徵傳無其名禮記子疎幼孤則吉亦

早世矣郊祀志載張敞辨唯實則銘文與文志云替頌多
古文俗師失其讀豈詩師改從齊人能止者受之故張氏

世擅古文學鄉則散之外孫而吉之甥故亦能受之至其子

林蒼蒼頌詩藝者頌故等篇

何武王嘉蘭丹傳第五十六

使辯士王褒徵漢德

辯士才辯之士也易明辯哲字注辯明析也是作才慧解不

專主能言說

武寧曰太守召商為卒史

太守有卒史無卒吏當作史

行部必先部學官見諸生試其論論問曰得失

壽昌案陶宗儀藝耕錄云凡學官朔望講說所屬上司官者

憲自至自教授學官監學官齊論等皆講說一書其制實助

於武也今各省學政蒞學官弟子每講說一書俗稱為下學

講書即此類

其兄子為廬江長史

劉敞曰廬江長史案百官表邊郡有長史秩六百石廬江無

緣有長史就令有之已六百石不待刺史一見為重而郡舉

之也明此多長字不然是卒字爾壽昌案劉辨核其確案漢

自文景後官制廢置不常恐廬江此時亦設長史如邊郡也

若謂字誤則何壽又云此子揚州長史不應重設也此時刺

史未改攸尙是六百石所部太守皆二千石而舉劾實由刺
史長史為太守所屬更必見重於刺史然後郡得舉之也百
官表所遺甚多非參考各傳中不得備

遷節郡太守

漢時節郡有民家貨二十餘萬一男孺數歲失其母有一女不醫其父病因呼族人爲遺書令悉以財屬女但遺一劍云兒年十五以此付之其後又不與兒既而訟之太守司空何武省其手書願謂掾史曰女性強梁墳復貪誣要害其兒且神與女內實寄之耳夫劍者所以斷決限年十五者度其子智力足以自居或聞州縣得以伸理其用慮妄疑如是乃委奪財以還子壽昌案此出宋朱萬榮案陰比事所引風俗通今風俗通無之知宋時風俗通所傳尚多也

及爲御史大夫司空

壽昌案成帝綏和元年武爲御史大夫旋詔改御史大夫爲大司空武更爲大司空傳前已敘明此不容以御史大夫司空兼說且漢制無司空官此則衍御史夫三字而大字宜加於司空上也

坐戶殿門失關免

壽昌案此卽左傳宣十二年屈蕩戶之戶故師古引以爲證杜注戶止也師古注從之唐書李紳傳擊大程戶官道車馬不敢前卽此戶字若樂喻傳諸戶者無得入羣臣此戶者守戶之人如門者門尹關者之類不能謂爲止也疑漢制初入爲邸多令職守門如蕭望之射策甲科爲郎署小苑東西後與嘉正同

顏注南陵縣名屬宣城壽昌案南陵地理志屬京兆尹不屬宣城宋郡謂宣城丹陽郡縣名未爲郡是也

建平三年代平嘗爲丞相封新南侯加食邑千一百戶

劉攽曰加食邑多加字壽昌案平當拜相封關內侯未得邑封其食邑戶亦無數後其子平嬰爲相封彭越侯止一千戶

則平當之戶不滿千可知也此承平當言則加字非多也

示平惡偏

晉示以均平惡其偏黨也亞音音馬路切

故雖多內諱

多內左傳齊侯好內多內寵此多內二字所本

大臣括髮闕械裸躬就笄

八漢之皆辱大臣若此此可補刑法志所不及

月餘徙爲大司空

壽昌案百官表爲大司馬四月徙大司空檢恩澤侯表丹以大司馬七月庚午封高樂侯百官表稱十月徙大司空從七月數至十月卽四月又云爲大司空一年免建平元年表云

十月朱博爲大司空從十月數至十月恰一年是從表作四月徙爲合

上於是追尊定陶其王爲其皇帝

壽昌案帝字誤加觀下云又宜爲其皇立廟京師哀帝紀云

太皇太后詔尊定陶恭王爲皇均無帝字可證毛本無帝字

較勝洪御恭也

郎中令劉敞曰案是時無郎中令胡三省曰令字衍文壽昌
案百官表曰郎中令秦宣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光祿勳此當
哀帝時故劉氏云是時無此官然龔璽傳云至昌邑郎中令
已不在武帝時後書劉昭志亦云郎中令掌王大夫郎中宿
衛官如光祿勳恐是太初時更名未久復之未可知百官表
偶遺也

給事中博士申咸煥欽上書

煥欽字幼卿齊人從許商受尚書

平帝卽位復免高昌侯宏爲庶人

壽昌案功臣表高昌侯董宏於哀帝建平元年以罪免二年
復封三年死元壽元年侯武嗣二年坐父前罪免此宏字誤
宜正作武。宋本於此下引宋祁曰通鑑考異云云夫景文
何得見通鑑乃引考異云云豈不可笑此作偶借太不考也

揚雄傳第五十七上

顯嘗好辭賦

壽昌案顯猶但也禮記祭統顯上先下後耳注顯但也疏但
尊上者虛先卑下者處下耳顏注訓顯爲反非

靈宗初謀伯倚岑

壽昌案隋經籍志有揚雄家牋卽誤也

馳騁連蹇而齊足

案騁騁字見文中始此

竊既興夫傳說今

晉灼曰卿赫也師古曰卿古壘字壽昌案 殿本作承承宋
本之舊也相如傳已有典字

弃由明之所珍分聽彭咸之所道

壽昌案雄此篇反離騷終篇作反字似責其投汨羅之不合
者引仲尼以譬之雄之投閭不終已兆於此故昭明文選不

取此文

容有薦雄文似相如者

文選注李善曰雄答劉歆書曰雄作成都城四隅銘蜀人有

楊莊者爲郎誦之於成帝以爲似相如雄遂以此得見壽昌

案宋祁引劉良曰容卽楊莊也雄文卽綿竹頌也

上方郊祠甘泉泰畤分陰后上曰求繹嗣又正月從上甘泉還

選泰甘泉賦曰風

壽昌案成帝本紀永始四年正月行幸甘泉郊泰時三月行

幸河東祠后土元延元年節書昭儀趙氏害後宮皇子故雄

於四年正月奏甘泉賦以風賦中解玉女而御忠妃皆風辭

也未云子子孫孫長無極今則因求繼嗣而致傾也桓譚新

論云雄作甘泉賦一首始成夢腸出牧而內之明日遂卒業

甘泉賦作於成帝永始四年雄卒於王莽之天鳳五年不知

譚何有此謬說而李善注文選且引之也

雲集彙合兮

雲集下選有而字

鬢華芝

鬢字上選有而字

厥高慶而不可摩疆度

疆選作潤

壁馬犀之隣琳

壁選作壁

鬼魅不能自選兮

選選作選

左樓槍右夕冥兮

右字上選有而字

前燒闕後應門

後字上選有而字

網罟籠曰棍成

棍即棍字也

風翠氣之宛延

宛選作宛

若登高妙遠肅摩臨淵

妙選作妙下有亾國二字

瓊桂椒粉移楊

桂椒選下有而字

藟映朕曰棍根兮

棍選作棍

泉伊之徒冠倫魁

冠倫魁選以倫魁能為句從選為是

眸神明與之為資

眸選作眸

肝竊豐融

肝竊左思蜀都賦景福肝竊而興作注韋昭曰肝竊溼生蟲

蚊類也大福之生如此蟲騰起矣說文竊布也肝从卜从八

月

目終始斷頤之冥之統

目終始選作以奉終始

矢與地吞

吞選作吞

校騎萬師

師選作帥

流選作拉

流選作拉

族濁門

門選作開

及至獲夷之徒

注服虔曰獲夷能獲狄者也劉敞曰獲鳥獲夷夷羿皆有方

者壽昌案下即云羿氏控弦似不能引夷羿後又重之也大

約漢設有此官如射擊飲飛之類故長楊賦錫戎獲胡與獲

夷同一名但變文也此不過兵卒之微故無定名亦不入百

官表

太古之觀東緣

太選作夫

承民乎農桑

承選作承注引聲類曰丞亦拯字說文拯上舉也

揚雄傳第五十七下

明年上將大諺胡人以多禽獸

宋祁曰李善注明年謂作羽獵賦之明年即漢書成紀云元

延二年冬幸長楊宮從胡客大校獵是也七略云羽獵賦永

始三年十二月上然永始三年去校獵之歲首尾四載謂之

明年疑班固誤也又七略云長楊賦綏和元年上半年和在校

獵後四歲無客元延二年校獵綏和元年賦又疑七略云歲

大昕曰此傳皆取子雲自序與本紀多相應如上文云正月

從上甘泉即紀所書元延二年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也云

其三月將祭后土上乃帥羣臣橫大河湊汾陰即紀所云三

月行幸河東祠后土也云其十二月羽獵即紀所書冬行幸

長楊宮從胡客大校獵也此年秋復幸長楊射熊館則本紀

無之蓋近郊射獵但書最初一次餘不盡書耳但二年校獵

無從胡客事至次年乃有之並兩事為一則紀失之也戴震

謂本紀元延三年無長楊校獵事不知羽獵長楊二賦元非

一時所作羽獵在元延二年之冬長楊則三年之秋子雲自

序必不誤也壽昌細案本賦稱明年上將云云據者未然之

辭也下云秋命右扶風李善注云冬將校獵故秋先命之也

是當為元延二年之秋為羽獵以前事若秋亦屬明年說則

上句不得有將字且可云次年或踰年不必云明年明年云

者今年豫計之稱也左僖公五年三年將尋師焉又僖十六

年明年齊有亂君將得諸侯而不終三年明年皆豫計之辭

兩將字亦明其未然也戴氏謂本紀三年無長楊校獵事信

然錢氏謂校獵無從胡客事至次年乃有之直謂本紀之失

此則錢氏謬也考本紀元延二年特書冬行幸長楊宮從胡

客大校獵是明言長楊在前校獵在後矣三年書三月行幸

雍祠五時下未書他事若是秋有校獵事史臣何惜不濡筆

一書而吝此數字乎夫君舉必書史家至要若謂下年事並

書於上年作一事斷無此體何試覆案班書全卷曾有此一失否錢氏不精釋子雲自序語信常解而不信史記誤矣觀子雲自序云合胡人手搏之自取其獲上親觀焉明是秋不過合胡人獲取禽獸於射熊館一隅天子尚未大獵也至冬十月始行大獵卽羽獵賦所云元冬季月也羽獵賦末云是以旃裘之王胡貉之長移珍來享抗手稱臣卽本紀所書大校獵而胡客從也安得云二年校獵無從胡客事乎子雲是秋從至射熊館則賦長楊冬從觀大校獵遂賦羽獵皆元延二年事無可疑也特以胡客從之事未敘於羽獵中故此備序之也又檢羽獵賦自序首云孝成帝時羽獵是已稱成帝說非當時所作可知大抵雄兩賦皆非一時作後追上之未定何年考成帝一朝止有元延二年大校獵一事前後並無再舉安能永始三年卽上羽獵賦若綏和二年三月成帝晏駕元年並無幸長楊之事何得有明年之語也李善疑七略之誤爲是不得謂班氏誤也

羽獵獲胡

顏注言以禽獸賦戎狄合胡人獲取之也文選李善注云以禽獸錫戎合胡自獲之也胡戎一也變文耳善昌案二說皆非也獲胡卽羽獵賦所謂獲夷之徒服虔注獲夷能獲夷狄者胡與夷一也蓋戎卽胡客之屬賜胡客於獲胡使之從獵也

木雍槍纍已爲箭否

注師古曰儲峙也胥須也以木雍槍及纍繩連結以爲儲胥宋祁曰黃朝英云漢武作儲胥能儲胥言皇居也不必言有儲蓄以待時須也甘泉賦云近則洪崖旁皇儲胥誓陟皆官能名壽昌案顏注是宋引黃說以駁顏者非也儲胥卽羽獵賦所云儲積其俗也若儲胥爲宮館雖見甘泉賦然又有同字而異用者如洪崖古仙人名旁皇常用語見堯蒼亦作仿復豈皆得謂之宮館乎沈木雍槍纍以爲儲胥自是常理若以爲皇居何等寒儉觀羽獵賦章皇周流出入日月天與地杳虎路三襲以爲司馬圍徑百里以爲殿門是皇居何等氣象而須於木雍槍纍乎

謂之茲那

選作客何謂茲那

封豕其土

土選作土

所摩城樹邑

所選作過樹作樹

逮至聖文

聖文卽孝文帝下之於是聖武勃怒卽孝武帝也

遐萌爲之不安

萌選作眠

碎輶

碎選作碎

皆楮籟樹領

領選作領

東征日域

征暨作震

亦所曰奉太宗之烈

宗選作尊生李善曰太尊高祖也壽昌案漢以文帝為太宗
見章對傳若高帝創業自應稱祖而不稱宗如湯之稱烈祖
是也此宜從文選作太尊

桔隔鳴球

壽昌案書夏鑿鳴球桔隔曼擊磬之轉也無庸別求音訓

時雄方草太玄

方草選作方草創

紆青紫朱丹其蔽

東觀漢記漢制公卿紫綬九卿青綬又吏二千石朱兩轡

願而作太玄五千文

選作願然而作太玄

獨說十餘萬言

選作數十餘萬言

織者入無倫

選作細者入無問

製巨質缺

製選作制質缺選作質缺

結以倚廬

注孟康曰在倚廬行服三年也應劭曰漢律以不為親行三
年服不得選舉壽昌竊疑揚雄此節正鋪揚漢之盛業微以
糾墨製以質鉄散以禮樂風以詩書益云武功文治如此即
據云曠以歲月結以倚廬言時日之永田里之安也無因說
到三年之喪居於倚廬也案倚道作畸莊子天下篇南方有
倚人焉釋文倚本作畸說文畸殘田也是倚廬或即田廬也
凡一字有數訓者如廬本喪廬孟子五月居廬即儀禮既夕
記居倚廬是也而如本書中君厭承明之廬日殫小疾臥廬
皆殿中直宿所止若區廬豈廬兒豈能一訓乎觀晉陶潛
詩結廬在人境結廬二字即節取此語疑晉時必有正訓不
但作喪居解也顏注引應說尤於倚廬不相屬

江湖之雀勃解之鳥

雀選作崖鳥選作鳥

或立談間而封侯

選無開字

或據詩慧而先驅

選無開字

是日欲談者死舌而固辭

固選作固作同字為是固與同因字近而誤也

鄉使上世之士處虛今

今字下邊有世字

激印傳乘之主

激印激昂也

鎖頭折額

鎖選作頤

炕其氣

炕選作亢

則其矣

詩選作佳

唯其人之聰知哉

唯選作雖

夫前先生收功於章臺

選傳前生即先生也

東方朔割名於細君

名選作叙

不可視於世俗之目

棍印混也

王莽時

莽始建國二年

年七十一天鳳五年卒

據此書雄卒於莽之天鳳五年戊寅年七十一則雄生適當

宣帝甘露五年戊辰至成帝即位前二十二歲陽朔三年己

亥王音始拜大司馬車騎將軍雄年三十二永始二年丙午

音雄年三十九與書中所云四十餘自蜀游京師為王音

門下史語不合壽昌案古四字作三傳寫時由三字誤加一

畫應正作三十餘始合案本書五行志吳王濞封有國郡

類武枝正曰四郡當作三郡古四字

類以成說二易混倒左傳陳蔡不多三故自三誤作三後

人為四國也此漢以前三三誤書之說

人壽謂雄史七十一歲卒為不可信因將雄卒年缺之者焦

故則謂雄至京見成帝年四十餘矣自成帝建始改元至莽

天鳳五年計五十二歲以五十二合四十餘已將近百年與

所謂七十一歲者微悟何焯則云雄生在宣帝甘露元年至

成帝永始三年為四十歲班書贊中言年四十餘自蜀游京

師王音薦為待詔甘泉賦為四年上所上則又未將王音拜大

司馬及薨年一考之也

宿松羅忠濟初校

非平史慈感器校

儒林傳第五十八

故子張居陳

子康居陳上史記有子路居衛裴駰云子路死時孔子猶在

班氏覺其非故刪此句

殺術士

術士經術之士猶別傳中有道之人稱道人也

六學從此錄矣

學史記作藝本書述武紀敘曰壽章六學統壹聖真述藝文

志敘曰六學既登遭世罔宏述儒林傳敘漢存其業六學析

分皆稱六學

故詳延天下方聞之士

方聞史記作方正博聞

謹與太常藏

顏注曰臧孔臧也壽昌案文選兩都賦李善注引孔臧集曰

臧仲尼之後少以才博知名稍遷御史大夫辭曰臣代以經

學為家乞為太常專脩家業武帝遂用之通鑑於元朔二年

載此條並云臧辭御史大夫乞為太常典臣家業與從弟侍

中安國綱紀古訓使承垂來嗣上乃以臧為太常其禮賜如

三公云

儀狀端正者補博士弟子

壽昌案漢官儀舉博士狀有身無金痲痲疾一條藝文類聚
太平御覽職官部所引同

出入不悖所聞

師古從悖字斷句劉放曰所聞當屬上句讀之則亦不煩訓

詰矣壽昌案史記所聞下有者字則固屬上句讀矣劉說是

也

而請諸能稱者

能史記作不考字下有謂字

子乘授齊田何子裝

裴史記作莊班史因明帝諱而改漢不避嫌名也

魯周霸

壽昌案霸始見郊祀志以儒生與談封禪次見衛青傳

即在軍中此傳後官至膠西內史前明易兼治尚書學

皆曰易至大官

史記大官作二千石

復從周王孫受古義就周氏傳

周王孫故與稷同學是轉相師授也壽昌案藝文志易經類

載周氏傳二篇隋書志皆不存曰蓋漢以後久佚矣

竇授同郡碭田王孫

顏注云碭者梁郡之縣也壽昌案梁國未為郡顏注誤傳稱

同郡者以未便云同國故變文書之注當云梁國也又案竇

為梁孝王距吳楚號丁將軍越絕書云吳西城屬小城到平

門丁將軍築治之此亦寬逸事也

魯伯授太山毛莫如少略

顏注姓毛宋祁據風俗通姓氏篇作屯莫如說甚詳辨壽昌案此與溝洫志屯氏河顏注云隋室分析州縣誤以為毛氏河乃置毛州之說相類宋所謂毛屯相似傳寫有誤也考館陶河決分為屯氏河河以屯氏得名其地必有姓屯者可知然各本多作毛莫如無有作屯者則宋引應氏之說不獨顏注不取也

喜因不肯切

顏注曰切亦名也壽昌案列子天瑞篇天地萬物不相離切而有之皆惑也注切與認通淮南子人聞訓非其事者勿切也切入之事者敗注切即認此切字所本不必如顏訓

從大中大夫京房受易

顏注云別一京房非雋延壽弟子或書字誤耳不當為京房壽昌案京房為魏郡太守非齊郡又未為大中大夫且房被誅在孝元建昭二年距宣帝時已十餘年此云宣帝開京房為易明求其門人得賈似其時京房已沒不可得乃求其傳學之門人若為元帝時之京房則當宣帝時房正少年何不召房用之而至求其門人也此為別一京房無疑漢時同名姓者多不必是書字誤也

是時霍氏外孫代郡太守任宣坐謀反誅宣子章為公車丞

顏注云霍光傳云任宣霍氏之婿此云外孫誤也壽昌案顏

注固然然此傳是以外孫直貫下宣子章如義縱傳云捕案太后外孫脩成子中脩成太后女其子名中乃太后外孫漢書書法例多如此又案左傳僖二十四年得罪於母弟之寵子帶木其母弟而實其母之抱子也以母字貫下與此文法微同

年老終官傳子臨亦入說為黃門郎

據此賈至宣帝時年已老其師京房年更可知其子臨為黃門郎亦在甘露中是宣帝時也下云傳說京房法知前稱京房非誤字也

房授東海嚴嘉河東姚平河南乘宏

前傳中尚有任良亦其弟子此未載此不云授梁邱賀明賀傳別一京房也

費直字長翁東萊人也治易為郎至單父合長於卦筮亡章句

壽昌案七錄費直周易注四卷釋文序錄云費直章句四卷

注云殘缺據此則有章句與傳不合豈所云殘缺即其亡耶

隋志五行家費直易林二卷易內神筮二卷梁有費直周易

筮占林五卷久亡佚而此傳未及藝文志亦無之

高相沛人也治易與費公同時自言出於丁將軍

壽昌案出於丁將軍言其學所從出非謂出其門也丁將軍

在景帝時高在平帝時世次不相及費高南家易當易未立

學官民間傳之後漢費氏與高氏遂微至晉永嘉之亂費高

易學並亡

伏生濟南人也

史記索隱曰案張華云名勝紀年云字子盛見後書伏勝傳

晉書伏滔傳亦云遠祖勝也

獲授歐陽生子也

壽昌案倪寬卒於武帝太初二年寬從生受學傳其子世歷

孫至曾孫高孫地餘從武帝末年至昭宣元三朝五十餘

年出生至元孫之子已六世而地餘子政由元成哀平至王

莽已五十餘年一家中天壽不齊若此又案自言云元帝永

光元年侍中中大夫歐陽餘為少府五年卒是即地餘表脫

一地字也

授平陵平當

壽昌案當為相已在哀帝時其師林尊事歐陽高高在宣帝

朝計當相距已四十餘年

勝入事同郡簡卿

師古曰簡音茲是也宜從 嚴本明凌氏本正作簡凡作簡

者為誤字史記淮南王傳中尉簡忌索隱簡姓也本善淮南

傳注文類曰忌簡忌也皆同此簡姓

勝傳從兄子建

壽昌案勝傳作從父子建此作從兄子考勝稱大夏侯建稱

小夏侯疑建為勝之從子則此傳是也

四至九卿

壽昌案許商由博士官游作大匠河隄都尉見漢通志傳云

四至九卿此其一也其一水評

因已起其家逸書得十餘篇益尚書益多於是矣

案史記從逸書辭句索隱云起者謂起發以出也茲多史記

作茲多古茲茲通左傳哀八年何故使吾水滋釋文本作茲

安國為諫大夫授補尉朝

服虔注朝名都尉姓後漢書注遵服說於夏侯都尉注都尉

名本書無注壽昌疑都尉官名也其姓傳中以都尉傳經者

不少可類推

都尉朝授膠東賈生

壽昌案後書作朝授膠東庸譚是譚為庸生名也

授王康

案釋文本王康上有琅邪二字

平陵塗鞭子真授河南桑欽君長

壽昌案桑欽未知即著水經者否顏氏無注今無可考然案

地志所引桑欽水道數說多本之禹貢則從子真授尚書似

為近之

成帝時求其古文者

案求其古文者言求能為古文者也古文簡質但以其字為

語助目即以求其古於文者為訓亦通

後漢並謀反遭戮其書

時約在成帝鴻嘉年間並之反在永始三年

中公魯人也

申公名培前所稱申培公者也

申公亦病免歸

壽昌案申公赴武帝召已八十餘後病免歸又數年始卒當

九十餘歲矣

王式字翁思東平新桃人也

壽昌案地理志東平國無新桃縣他籍亦無之泰山郡有桃

鄉春秋襄十七年齊侯伐我北鄙闕桃即此又有桃山縣屬

泰山者則因山得名左隱十年公會齊侯鄭伯於老桃杜注

老桃宋地尤與東平無涉惟考王子侯表桃鄉頃侯宣東平

思王子則新桃疑即桃鄉東平或因侯表而誤也續志任城

國有桃聚即桃鄉任城即東平所分置也考釋文無新字則

為桃鄉尤信也

沛褚少孫亦承事式

壽昌案經典釋文敘錄注云褚氏家傳云卽續史記褚先生

史記正義張晏云褚少孫潁川人元成間為博士褚觀家傳

云梁相褚大弟之孫宣帝時為博士寓居沛事大儒王式故

號先生梁宣帝末連元成間不過二十年時足相及所傳微

有異耳

轅固齊人也

上稱轅固生生卽先生也

下因刺斃正中其心應手而倒

壽昌案固在武帝初已九十餘此當景帝時應已八十餘矣

猶能入闕學能壯哉此度

公孫子務正學曰言無助學曰阿世

樂曲學阿世公孫宏千古定評以因此言發之

潁川滿昌君都君都為翁車

王嘉傳薦儒者滿昌王莽傳潁川滿昌為講詩即此人東觀

漢記馬援傳受齊詩師事潁川潁昌作沛不作滿廣韻補字

下引風俗通漢有灼事滿昌

兒源雜生說易而好之

壽昌案覽鏡卒引韓氏易傳以忽謗獲罪自到北闕下

食生為博士

宋祁引蕭該音義曰秦風俗通曰食我韓公子也見戰國策

漢有食子公為博士

順授東海髮福

案髮為希姓之韻

的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

壽昌案史記索隱賈承云秦氏季代有魯人高堂伯則伯是

其字云生者自漢以來儒者皆號生亦先生者省字呼之耳

西魯徐生善為頌

頌史記作容

號曰后氏曲登記

注服虔曰在曲廢校書善記因為名壽昌案藝文志春秋

家有漢善記百九十卷注若今之起居注故后倉稱記而不

云著記也

小戴授梁人橋仁李卿楊榮子孫仁為大鴻臚家世傳業

案孔穎達禮記正義序云儒林傳云小戴授梁人字李卿楊榮字子孫仁為大鴻臚家世傳業其周官者始皇深惡之至孝武時始開獻書之路既出於孔巖屋壁復入祇府壽昌檢今傳中並無此數語藝文志亦無之予氏或別有所據也

廣川段仲

史記作段忠徐廣注段一作段

步舒丞相長史

呂步舒以長史持節使浹淮南獄於諸侯擅專斷不報以春秋之義正之天子皆以為是弟子通者至於命大夫為郎諷者掌故者以百數見史記壽昌又案鹽鐵論云呂步舒弄口而見殺行身不謀誅及無罪之親是步舒卒以罪誅此可以補史之缺

嚴彭祖

卽隋吏傳中嚴延年之次弟萬石嚴姬之子也

彭祖安樂各關西教授由是公羊春秋有顏嚴之學

壽昌案卽顏安樂嚴卽彭祖也藝文志載公羊顏氏記十

一篇獨無嚴氏而七錄載嚴彭祖春秋左氏圖十卷古今春

秋盟會地圖一卷隋書經籍志春秋公羊傳十二卷嚴彭祖

撰唐志亦載五卷又漢嚴訪碑宋政和中出於下碑云詎字

少通治嚴氏馮君章句通典引公羊說有高堂隆曰昔馮君

八萬言章句云云足徵嚴氏有書并馮君為之章句甚長而志不錄其書目此傳中亦無馮君名知班氏所遺不少也雲生為江賊拜辱命

江賊卽尹賞傳所云江湖中多盜賊以賞為江夏太守捕格

江賊荊州故與江夏接壤也

馮授穎川堂谿惠

後漢有堂谿典舊平朝與蔡邕等同校刊石經蓋堂谿世儒

族也見後書

惠授泰山冥都郡為丞相史

宋祁引風俗通氏族篇云漢書有冥都為丞相壽昌案漢無

冥都為丞相者此應氏脫一史字也又案賈公彥曰冥氏作

春秋若晏子呂氏春秋之類據此則冥都當有成書矣而此

傳未及之

汝南尹更始翁君

壽昌案七錄云尹氏更始春秋穀梁傳十五卷經典釋文序

錄作穀梁章句十五卷而此傳與藝文志皆無之亦其疏也

又案春秋隱九年使卒穀梁傳曰使者所使也孔氏疏云徐

遵引尹更始云所者使之氏是更始之書至晉猶存而班氏

未錄殆亦傳寫脫漏之故

循吏傳第五十九

如河南守吳公蜀守文翁

壽昌案循吏傳文翁有傳吳公無之惟賈誼傳特書云文帝

初立攝河南守吳公治平爲天下第一故與李斯同臣而壽
學事焉微以爲尹耐是爲上禁人吳公生秦始皇初至文帝
徵爲廷尉年亦老矣百官表文帝元年河南守吳公爲廷尉
逾二年而廷尉爲張釋之則吳公以老卒官可知此下云謹
身帥先居以廉平不至於嚴而民從化雖並文翁言之不啻
爲吳公立一小傳

文翁處江舒人也

太平御覽六百十一處江七賢傳曰文翁字翁仲欲之學時
與人俱入蒙本謂倍人曰吾欲追學先授我斧高木上斧當
掛乃仰投之斧果上掛因之長交受經張崇文歷代小志作
字仲翁

張叔等十餘人

壽昌案華陽國志云翁造雋士張叔等十八人又贊云叔文
播教變風爲雅道洽化遷我實西魯又云張覽字叔文成都
人也覽從武帝郊甘泉秦時遇橋見一女子裸浴川中乳長
七八日知我者帝後七車感得覽車對曰天有星主祠祀不
齊潔則作女合見帝感悟以爲揚州刺史復別蛇莽之妖世
稱七車張作春秋章句十五篇言考林文志春秋家無之益
七略未入也

蜀兩京師受業博士

壽昌案秦必所云遺司馬相如受一經想卽此時而宏以蜀
人亦未述及張覽

又脩起學官於成都市中

壽昌案水經江水注云文翁爲蜀守立講堂作石室於南城
水初後學堂遇火後守更甯二石室

出入閭閻

壽昌案閭閻說文特立之戶上圖下方有似圭爾雅釋宮小
閭謂之閭說文閭門旁戶

爲膠東相

成爲膠東國相當在膠東頃王之二十三四年間

武帝末巨待詔入錢賞官補侍郎議者

壽昌案下又云馮翊以霸入財爲官不署右職據此則以費
爲郎不獨張釋之司馬相如爲最著也

察補河東均輸長

壽昌案均輸大司農屬官有合丞又水衡都尉所屬亦有均
輸合丞此係均輸長應令丞丞秩稍卑殆分治於河東者考
百官表治粟內史水衡都尉所屬均輸有合丞無長殆表誤
脫也

其巨費良高第揚州刺史霸爲始用太守

壽昌案宣帝紀元康元年詔博舉吏民厥身脩正通文學明
於先王之術宜究其意者各二人中二千石各一人時左馮
翊宋畸舉霸賢良夏侯勝又曰薦於上也惟詔云秩比二千
石居官賜車蓋特高一丈別駕主簿車紀油府泥於軾前以
章有德案郡守本二千石穀月百二十斛比二千石則月少

二十斛矣後守京兆尹始遷其二千石旋以罪廢復起又用八百石守潁川屏泥即今俗之謂坵泥也

為潁川太守

潁川有富室兄弟同居弟婦與長姐皆懷妊長姐胎傷弟婦生男輒奪以為己子爭訴三年郡守黃霸使人抱兒於庭令婦競取之長姐持之甚猛弟婦恐有所傷於手霸乃叱長姐曰汝貪家財欲得兒靈虛頓有所傷乎乃以兒還弟婦出棠陰比事所引風俗通

代部吉為丞相

漢孝宣時霸為相燕代之間有三男六娶一女因生一子及欲分離各爭其子遂訟於臺請斷之霸曰非同人類當以禽獸處之遂殺三男其子望母索荀子云有法者以法行無法者以類若夫黃霸殺三男王母殺假子蓋異其事之類耳法不禁禽獸聚應然人殺禽獸無罪則獲之可也出棠陰比事未詳所引何書

不及丙魏于定國

霸以五鳳三年為丞相甘露三年卒定國始為相在霸後此

總前後言

入為大司農

臣於地節四年為大司農四年卒

須魏倚而後進

倚為無知字亦似之必謂韋注為非而以倚為士之美稱似

他處稱人為倚若某公某生者其少也至謂以魏倚次蕭公

為偶語尤不盡然如王褒聖主得賢臣頌以伯牙對逢門子

揚雄解難以縱人對鐘期師曠對孔子解嘲則以藺先生對

四皓如此者不可殫述不得謂倚對公即為非字也田廣明

傳與容胡倚等謀反亦得謂胡倚之倚為美稱而非名乎奈

何師古以汲直相擬乎

議曹王生願從

議曹王生者先生作文學卒史

王生曰天子即問君何以治勃海君不可有所陳對宜曰皆聖

主之德非小臣之力也

史記褚先生作王先生曰天子即問君何以治北海令無盜

賊君對曰何哉對曰選擇賢材各任之以其能賞異等罰不

肖王先生曰對如是是自與自伐功不可也願君對言非臣

之力蓋陛下神靈武威所變化也太守曰諾視此為詳

曰官壽卒

考百官表地節四年勃海太守桑遂為水衡都尉元康四年

大中大夫馮奉世為之計遂任此官五年卒約在八十外矣

出補殺陽長舉高第遷上禁長

後漢書劉昭志曰縣萬戶以上為令不滿萬長此以殺陽長

遷上禁長同一長也而此遷於彼或上禁之戶雖不滿萬視

提關提印隄也刑法志提封一作隄封可證集韻隄通作提

漢書注校補卷五十九

長沙周壽昌撰

酷吏傳第六十

惡能勝其任而媮快乎

媮史記作媮媮媮也舒也節古訓作劫且於詞意全闕蓋讀

媮為媮也

高后時酷吏獨有侯封

壽昌案酷吏首侯封而無傳惟以刻棘宗室侵辱功臣八字

括之蓋封之酷皆以媚呂后也故呂氏敗而封亦夷其家

鄧都河東大陽人也

河東大陽人壽昌案史記作楊人也注正義曰括地志云故

楊城木秦時楊國漢楊縣城也今晉州洪洞縣也至隋為楊

唐初改為洪洞以故洪洞鎮為名也秦及漢皆屬河東郡鄧

都墓在洪洞縣東南二十里漢書云鄧都河東大陽人班固

失之甚也大陽今陝州河北縣是亦屬河東郡也

賈廩在厠

厠韻會高岸夾水曰厠劉向傳北臨厠注服虔曰厠側近水

此厠字與奏厠之厠不同

而都禁吏弗與

臨江閔王榮被徵入朝江陵父老見其車軋折流涕獨言亦

足徵王之賢矣而都算貢訊王致王自殺可謂酷吏之尤

何奴至為偶人象都

漢書注校補卷四十九

宿松羅忠濟初校

北平史慈感覆校

番禺陶福祥再覆校

個人史記索隱曰漢書作馬人壽昌案今各漢書本俱作偶無作寓者師古注偶對也足知索隱所見古本卽壽監亦未見也

爲人上操下急如東溼

東溼史記作東溼薪壽昌案白帖卷十六引史記時人語曰謹上操下如東溼薪多時人語曰四字

而成邪極

刑極卽言被髡鉗也英布傳當刑而王亦以髡鉗故謂之刑

周陽由

史記於周陽由提行別爲傳

由曰宗家

宗家史記索隱曰案與國家有外戚國屬比於宗室故曰宗

家

本嘗故均茵馮

史記作未嘗故均茵伏宋祁曰茵本作相霍光傳作網壽昌

案詩文茵制禮光傳加其繡網馮急於篇鞞鞞鞞鞞鞞

錫蓋茵於軾中或用席爲之字從艸或用絲或用革爲之故

字又從絲從革也馮卽伏左傳馮軾而觀續志又虎伏軾皆

一義也

與其守勝居公爭權

顏注曰勝居姓也卽鴻機曰史記索隱引風俗通曰勝居卽

中徒壽昌案卽申屠勝中音近轉寫壽馮下一字本作屠無

唐易作徒也

盡自此始

盡史記作整

馮爲人廉福

師古謂稱爲做案福無做義蓋福倨字近而譌郅都傳丞相

條侯至賈居也居亦訓做條倨字脫去一半顏訓去折又元

后傳初禮倨不肯事鳳顏注倨慢也卽此福字

報謝務在絕知友賓客之請

報謝報其言而謝絕之不行所請也

詩亂

猶今俗言昏瞶此老年疾也觀二疏傳云老詩又履延年傳

丞義年老願忤可證忤卽詩亦年勃

曰捕按太后外孫脩成子中

縱以太后還得官卽治太后外孫不少願特示其武健無所

瞻徇也

直指始出矣

直始食貨志謂其人爲夏蘭

則奉百惡用矣

問奉以元封元年爲水衡都尉史記稱其朴學實益隨而

不廉者也

稍遷至廣平都尉

壽昌案廣平爲郡在武帝征和二年前故有都尉蓋督以河

內太守遷中尉在元符四年見百官表

擇郡中豪敢往吏十餘人為爪牙

郡中豪家謂曰豪字下當有桀字蓋昌家豪即其郡人之桀

出者不必加桀字也韓安國傳曰雁門馬邑豪最望即此類

敢往更言敢於前往無所畏也師古注云豪傑而性果敢

幾若以故字屬上請致不可通

追求

史記作桀求法契比也

置伯落長

齊昌家即後漢書劉昭志所云里之類里魁掌一里百家

什主十家位主五家以相檢察民有善事惡事以告監官伯

即百字落部也長即魁也若伯亦為長帥之稱剛與下長

字複其名不通矣史記作伯格長徐廣曰古村落字亦作格

沮舒擊東越還

擊東越在元鼎六年出會稽破東越

沮舒請置中尉

溫舒以元鼎四年為中尉二年免元封二年以故中尉為少

府三年徙為右內史二年免六年以右輔都尉行中尉事二

年族誅

遷關都尉

史記作關中都尉

襄亡去歸葬

史記作尸亡去注徐廣曰尹齊死未及敏恐怨家欲燒之屍

亦飛去青田家史記作尸亡去言其家隔其尸無可逃若亡

去也如徐說則與事必無此理此云襄亡去歸葬較得事實

已故樂行

樂史記作擊

擊為庶人

據朝鮮傳是以罪當誅貶為庶人也

咸宜

咸史記作滿

微為版丞

版丞史記作大版丞太僕為官有大版五丞

及丞

史記作及中丞

中廢為右扶風

壽昌考百官表元封元年咸宜為左內史六年免太初元年

故左內史咸宜為右扶風是中廢不過數月也

而杜周任用

壽昌考杜周傳宜為左內史周為廷尉又云周中廢為執金

吾考百官表咸宜於太初元年為右扶風三年下獄自殺是

當太初四年表又云天漢二年故廷尉杜周為執金吾是廢

宣死時杜周亦中廢也傳忽著此語明武帝任用武健刻酷

之吏宜死而復專用周也然杜周為執金吾至御史大夫賈

在咸立自校後徵年事勢不相協

南陽有物免百政

百史記作白

楚有段中杜少

段史記作殷

有聲處范上之屬

主史記作生

乘駟馬車至圍

顏注曰陳留圍縣壽昌案圍在漢屬淮陽見地志後漢始屬

陳留觀田廣明時為淮陽太守治此事可證顏注微誤

圍使小史侍之

壽昌案圍下當有令字或守尉字但云圍使究何人使之也

初四人俱拜於前

壽昌案魏不害江德蘇明止三人云四人者一竊言之小史

封遺鄉者佚其名也以封關內侯而食遺鄉故亦不載表中

而蒲侯蘇昌表云以圍小史捕反者故述王子鄒起侯似非

因此役而封即當塗侯魏不害表云以圍守尉捕反者淮陽

胡倩侯此傳則以收捕公孫勇之功亦微不合案捕情在陳

留捕勇在圍雖一事而兩地也

誅鈕豪靈

壽昌案延年入酷史傳但云誅鈕豪靈邪不敢發口至沒

入庶氏賈氏茂岸諸物並誅增酷直等事似貪而非酷也其

他酷學并經傳

封陽成侯

陽成紀作陽城

今縣官出三千萬自乞之何故

案何哉猶云何如

於是復劾延年圍內罪人法至死

壽昌案時大司農已被劾奏故稱罪人

時部計得不能太守

不能言不堪任其職也猶言不材也

莫敢與語

他本作語字也惟汲古本正作語王莽傳已屬語意亦正

作語字

雖子貢再有通鼓於政事不能絕也

壽昌案荀子詩學篇云非能水也而絕江河注經絕也

出身不顯

言其出身之貴賤高下皆不顯慮也

與節也

與節也

延年疑少府梁賀毀之

賀為少府在神爵三年

因較責延年

數其罪而責之也

尹賞字子心

壽昌案後漢豫州從事尹宙碑有云尹吉甫元孫言多世事

景王載在史典尹言多事見左傳襄三十年帥賞之先也碑

又云故子心勝於楊縣致位執金吾即指賞言宙殆賞之同

族後人也

舉茂材粟邑合左馮翊管秦賞既治劇復為頻陽令

賞本粟邑合左馮翊管秦其才與頻陽合辭恭接縣若今

秦知縣對調也

賞戚驕恣紅陽長仲兄弟

壽昌案此必紅陽侯王立也王氏五族以河平二年同日受

封氣勢張甚上所云貴戚驕恣也若漢為紅陽豪族何必加

賞服兩字且後亦不聞捕而治之也讀注前引各說非是當

以其後一說為斷

致令辟為郭

致置也合辟顏注曰歟孰異也後西瓦書作做臂即此

無市籍商販作務

作務作業工技之流見貨殖傳

而鮮衣因服

顏江因服危險之服壽昌案服無所謂危險也因服益言因

徒作亂之服如終幘黃巾不遵法制之類皆是下云被鎧扞

持刀兵方為危險也

捕格江賊

荆州刺史東門雲至為江賊拜可知捕格不易

地傳第六十一

能奪其人者為一策

壽昌至因顏注本術雅釋詁作禁守非也當如劉劭曰圍讀

如圍人於圍門外之禦詩孔棘我圍箋云圍當作禦管子輕

重竊守圍之國注圍與禦同

適齊為鴟夷子皮

案韓子云鴟夷子皮車田成子成子去齊之燕子皮乃從之

蓋范蠡也韓子即韓非子據此已在霸越之後

之陶為朱公

括地志云陶即陶山也在齊州平陽縣東二十五里陶山之

陽也今南五里猶有朱公冢

故善治產者

史記作治牛

發財潤財曹魯之問

發財史記作發著

而顏淵箠食瓢飲在於陋巷

而顏淵句史記作原憲不厭糟糠居於窮巷

李克務盡地方

史記索隱案漢書食貨志李悝為魏文侯作盡地方之教國

以富強今此及漢書言克皆誤也對向別錄亦云李悝也

周鹽鹽起

周禮鹽人云其苦鹽杜子春以為苦讀如鹽謂出水直用不練也一說鹽鹽河東大鹽散鹽東海煮水為鹽也

烏氏窟

藏史記作保

巴寡婦清其先得丹穴

史記注徐廣曰涪陵出丹括地志云寡婦清臺山俗名貞女

山在涪州永安縣東北七十里也

若干畝厄醬

厄醬案孟康曰醬草厄子可用染也案醬草名紅藍今俗呼

紅花可染紅厄子俗寫作梳子可染黃徐廣云厄為鮮支一

作煙支然據孟注為厄子則非煙支也為煙支者是醬

木器案若干枚

木器案者史記作木器案者案音休

谷市皮革千石

答史記作棚

蜀卓氏之先

卓徐廣曰一作淖案此應即卓王孫之祖武父也至孝武時

尚有僮客八百人

富至童八百人

八百人史記作千人

難難結民

難結史記作推營

其人強力厄氏甚次如其

其人強力謂羅夏當如師古訓豈次如其仍當如孟康訓也

有游開公子之名

史記作游開公子之明與名蓋孔氏公子之名猶卓氏之號

王孫也

魯人俗儉奇

魯人史記作曹邴氏曹邴屬魯

而丙氏尤甚

丙史記作邴

故曰盜儉無刀

案此當時諺語未必如孟氏之委曲文致且如子夏說何由使

豪奴自饒而盡其力乎蓋此乃反揭語盜盜為也無無若也

言與為爵之貴無若刀之饒也

富家相於日久賈

言相於其能已久賈於外不歸家為善故過其邑不入家門

也

然不能得其利

壽昌案即食貨志所謂乘傳求利交錯天下因與郡縣道茲

多張空簿府款不實百姓偷病也

其先為督道倉吏

韋昭曰督道秦時邊縣名劉奉世曰督道者倉所在地名月

倉後傳注漢官關疏所稱細柳倉也為倉吏故能藏粟致富

也壽昌案督道爲地名若秦時督亢之類

善富者數世

善富壽昌案猶衛公子荆善居室之類

然任公家約

家約壽昌案猶俗言家誠也約即如王褒儉約之類

唯毋鹽氏

毋史記作無益以地爲氏也

田塲

難史記作齋

安陵杜氏

史記作安陵杜杜氏蓋請安陵之杜氏與杜之杜氏爲有兩杜也

故秦楊曰田農而甲一州

楊史記作陽

翁伯曰販脂而傾縣邑

翁史記作雍

張氏曰齒醫而喻俗

醬史記作漿

質氏曰灑劑而鼎食

質史記作郅

曲叔稽發雍樂成之徒

稽發史記作桓發史記作曲叔擲家桓發博戲雍樂成行賈

此書未分敘

游飲漫第六十二

飲其德

壽昌案飲猶食也朱買臣傳呼飯飲之飲即食也飲其德猶食其惠也不伐其能飲其德不字買下句讀言不伐其能不食其惠也既不矜亦不望報也師古謂飲爲澁則與上字截斷矣莊子或不言而飲人以和又飲君心於江湖此飲字可通話也又案飲史記作飲說文飲神食氣也周語王飲太牢班賈之注飲饗也皆食報之意而飲字尤顯條侯爲太尉乘傳東將至河南得劇孟

顏從東將斷句注云乘傳車東出爲大將也壽昌案文明云乘傳車東行將至河南得劇孟也義甚顯顏讀誤

傾周濟

唐史記作唐

陝寒篇

寒史記作韓谷廣曰陝柱作郊字頰川有郊縣南越傳曰郊壯士韓千秋也

郭解

字翁伯

休乃鑄錢擲家

休史記作剽攻不休寤極常得脫若遇赦

壽昌案若猶或也儀禮士昏禮記曰若女若笄左襄十一年
若子若弟又曰君莫能以玉帛綬晉注若皆謂或也

遂去其賊

顏注除去其罪也壽昌案去縱之使去也解為俠非謙獄吏
何云除去其罪乎

請得解笈舍義之

舍義之義謂其舍也合卽館舍賓舍之類

衛將軍為言郭解家貧不中徙

大將軍衛青素謹畏不肯罵士所言於上者獨主父偃與郭
解兩人尚有威宣亦因青言上微為廢丞

楊季主子為縣椽高之

史記作楊季主子主徒解此作兩諸公送若事微異

窮治所犯為而解所殺皆在赦前

壽昌案所犯為為作也言所犯法作過之事出醫賈生篇贊
之若官職不得置為又與其所以為後書邑情厭事為皆是

史記無而字

當大逆無道逐族解

壽昌案後書郭伋傳高祖父解父梵為蜀郡太守是解之曾
孫伋則其元孫也解雖被族誅必有慕其俠義而藏其後人

者故至東漢復盛也

西河郭翁中

史記作公仲

太原魯翁稿

史記作爾翁稿

東陽陳君孺

史記陳作田

河中王尊為京兆尹捕擊豪俠殺章及箭張回酒市趙君都

賈子光

萬章被殺當在河平初年蓋尊以建始四年為京兆尹二年

即免正河平元年此云河平中誤箭張回酒市趙君都賈子

光當即王尊傳中所云長安宿豪大滑蕩張禁酒趙放東市

賈萬也萬章在西故稱城西萬章與箭字近而譌

為諫大夫使郡國護假貨多持幣帛

顏從貨字斷句注云官以物假貸貧人合護監之言言案顏

誤句也此云護即權護也護因出使求上先人家會宗族故

人各與束帛一日散百金護貧特假貸以給之讀下文義自

明顯

將軍至尊

案以至尊稱人臣此僅見

稱賤子上壽

賤子稱始此

可以償博進矣
荀悅漢紀引此詔作博負此作博進誤進為史皇孫名詔書

宜諱之也

主皆藏去以為榮

去即弄說見前

衣冠懷之

懷想也猶想望風采顏淵

為大司徒史丹舉能治劇為合口令

劉攽謂丹字衍言為大司徒史遷谷口令壽昌案史丹以左

將軍卒於成帝永始中未拜大司徒且原涉是哀帝朝事世

次不相及則劉說為審也

分付諸客

分付二字始此

遂殺游公父及子斷兩頭去

顏注曰殺游公及其父劉攽曰殺游公父及子謂游公及游

公之手可壽昌案王游公雖與祁大伯同母而游公之父則

姓王也故上但曰無驚祁夫人明不寬王游公之父宜仍從

顏注

祁大伯王游公杜君敖雖幼孺縉君賓潛中叔子少游

壽昌案時王莽禁二名此應指其字然如貨殖傳內書曲叔

稽發而又書雍樂成又似名與字雜書

按幸傳第六十三

願見其衣冠帶後穿

祝史記作袞袞音篤衫襦之橫者

呂夢中陰目求推者耶

目史記同 殿本明監本作自此作目後氏本同義亦佳顏

注云默而視之求所夢者則似本作目字也敘傳云上以伯

新起數目禮之即此類

文帝時問如通家游戲

案此文帝已徵行不自武帝始也

於是文帝嘗賜通鉅萬計十數

顏注曰每賜輒鉅萬如此者十數史記鉅作巨正義言賜通

巨萬以至於十也壽昌案此勝顏氏每賜之說

鄧氏錢布天下

鄧氏錢錢譜云文字稱兩同漢四銖文

下吏驗問頗有違竟案盡沒入之

顏從遂字斷句注云遂成也成其罪狀壽昌案文廟云下吏

驗問頗有猶有狀也即上文所言告通盜出徵外錢也遂

字屬下讀語意明豁頗有這三字殊不礙

北宮伯子

北宮師古謂為姓氏史記正義云伯子名北宮之宦者也

天子車駕遲通未行

通史記作道

自有傳

顏注云在韓信傳末案當作韓王信

給事狗監中

狗監中史記無監字正義徐廣曰主獵犬也索隱或犬監也

合司馬相如等作詩頌延年輒忝意絃歌所造詩爲之新聲曲
壽昌案史記無司馬相如等語時相如死已久矣此云令取
司馬相如等當日所作之詩頌非相如等及時作之也延年
輒忝意忝上令之意也忝即承古字通說見前史記作絃
次初詩正云絃次當初之詩也

久之延年弟季與中人亂

史記作久之寢與中人亂此作其弟季與中人亂爲是延年
已被廢刑何能亂也

任中書官

宋祜曰任中字下當有尙字壽昌案宋說非也尙書當時僅
主天子書繕非權要惟中書謁者屬少府有令丞諸僕射中
黃門皆屬之建始中且爲置尙書員五人可見

元帝卽位數年恭死

壽昌案宏恭病死在初元二年見新紀是帝卽位初非數年
也恭用事在宣帝末後惟石顯顯政

顯內自知擅權事柄在掌握

攬事之申明監本凌本作專 殿本從之壽昌案作專則當
以擅權專柄爲句而在掌握三字爲贅文矣似不如從汲古
舊本爲是又考本書顯權顯政皆作顯無作專者

爲龍領思侯夫人

壽昌案龍領思侯諱費也時龍領久廢後以功封案道各傳
尙從其初封樽龍領

任賢爲太子舍人

案董賢父恭爲御史秩千石得任其子爲舍人續漢志曰太
子舍人秩二百石無員更宿衛漢官儀曰太子舍人選良
家子孫後書公孫述傳注東觀記曰成帝末違父伯仁爲侍
御史任爲太子舍人與此同

問及其父爲雲中侯

雲中侯候屬中尉其別營領屬爲別部司馬各門有門候禁
鎖漢儀曰門候見校尉執板下拜則其秩甚卑也壽昌案以
左右式道候例之秩六百石賢父恭殆以御史任內左降爲
候也

爲駙馬都尉侍中

駙馬都尉掌駙馬師古曰駙副馬也非正駕車皆爲副馬秩
比二千石侍中左右曹諸吏散騎中常侍皆加官

其恩愛至此

恩愛兩字本此

又詔賢女弟曰爲昭儀位次皇后更名其舍爲椒風曰配椒房
云

壽昌案漢制昭儀位次皇后其尊貴賢女弟既拜昭儀又立
椒風舍以配椒房迺外戚傳內無傳又未於賢傳內附詳其
立廢生卒始末

其選物上弟盡在董氏

壽昌案說文弟束車之次弟也得名弟第也相次第而上也

亦借作等第之第上弟猶言上等也

反痛恨雲等

壽昌案恨說文怨也劫子成相篇不知戒後必有恨注恨等也此言為雲怨悔也猶痛惜之也

以問譯

壽昌案百官表有譯官屬典客此是也顏注傳語之人也未

此豈家人子所能堪耶

壽昌案家人子蕭咸謂其女也顏注云咸自謂非是

上有酒所

壽昌案所猶如許也張買傳父去里所復還注里所猶里許也碑廣傳聞金餘尙有幾所注幾所猶幾許也

天子心戲言

案閩亦引古語也

賢與妻皆自殺

自殺據贊語賢係給死案王莽傳云是故蒞賢喪其魂魄遂

自殺殺正自殺之證

有司奏請發賢棺至獄診視

案賢自殺於其第禁令發其棺移至獄中驗之也顏注謂發冢取其棺柩非也賢方死未葬安能有冢此直問發其棺耳

至尊無已加

至尊壽昌案此至尊對上而言足知樓護傳中以至尊稱衛

將軍王商之為楷也

鄉其弟哭

案弟即第古字通也他本俱改作第王莽傳下賜弟一區亦

作弟不作第

買棺衣收賢尸葬之

壽昌案上云賢既見發廉診其尸因埋獄中此賢更朱謝又

自獄中將賢用棺衣改葬之也

至大司馬司空封侯

大司馬司空劉攽謂浮祇為大司空未為司馬明多兩字壽昌案此因賢傳中大司馬三字屢見故誤書也

漢書注校補卷五十

宿松羅忠濟初校

北平史悠咸覆校

番禺陶福祥再覆校

匈奴傳第六十四上

匈奴

史記集解引漢書音義曰匈奴始祖名壽昌案據此是以人

名其國也今顏注失引

其先夏后氏之苗裔曰淳維

張晏曰淳維以殷時奔北邊又樂彥括地譜云夏桀無道湯

放之鳴條三年而死其子獯粥妻桀之親妾避居北野隨畜

移徙中國謂之匈奴其言夏后苗裔或當然也故應劭風俗

通曰殷時曰獯粥改曰匈奴又晉灼曰堯時曰葷粥周曰獯

粥秦曰匈奴韋昭云漢曰匈奴葷粥其別名則淳維是其始

祖葷粥與獯粥是一也

其俗有名不諱而無字

史記作而無姓字集解曰單于姓蠻義氏本文下云世姓官

說可得而記則不能謂無姓也

尚周禮王棧賦戎

賦史記作大

尚與天戎其攻殺幽王於麗山之下

漢史記作魏章昭曰戎後秦居此山故號曰驪戎

史記

史記作焦獲括地志云焦獲亦名狐口亦曰狐中在雍州涇

陽臨北城十數里案此當訓幽略獲取非地名下云涇渭之
間即所取周地也下又云幽獲馬牛羊萬餘又云詐增幽獲
凡數見

於是惠后與翟后子帶為內應

內應字始此

悉收河南地因河為塞

案太康地記秦自五原北九里謂之造陽東行終利黃山南

漢陽西是也壽昌案漢雖因秦之舊復收河南地而終棄上

谷及造陽以北九百餘里以子匈奴終西漢世未能復之也

其國稱之曰撐犁孤塗單于

皇甫謐云計君又讀漢書匈奴傳不識撐犁孤塗字有胡奴

執燭顧而問之奴曰撐犁天子也匈奴之號單于猶漢人之

有天子也子於是曠然發悟壽昌案此書明云天為撐犁子

為孤塗何必胡奴誰始知之士安此語殊未喻

左右谷蠡

谷蠡下史記有王字

日上戊己

壽昌案上即尚也戊己在天幹居五六匈奴故似亦取天地中

合之義下又云常隨月盛壯以攻戰月虧則退兵是厥所謂

大盡小盡也意其時匈奴應有厭但未知主何法耳

善為誘兵已包敵

包史記作冒

後世羅漢流離丁零屬昆龍新犁之國

隔昆一史記無龍字

言魏統兵三十餘萬騎圍高帝於白登

三十餘萬史記作四十萬

率其麾下萬人降匈奴

史記作盧循率其黨數千人

前陳稀反於代

晉昌案稀之反為高帝十年九月至十二年冬始平之卒滅

之役在高祖七年十月因擊韓王信而有白登之圍時稀尚

未反也此與魏事述在先併為平城一役似誤

今日少吏之取紛

顏性少吏猶言小吏壽昌案百官表百石以下是為少吏此

亦如張寶傳之少從也

故使郎中徐庶修奉書請

庶史記作雲奉書請史記從書字斷句以請字屬下讀言請

然棄忙等物述宜改從之

比疏一

蒼頡篇云鹿者為比倉首為梳解林云今亦謂之梳

黃金飾具帶一

飾史記作飾

黃金耳環一

種陳史記作晉書

使臣者燕人中行說傳翁主

翁史記作公

說曰必我也為漢患者

此說不欲行而恨為所驅使也言必使我也則終必為漢患

者顏注於語氣不合

嗟土室之人願無喋喋估估冠固何當

壽昌案國語越語范蠡曰故濱於東海之陔龍羅魚鼈之與

處而龍羅之與同階吾雖視然而人面哉吾猶禽獸也又安

知是譏諷者乎此語意相近喋喋即談諷皆利口巧言也冠

即對上冠帶語當直也見廣雅釋詁三孟子蔽賢者當之注

同又值也國語晉語當之者我焉注此言即冠帶固何所值

也

而拜昌侯盧勳為上郡將軍

表作昌侯侯旅卿圖其說旅即盧古今字書盧弓矢一作旅

弓矢

新萬餘人

史記作至代郡萬人

老上單于死

老上下史記有稽將二字

漢使馬邑人聶翁宣

聶翁宣案班氏敘傳云以財雄邊又云北方多以妻為字者

據此是說以財雄於邊者也類但注為老人之稱非是

開闢出物

開闢史記作鄭簡

吾得尉史天也

史記此句下有天使若言四字

曰尉史爲天王

壽昌案匈奴知以天爲重其稱單于者亦取如天廣大之意

也遺漢書則云天所立匈奴大單于此封尉史爲天王猶云

天所封之王也非如春秋所稱之天王也

殺太守共友

共友史記作燕及

殺都尉朱央

央史記作英

右將軍建得呂身脫

建蘇建也

戰不能與漢兵

與猶敵也當也左傳一與一誰能懼彼注與敵也

而漢士物故者亦萬數

亦萬數史記作亦數萬

至匈奴河水

壽昌案匈奴河一作匈奴趙破奴傳後一歲爲匈奴將軍攻

胡至匈奴河水無功功臣表作匈奴將軍則匈奴二字省

文也劉敞曰趙破奴傳但云至匈奴此衍奴字劉敞說同考

傳竄作匈奴城河城字非從漢宋時所見本各異也

匈奴主客問所使

顏注主客主接諸客也壽昌案主客應是匈奴官名猶漢之

典客也漢舊儀云主客尚書主外國事是匈奴仿漢制設此

官唐職官志禮部有主客郎中員外郎各一主事二掌二王

後及諸蕃朝聘之事顏注略

今吾太子爲質無幾矣

壽昌案幾莫也言無幾其和好矣承上和親與不擾邊兩語

顏注音訓俱外

其儒生

史記作其儒先裴嗣注曰先先生也

匈奴大入雲中定襄五原朔方

史記無五原朔方

會任文擊救

任文漢軍正

不敢

敢史記作能

漢使貳師將軍三萬騎出酒泉

貳師將軍李廣利酒泉今肅州

與單于連關十餘日

案此下史記作貳師聞其家以巫蠱族滅因并服降匈奴云

云考貳師出塞係天漢四年其再出塞降匈奴係征和三年

史記併作一年事張守節謂事似錯誤張曼云自狐鹿姑單于已下皆劉向褚先生所錄班彪又據而次之所以漢書匈奴傳有上下兩傳

通鑑開陵侯將兵別圍車師

壽昌案閻卽問表有兩開陵侯一建成此則爲成規也以故匈奴介和王將兵擊車師不得封本匈奴將擊車師故仍置之也

至范夫人城

張曼曰范氏能胡語者是也下云會母閻氏病律飭胡巫卽女巫之能詛者也世只知朱序母所祭名夫人城不知漢先有此事

軍長史與沈睦都尉輝渠侯說

輝渠侯表作輝渠忠侯僕朋以校尉從票騎將軍再出擊匈奴得王侯從票騎將軍虜五王益封故匈奴歸義又云元鼎四年侯雷電嗣二十二年延和三年以五原屬國都尉與貳師將軍俱擊匈奴後壽昌據晉灼云歸義侯表止有歸義之語不云侯也侯多表中多字作朋師古亦云當爲朋字雷表作雷電或晉當日所見本不同耶沈睦都尉表作屬國都尉晉注亦同時尙有輝渠慎侯應氏則以匈奴王降侯也

匈奴孕重墮殖

殖說文殖敗也謂未及生而胎敗也

通鑑謀歸漢使不降者蘇武馬安等馬宏前副光祿大夫王忠

使西國爲匈奴所遮

壽昌案傅介子傳引詔曰樓蘭王安歸嘗爲匈奴間候遮漢使者發兵略殺衛司馬安樂光祿大夫忠期門郎逢成等三輩西域傳云樓蘭數遮殺漢使又云元鳳四年大將軍霍光遣平樂監傅介子往刺其王是宏副王忠使西域當在元鳳四年前宏爲匈奴所得不肯降持節之苦不減蘇武乃武歸尙有屬國之費而宏並不得與常惠等同受爵賞不可解

單于使犁汗王窺邊

案犁汗是匈奴右谷蠡庭所屬地下有犁汗都尉又有到左犁汗王威所居地

而祁連知虜在前逗遛不進

壽昌案此祁連將軍田廣明也據田廣明傳廣明以與都尉哀妻姦又引軍空還下太僕策責廣明自殺闕下若但逗遛尙可贖爲庶人也

匈奴終不敢取當

取當猶取儉也

茲欲鄉和親

顏注曰茲益也壽昌案茲卽滋也說見前

漢曰爲言兵鹿奚盧侯

壽昌案趙充國傳云匈奴大發十餘萬騎南旁塞至符奚盧山欲入爲寇臣者題除渠堂言之是符奚盧山爲塞南地故以封之彼作符此作懷者傳寫雜出也言兵者趙充國傳漢

封羌陽靡爲言兵侯大約漢設此侯以待歸義者此因題除渠堂本匈奴民來降言狀故封爲言兵而加地名爲侯未入表也

獻見

言貢獻而朝見也下卷云鄧支單于亦遣使奉獻又云兩單于但遣使朝獻是也

漢封日逐王爲歸德侯

歸德侯先賢稱以神爵二年四月封卒諡靖侯其曾孫褒至後漢建武二年封元孫肅嗣侯至明帝永平四年始以有罪免

西庭與鞬貴人

壽昌案庭卽匈奴之老上統庭將中國之朝庭也西庭居單于庭也若中國之疆守然西域傳康居有小王五其五卽與鞬王也云至與鞬城在康居東南地知與鞬爲西域地名也此云與鞬貴人下云右與鞬王而其時匈奴未通西域或別一地同名者也

單于遣右丞相

匈奴故有相此始稱丞相言右必有左若左右賢王也然他中僅此一見

匈奴傳第六十四下

烏鴈溫敦爲義陽侯

表作義陽侯烏鴈溫敦無烏字云以匈奴譯連單于率眾降

矣詳與呼同連與遼字近也表無其子新城侯烏鴈屈之名惟表前有信城侯王定云以匈奴烏桓屠耆單于子左大將軍率眾降侯而逃繼考異云此卽烏鴈屈壽昌案屈雖爲呼韓單于左大將其父烏鴈溫敦止爲呼遼累並未爲屠耆單于且傳云烏鴈屈表云王定並未云爲烏鴈屈改名又封新城侯非信成侯況定果係敦之子表亦不應列於敦之前考異豈別有據耶

故有威名於百蠻

壽昌案外夷相謂爲蠻不必南方也故匈奴亦稱百蠻諸大人相難久之

匈奴貴人相稱爲大人二字始此

發過所七郡

過所猶言所過也七郡過五原朔方西河上郡北地左馮翊並至長安而七也

願西居光祿塞下有急保漢受降城

光祿塞有亭障在盧朐山受降城卽因行將軍所築

送單于出朔方彊鹿塞

顏注在朔方靈澤縣西北壽昌案方輿紀要云雞鹿塞在故夏州西北朔方郡在今歸化城西二百八十五里鄂爾多斯

旗地皆在河套內惟靈澤與三封欲舉其三縣在河套外也

巨稱漢

言欲以此稱強于漢也顏音注非

烏揭降發其兵西破堅昆北降丁合

壽昌案烏揭即呼傷服虔謂小剛名在匈奴北也堅昆今塔

爾巴哈台之西丁合即丁奚人科布多之北

其後都護甘延壽與副陳湯發兵

案甘延壽傳以郎中諫大夫使西域都護驛都尉與副校尉

陳湯湯傳同若據此湯當爲副都護也

郎中侯應習邊事

壽昌案侯應無傳僅傳此文

單于自曰保塞守御

案御即禦也

復株橐若棍單于

案匈奴謂孝曰若親因慕漢諡帝爲孝故效之自呼韓那死

摩陶莫臯祠始立此說

長女云爲須卜居次小女爲當于居次

上卷云媼居次此云須卜居次當于居次或其次於闐氏之

意其媼亦稱居次者必他部王之女元時帝女稱公主諸王

女亦稱公主也上卷云單于既得翁侯以爲自次王師古曰

自次者得重大於單于居次之稱似可例推

匈奴有斗入漢地

斗入漢地匈奴三字地名也觀下云溫儒駱王所居地可證

蕭罕就羽

顏注非

顏注就大鵬也壽昌案就即鷲也正韻鷲音就服虔曰鷲二
名鷲鷲經曰鷲以就之本草鷲悍多力即白雕也一作就

上直欲從單于求之

上直欲案直徑也言徑欲向單于求之不假使致辭也

匈奴西邊諸侯

顏注謂諸小王爲諸侯者效中國之言曰壽昌案即新羅國

小王之類西邊匈奴邊國小諸類皆是也見西域傳

墟虛山之壑

顏注虛山匈奴中山也壽昌案唐書地理志有虛山都督府

注云以思結部置初隸燕然都護府後改隸涼州都督府則

似在匈奴之西境也下云北度車田盧永殆即虛山之壑也

扶伏稱臣

扶伏即匍匐

易隸曰惡

案隸習也言易漸習於惡也壽昌又案隸疑是隸習之隸所

譌觀諸本隸作隸尙存隸字之半也

收烏桓酋豪縛到懸之

到即倒也孟子猶解倒懸也字作倒

邊人與匈奴南犁汗南將軍相聞

壽昌案匈奴有左王將右王將左右大將等官無稱將軍者

此南犁汗王所屬南將軍殆仿漢官制也

即王昭君伊墨居次之壻也

前稱第卜居次此稱伊德兒次或須上其大姓伊盟則其所封邑也

欲見和親侯

壽昌案和親侯王欽王昭君兒子也欽弟騎都尉展德侯與俱未見表中攷和親為元帝朝事當時未傳其弟兄封侯此在王莽偽天鳳元年故表削而不書也

皆載以常車

注劉德曰縣易車也舊司農出錢市車縣次易牛也壽昌案此即今俗之長轎短卸也

漢道中郎將歸德侯

壽昌案功臣表歸德先賢釋以匈奴日逐王率眾降侯其孫劉嗣侯始即劉與諷字近又牽上展德侯嗣而誤也博劉繼者必賜姓史失載也以故侯從光武得紹封復國建武六年使匈奴夏後書

單于終持此言

陳遵傳云單于欲誑劫遊邊陳利害曲直單于大奇之此云單于終持此言是卒未知遵所說也

漢書注校補卷五十一

宿松羅忠濟初校
北平史悠咸覆校
番禺陶福祥再覆校

漢書注校補卷五十一

長沙周壽昌撰

西南夷南粵朝鮮傳第六十五

此皆推結

推史記作魏

其外西自桐師呂東

桐史記作同索隱云漢書作桐鄉或貞所見漢書本然也

北至某榆

榆史記作樛

秦時嘗破略通五尺道

嘗破史記作常額

而關蜀故徵

關史記作關

大行王恢擊東粵

恢將兵出豫章粵紀與史記皆作越

可得十萬

十萬史記作十餘萬

乃拜蒙曰郎中將

郎中將華陽國志作中郎將水經江水注同注云以唐蒙為

中郎將從萬人出邑符關符雀字近傳寫各異漢之符璽王

莽之符信也

從東南身毒國

漢書注校補卷五十一

身辨史記一本作乾毒表綱案漢書音義曰一名天竺則浮屠胡是也

漢王當光

當史記作營注廣曰營一作賣

通謂為水道四處餘皆閉昆明莫能通

史記作乃謂為水道四十餘里歲餘皆閉昆明此書西字譌

為四字又脫去十餘輩三字也

各白曰一州王

王史記作主

當擊南粵者八校尉擊之

當史記作營

行詠驪嶼道者且隨

且史記作頭

為牂柯郡

柯史記作阿

推都為沈袋郡

黎史記作犁

再驪為文山郡

文史記作汶

其旁東北勢深靡莫

深史記作墟

皆同姓相殺

杖史記作扶

遣水衡都尉呂辟胡將郡兵擊之

呂辟胡昭帝紀作呂破胡

遣執金吾馬適建

姓馬適名建也王莽傳鉅鹿男子馬適求是漢時有此姓也

南粵王趙佗

趙史記作尉

十三歲至二世時

十三歲史記集解徐廣曰秦并天下至二世元年十三年始

始皇并天下八歲乃平越地至二世元年六年總十三年耳

南海尉任囂

考十三州記曰大都曰守小郡曰尉番禺案爾說殊不然南海郡至數千里不得謂之小郡也大抵秦制破出世遠難徵

如史記所稱國尉尉之最崇者有郡守有郡長有郡都尉

又有郡尉揚雄氏所云東南一尉即指此也

且番禺負山險阻南北東西數千里

史記作且番禺負山險阻南海東西數千里明云負山阻海

以險字海字絕句此以阻字絕句海字譌為批字連云南北

東西數千里與南越地勢亦不合似須從史記為是又案下

云東南西北數千萬里此從上書自今於漢難以為據也

與長沙接壤

案時桂陽零陵兩郡俱屬長沙未別置郡而皆為南海所據

號爲南武帝

史記作南越武帝壽昌案南武城名南越亦地名故南武王
祿亦稱南越王繼也史記越字餘後人妄加宜從本紀及此

傳說詳本紀注補

陸賈至

壽昌案藝文類聚引廣州記曰尉佗築臺以朝朔望構起華
館以送陸賈

其眾半虜

半虜案史記作其西甌駱祿亦稱王此虜字恐是羸字之誤
羸卽祿也注謂作劣弱誤

至武帝建元四年佗孫駒爲南粵王

史記作至建元四年卒注徐廣引皇甫謐云爾時漢興已七
十年佗百歲矣王鳴盛曰佗於文帝元年已百歲老夫處粵

四十九年履文帝二十三年景帝十六年至武帝建元四年
凡四十四年卽以二十餘歲爲龍川合亦一百十餘歲矣壽

昌案佗處粵四十九年爲文帝元年語是佗入粵當始皇二
十三年秦尚未并天下也

卽臧其先武帝文帝聖

史記無文帝二字壽昌案佗實稱南武帝從南粵城名非武
帝此與文帝對舉省文言之或死卽以武爲諡未可知也故

有璽其孫胡明諡曰文王自爲漢所賜諡卽效其祖父佗稱
帝號自誤何以其生前文帝之聖與漢所賜死後之諡早相

合也史記無文帝二字是也

上書請立摎氏女爲后

摎史記作穆

頭士魏臣等輔其決

史記記作缺

及持樁秦王有連

注孟康曰持樁越中王自名爲秦王連統婚也蒼灼曰秦王

卽下趙光也趙本與秦同姓故曰秦王壽昌案孟說是也時

趙佗據南粵帝制自爲趙光其族姓故據持樁地自稱秦王

其稱秦者趙佗本秦尉光故仍襲秦名猶秦時有人入匈奴

奴者子孫尚號秦人也安在以秦趙爲同姓乎

嘉遂出介弟兵就舍

介弟兵史記作分其弟兵

郝壯士故濟北相韓千秋

韓千秋表作以校尉擊南越益故濟北相此時以校尉率兵

也

願得勇士三百人

三史記作二

虜賣自爲僮奴自脫一時利

史記作虜賣以爲僮僕取自脫一時之利壽昌案僮卽奴也

司馬相如傳卓氏家僮八百人毛本作虜賣以爲僮取自脫

一時利有取字意方足信本作僮奴因奴字近取而誤也

封其子廣德為虜侯

案虜侯史記作龍亢侯表作龍侯

為戈船下瀾將軍

漸史記作厲

使馳義侯因巴蜀罪人

馳義侯越人名遺

樓愨將軍將精卒先陷尋陽

漸史記作陟

故其校司馬蘇宏得建德為海常侯與鄧都稽得嘉為臨蔡侯

蒼桐王趙光與粵王同姓聞漢兵至降為阪桃侯又與揚陽令

史定降漢為安道侯粵將畢取已軍降為股侯與桂林監屠翁

論告臨駱四十餘萬口降為浦城侯

得建德據表建德被獲後仍封衛陽侯海常侯表謚嚴侯都

稽表作孫都隨桃侯表謚頃侯史定表作揭陽定粵將表作

南越將軍居翁表作監居翁湘城表作湘成

姓騶氏

徐廣曰騶一作駱

無諸搖率越歸番禺陽令吳芮

番史記作鄗

都治

史記作都東治

不城而殞

史記須作社

告大司農軍

史記作大農

酒使郎中將立丑為粵王

郎中將史記同他漢書本作中郎無將字劉放曰宣作中郎

將壽昌案百官表中郎有五官左右三將秩比二千石郎中

亦有車戶騎三將秩比千石前番陽令唐蒙亦拜郎中將則

劉說未足據也

是時漢使大司農張成故山州侯隨將屯

壽昌案百官公卿表元鼎六年大農令張成此稱大司農誤

也武帝太初元年始更名大司農故史記此下俱作大農王

子侯表山州侯齒元鼎五年坐獄全免此為元鼎六年事齒

已失侯故云故山州侯也

封居股為東成侯

成表作城

封陽為卯石侯

卯石他本作印石史記作北石表作外石皆非也

及東與將多軍

表作東與將軍

故歐駱將左黃同

表作左將黃同

鄂歸王滿

王滿司馬貞云家漢書滿燕人姓衛擊破朝鮮王而自王之壽昌案今漢書無姓衛兩字此貞所見古本也又案水經沮水注云昔燕人衛滿自沮水西至朝鮮又云戰國時滿乃都之都王險城地方數千里至其孫右渠漢武帝元封二年遣橫船將軍楊僕左將軍荀彘討右渠破渠於沮水遂滅之案沮水水屬漢之樂浪郡

及之燕齊公在者王之

在史記作命

高后下史記有時字

會孝惠高后天下初定

譏右渠

譏史記作討从討字為是

左將軍卒多率遠東士

左將軍卒多史記作卒正多此脫正字卒正即軍正之屬

天子誅出

衛山也天子誅出壽昌案表云義陽侯衛山太始四年坐殺

人誑告眾利矣當時乘市眾獄未斷病死此傳以出論右渠

降中受被誅似其受誅非以誑告且非病死也

乃使衛山論降右渠

乃史記作及

使故遼南太守公孫遵往正之

正史記作征

天子許遂

許史記作誅此書作許者誤也史記贊曰荀彘爭勢與遂皆

誅以遂之被誅與義並論為誅字無疑

相韓陶

陶史記作陰

陶為秋甘侯

秋史記作秋表作秋

長為幾侯

表作幾侯張降

為沮陽侯

沮史記作沮表作沮

宿松羅忠濟初校

北平史悠成覆校

番禺陶福祥再覆校

西域傳第六十六上

隄曰玉門陽關

注孟康曰二關皆在敦煌西界焉昌案本書張騫傳注韋昭

曰玉門關在陽關界元和志陽關因居玉關之南故名大

清一統志古玉門關在今安西府治西一百五十里古陽關

在今安西府治西南一百三十里西安府乾隆朝改州兩關

在今敦煌縣安西州附郭縣也近友人至其地者云兩關相

距約一百四十里

蒲昌海一名鹽澤者也

徐幹補注曰水經注曰河水又東注於勃澤即經所謂蒲昌

海也水積都善之東北龍城之西南地廣千里皆爲鹽而堅

剛又云其下大鹽方如巨沈以次相累故蒲昌亦有鹽澤鹽

水也正義引括地志云蒲昌澤一名勃澤一名鹽澤一名輔

日海亦名牢蘭一名臨海在沙州西南說文云勃澤在昆侖

下今回部語謂之羅布淖爾李光廷圖考云勃澤祇一泊古

今并未改流白水經注於南河下繫以牢蘭海於北河下繫

以蒲昌海遠起後儒紛紛異論胡氏渭禹貢維指圖西域河

源直分二海亦未會鄭注也水經注敘南河云且末河東北

流逕且末國北又流而左會南河會流東逝通爲注濱河通

者即通北河之水爲注濱河也又云注濱河又東逕鄯善國

北其水東注澤澤在樓蘭國北扞泥城彼俗謂是澤爲牢蘭

海也釋氏西域記曰南河自于闐東逝北三千里入牢蘭海

也下敘北河云北河自岐沙東分南河即釋氏西域記所云

二支北流逕屈茨烏夷禪善入牢蘭海者也是知二水注流

通逝總會牢蘭是即經之蒲昌海矣後云河水又東逕墨山

國南又東逕注濱城南是則河以城名顯而易見今之塔里

木河是也下云東逕樓蘭城南而東注河水又東注於勃澤

即經所謂蒲昌海也曰澤曰海原與南河無別但未明指其

異名耳夫南河東逝爲注濱河此水以北河之城得名而蒲

昌海積都善東北與南河段所云澤在國北扞泥城者宜有

異地乎一通字不悟疑圖斯起胡氏固不足怪而徐星伯力

辨之猶似門外漢耳壽昌案徐氏補注引水經注索隱正義

不過借釋本書鹽澤一語並兼窮究河流源委亦未與水經

背觸也李氏何能沾沾一得輕詆爲門外漢乎論水道如胡

氏固未可非若西域水道未有精過于徐氏者也其水道記

云羅布淖爾者黃河初源所滂瀉也是統南北而言之無所

區分塔里木河在阿克蘇河之東回語謂可耕之地曰塔里

木言濱河居人以耕爲業也河運下倫東復折而東趨水寬

五十餘丈是河所出名矣

去玉門陽關三百餘里

徐補注云自色爾騰海西北至羅布淖爾相去千餘里不得

云三百餘里又引水經注東經勃澤去玉門陽關千三百里

是漢書傳寫奪于字壽昌案水道提綱云自安西府沙州而西北沙漠于餘里有大澤曰蒲昌海即古葱嶺于闐二河所

匯水統注誤依舊開謂至此潛流下復發于積石者實則非也又云蒲昌海即百鹽澤今曰鄂普洛漠在土魯番城南東

三百餘里直安西西北一千餘里案地志二關屬漢龍勒縣一統志云龍勒故城在今安西州治西龍勒山在西南三百

里計安西州距土魯番以今新疆軍臺道里表核之當一千九百餘里蓋不止如徐氏云奪于字也

自車師前王廷壽昌案匈奴傳俱作王庭此作廷庭廷字古通用也

分曰為車師前後王及山北六國壽昌案此都護分之也後書云哀平間自相分割為五十五

國非也觀五十國皆屬都護惟五國不屬可證此番之分即三十六國分為五十餘國之漸匈奴分為十五單于而匈奴

遂衰西域分為五十五國而西域遂弱此亦祿建而小其力之義

吉為安遠侯徐補注云功臣表作安德侯誤壽昌案 殿監毛本表俱作

安遠穆侯歸吉無作安德者徐所引誤本漢書也

都護治烏壘城徐補注云今庫車城屬策特爾軍臺及其東車爾壘軍臺皆

烏壘城地壽昌案新疆軍臺道里表庫車至嘉峪關四千五

至元帝時復置戊己校尉

壽昌案戊己校尉元帝初元二年置此云復置者緣先本有校尉如副校尉屯田校尉之類惟戊己校尉是元帝時特設

故云復置也吳仁傑刊誤補遺說戊己數條徐氏補注徇引之引顏注一說云戊己校尉鎮安西域無常治處壽昌案車

師後城長國傳云其後置戊己校尉屯田居車師故地又云止置戊己校尉城是有常治所且置城也漢官儀曰戊己中

央鎮覆四方又開渠播種以為厭勝故稱戊己焉徐補注雖未引其語而亦以厭勝之言為近壽昌者匈奴傳云日上戊

己元帝之置戊己校尉原以制匈奴而護西域其特名曰戊己者用匈奴所上者以制之亦即厭勝之義也

是時匈奴東蒲類王茲力支將人眾千七百餘人降都護徐補注云茲力支不見功臣表蓋未侯壽昌案茲力支率眾

降豈有不侯者乎表中他匈奴降侯者可證特封侯不見功臣表者亦有殆旋封旋廢或卒不及表也如趙充國傳漢封

若零弟澤為帥眾王離留且種二人為侯陽離為言兵侯匈奴傳匈奴民惠除渠堂亡降漢言狀漢以為言兵鹿盧侯

烏孫國傳元始中漢封卑爰壹為歸義侯功臣表皆未之見即史表云御史大夫陽陵侯岑適而功臣恩澤兩侯表無之

鼠太子傳女尚平與侯嗣子而平與侯姓名表中俱無考也

婁羌國王號去胡來王

秦去胡來王名唐兜已見匈奴傳李光廷漢西域圖考云焜
羌當在陽關之西小宛之東今淪入瀚海瀚海今稱戈壁也
鄯善去陽關千六百里

傳云出陽關自近者始曰焜羌考焜羌傳云去陽關千八百
里此云千六百里則焜羌光近二百里當以鄯善為最近矣
賀子常坐漢法下羣室官刑

壽昌案文帝詔除宮刑此武帝征和年間而官刑且及于匈奴
奴之質子是除宮刑為虛言也

立尉屠耆為王更名其國為鄯善

案本傳云鄯善國本名樓蘭其國原置有都尉此其別名屠
耆者也昭帝元鳳四年傅介子斬樓蘭王嘗歸立屠耆為王
改國名鄯善此初製鄯字之始後漢書西域傳無樓蘭國名
班超傳亦然而班勇傳云勇至樓蘭以鄯善歸附水經注云
行武師將軍索勒將兵千入至樓蘭屯田又云召鄯善還茲
焉善云云是若又樓蘭附鄯善而別為一國者至隋立鄯善
郡唐置鄯州雖非故地而鄯善名尚存樓蘭二字遂不見史
傳中矣

為刻印章

徐補注曰衛宏漢舊儀匈奴單于黃金印交馳紐文曰章此
蓋寵異之比于單于壽昌案漢儀所說恐誤非兩漢制也匈奴
奴傳曰宣帝甘露三年賜呼韓邪單于黃金璽蓋綬又曰漢
賜單于印章璽不言說又無漢字諸王以下乃有漢印章白

王莽遣將椎璽後始改用印章又曰更始二年冬漢遣中郎
將等使匈奴授單于舊制璽綬後書和帝紀永元四年遣大
將軍耿种授北匈奴單于於除鞬璽綬則仍用璽不用印此
之印章特比之匈奴諸王非比單于也

且末國
唐辨機西域記作沮末計漢鄯善且末等國約在敦煌南今
和碩特左右旗地其遺址俱無可考矣

小宛精絕戎盧

案徐氏西域水道記云漢小宛諸國淹沒無蹤意淪入瀚海
如易勞落迦城之比矣段長基歷代沿革表云戎盧國在今
和蘭西之巴爾呼國克地

打獨國

後漢作拘獨唐書云于闐東三百里有建德力河河東有建
德力城亦曰拘獨城即盧蒲故城西域水道記云今河在城
東城郭遷移不足為異也西域圖考云在今和闐屬之克勒
崙雅城唐之建德力河亦名婁摩川也沿革表同水道記作
克勒底雅河

葉勒國

西域水道記西域圖考俱云淪入瀚海沿革表云在今和闐
西之蘇格爾地

于闐國

壽昌案後書作于冥水經河水篇云其一派出于開闐山

北流與茲嶺河合東注蒲昌海歸注云河水又東與于闐河合南源道于闐南山俗謂之仇摩窰自置北流運于闐國西又西北流注于河卽煙所謂北注茲嶺河也南河又東運于闐國北釋氏西域記曰河水東流三千里至于闐屈東北流者也今日和闐在葉爾羌東南七百里河曰和闐河傳云多玉石梁書西南夷傳有于闐玉河今俗猶仍玉河之名高居海使于闐記云河分爲三東曰白玉河西曰綠玉河又西曰烏玉河今東源曰玉隴哈什河產玉最良

皮山國

三國志作皮穴國後魏書作蒲山國今在葉爾羌所屬之皮什南地

烏秣國

北魏爲權于摩國及阿鈎羌國在今回部喀什噶爾葉爾羌之西南拔達克山拔一作八有城郭負山陸其王曰汗西夜國王號子合王治呼健谷

壽昌案後書云西夜一名漂沙子合國居呼健谷化健不作健并云漢書中誤云西夜子合是一國今各自爲王案本書云西夜與胡異其種類羌氏行國隨畜逐水草往來故但云西夜國王號未書戶口兵數觀後書漂沙國之名益證其爲

行國無治所矣本書又云而子合土地出玉石是明指呼健谷爲子合專治所紀戶口兵數亦屬之子合矣兩國雖共疆一實一行國一土著並並未誤爲一國也徐補注雖爲本書中

一實一行國一土著並並未誤爲一國也徐補注雖爲本書中

證而云漢書西夜國王號子下有戶口兵數及四至之文傳本奪爛因以號子與子合牽連爲一范氏之論爲不察矣後魏書云其王號子是號子者其王之稱壽昌竊謂范蔚宗去漢較今爲近未必班書奪爛至此抑豈無善本可校而輕議前人不遇偶讀未審遂發此論耳又考本書各國俱未稱王名何獨西夜有號子之稱案魏書原云悉居半國故西夜國也一名子合其王號子治呼健是西夜子合已併一國號子或當魏時其國王之名魏去漢已數百年何得引此作孤證也計西夜子合約在今葉爾羌屬之庫克雅爾地

蒲犁國王治蒲犁國

壽昌案下國字誤水經注作治蒲犁谷是也後書作德若國今在葉爾羌屬之塞爾勒克地

依耐國王治

王念孫曰上文皆言某國王治某城此不言者闕文也壽昌案水經注皆書某國治某所此獨無之疑漢書本如此非闕也國在今葉爾羌屬之英噶薩爾地

無雷國王治盧城

王念孫曰隸書盧字作盧其上半與雷相似故雷謄作盧又脫無字耳御覽引此正作無雷城壽昌案水經河水注云一水東流運無雷國北治盧城與此書合與其遺就其說以從御覽何如運水經注之爲愈也國在今葉爾羌屬之阿喇楚勒地

雜兜國王治

王念孫亦謂不言治某城為闕文壽昌案水經注亦未書承
漢書之舊也國在今拔達克山西二千餘里之布哈爾地

屬賓國王治循鮮城

隋為博國唐仍名闕賓又曰迦溼彌羅國循鮮亦作循鮮唐
高宗顯慶三年封其王揭揭支為脩鮮王龍朔二年授其王
為脩鮮都督謙安西都護摩近世為阿富汗地一作愛烏罕
在拔達克山布哈爾之西南

以金銀為錢文為騎馬幕為人面

壽昌案食貨志云又造銀錫白金以為天用莫如龍地用莫
如馬人用莫如龜故白金三品是漢朝亦鑄金如馬形但非
錢尤非幕文耳又案新唐書南蠻傳騎古朱波世以金銀為
錢形如半月號登伽佗亦曰足彈陀三朝國史闕要國幕銀
葉為錢今俗用洋錢多鑄其國王面下安息國云銀為錢文
獨為王面幕為夫人面今洋錢有女面亦其國夫人也
赤土身熱之版

案今適洋者必過紅海云土皆赤色其令人身熱無色頭痛
嘔吐亦如此云也秋末隆冬春初始可行石則難其地實上
直赤道也

臨嶺不測之深

顏注嶺深險之貌則不得復云深也蓋深本淵字唐人避
淵諱改之觀後魏書下臨不測之淵作淵字可證

二千餘里乃到懸度

壽昌案水經河水注云闕賓之境有蓋石之隘道狹尺餘行
者騎步相持絕橋相引二十許里方到懸度此作二千餘里
恐乖事實從水經注作二十許里為正

烏弋山離國

案此亦不言其治所也陳湯傳作山離烏弋本傳內開作烏
弋無山離皆隨筆非有異也

安息長者傳聞條支有弱水西王母亦未嘗見也自條支乘水
西行可百餘日近日所入云

壽昌案後書西域傳大秦國或云其國西有弱水流沙近西
王母所居處殘於日所入也漢書云從條支西行二百餘日
近日所入則與今書異矣據此則條支下奪乘水二字可百
餘日可字當是二字也此屬烏弋山離國後漢屬大秦國本
書無大秦後書無烏弋山離考大秦國本名犁健即此書之
犁軒而犁軒附見此傳中並未稱國至後漢則并烏弋山離
而行之改名大秦矣軒音鉅連反與韃同音張騫傳作犂軒
俗重妄殺

後書天竺國僧浮圖道不殺伐梁武以麪為犧牲皆遵此教
也後世遂演為放生之說

安息國王治番兜城

案後書作治和積城後魏書作都尉搜城番兜和積亦一音
之轉也蓋皆譯出之音無定字也後與烏弋山離併為波斯

國今分爲十二部

書革旁行爲書記

顏注曰今西方胡國及南方林邑之徒書皆橫行不直下也壽昌案書革史記作書革者是時尙無紙既用革則以刀畫之較便此書字因下書記而誤也今西洋人書尙橫行不直下如顏說

大月氏國王治監氏城

毛本無王字後書作監氏水經注作監氏與此同今布哈爾之南實分據東布魯特愛烏罕之地云

土地風氣物類所有

徐補注云通考引異物志曰月氏國有羊尾重者十斤割之供養尊生如故壽昌案金樓子引此作月氏牛不作羊名曰日及

故疆輕匈奴

顏注曰自恃其疆盛而輕易匈奴也徐補注曰通考引作故特疆案顏注恃與輕對舉是舊本有恃字壽昌案故疆屬上讀恃字是顏注添出通考亦本之顏注耳

康居國

魏書云名者古國又云康國亦康居之後今在哈薩克部即傳云王冬治樂越匿地也匿後書作屬今在哈薩克部即傳云康居有小王五之地

不屬都護

壽昌案不屬都護者五國葱嶺西北則康居葱嶺西則大月氏葱嶺西南則屬賓烏弋山離安息也

都護郭舜敷上言

壽昌案郭舜表傳皆不見惟段會宗傳贊有郭舜以廉平著一語此始著其官都護上言宜絕康居遣子貢獻一事徐補注云舜爲都護當在永始中

有五翎侯五曰高附翎侯治高附城

壽昌案五翎侯內後書有都密無高附後書又云高附國在大月氏西南亦大國也並云漢書以爲五翎侯數非其實也大宛國

今回部喀什噶爾之西北霍罕安集延兩部皆其地也

故匈奴持單于一信到國

徐補注曰信如外國之傳箭壽昌案信即古之符也平帝紀漢律諸乘傳者持尺五轉信司馬相如傳故遣信使曉諭百姓或以繒帛書分持之或用木爲之

桃槐國

唐書地理志有桃槐州注以阿臘城置隸月支都督府

休循國王治烏飛國

壽昌案三國概休循國脩循字通也下國字疑亦谷字之誤唐書地理志有烏飛州都督隸安西都護府今西布魯特之地

捐毒國王治衍敦谷

亦分今西布魯特地與休循俱在喀什噶爾之西北

莎車國
疏勒國
今喀什噶爾英吉沙兩部地

尉頭國
後書疏勒傳云東北經尉頭計在今阿克蘇烏什二城地也

亦分今西布魯特地與休循俱在喀什噶爾之西北

漢書注校補卷五十四

長沙周壽昌撰

酉城傳第六十六下

烏孫國

壽昌案烏孫今伊犁及城東庫爾喀喇烏蘇路今迪化州屬

之綏來縣皆其地也其始曰伊列後曰伊麗見唐書曰亦列耶

楚材而游錄曰益離金烏古孫皆一音之轉也烏孫為西域一大

國漢分為大小昆彌益受勞累至王莽時未已後漢明帝永

平十七年戊己校尉耿秉移檄烏孫章帝建初八年遣李昆

護烏孫使云云自後不見於史迨元魏時為蠕蠕侵而西徙

其故國旋為鐵勒所據而亡

多雨寒山多松檠

徐補注曰倚山故多雨雪而寒壽昌案傳云多雨寒補注添

一雪字者考匈奴傳本始三年單于自將兵擊烏孫欲還會

天下大雨雪一日深丈餘人民畜產凍死還者不能什一檠

說文松心木段氏以為有聲徐氏謂段說誤壽昌案洪亮吉

雜錄云萬松塘在天山下即諸巴里坤要道也細驗之實非

松乃松心木耳說文玉篇皆云檠松心木高誘淮南王書注

檠讀如姓檠氏之檠案左傳莊元年楚武王卒於檠木之下

即此木又攷竟陵縣武來山一名檠木山樂史稱鄧國志云

楚武王即卒此山洪又云曾在萬松塘一樹土人尚呼為檠

木也音讀者闕

南與城評之國想按

徐補注謂王念孫曰相字後人所加此傳凡言某國與某國

接者接上皆無相字此亦當然然紀通典並作南與城郭諸

國接無相字壽昌疑此一有無進書隨筆無定例也即

如傳中有書接字在上者且未國北接尉犁有每句書接者

于國南與尉犁接北與姑墨接皆是不能疑有異同也

且其見爲如單三禮

壽昌案時單于尚未臣服於漢書故上言招烏孫妻以公主

與爲昆弟以制匈奴也

岑陔代立岑陔君官號也

入漢迎取少主

壽昌案此亦楚王戊之孫其姊解憂爲公主先嫁烏孫故相

大稱少主也

舍上林中學烏孫語

因前正都王女細君語言不通悲怨作詩故也

泥摩代爲昆彌號狂王

徐補注曰蓋以不與主和噫曰狂壽昌案此從後號之也下

云暴疾失服又云爲烏孫所患苦明不止不與主和一事

其子細沈波

須注瘦音瘦壽昌案下解肥王翁歸靡則肥瘦當如中國音
訓何爲音瘦也

係誤

徐補注引通鑑注係瑣即今策案也壽昌案是係之以案西

加鎖也係即易係用微釋之係

都還坐知狂王當謀見便不駭下獄至

壽昌案都季部也比在宣帝朝而宮刑尚未除如此

豈徒若案行表穿卑鞋矣并以面

而宋祁云當作西通鑑注謝時立表穿染於卑鞋矣并以西

今汲古本作以西

元貴靡子星靡代爲大昆彌

顏注云言其尙幼少壽昌案弱有未壯一詞如禮二十曰弱

左仍叔之子弱也之類非謂幼少也而書洪範六曰弱傳弱

能劣鄭注云愚情不毅曰弱此傳下云星靡怯弱則非但幼

少也下又云大昆彌雖粟靡健是以健與弱對舉尤非幼少

可知且考段會宗爲都護時嘗竟靈元年時星靡死子雌栗

靡代立星靡父元貴靡死壽昌二年星靡立後二十年而

死已有子代立且健矣則代爲大昆彌時必非幼少也顏注

疑誤

姑墨國北與烏孫接

徐補注曰姑墨之北山皆烏孫地蓋今奇城北也壽昌案姑

墨舊書作姑默水經注云北河指也又東通姑墨國南姑墨
川水注之水導姑墨而北赤沙山也東南流也姑墨國西
此唐之樓換河今之阿爾巴特河唐書地理志云姑墨南臨

渾河卽今阿克蘇河之下流也名渾巴什河拜城今屬葉爾

羌

溫宿國

壽昌水經注云北河逕溫宿國南於此枝河右入北河枝

河卽今阿克蘇河也本傳云東道加墨二百七十里後遂爲

姑墨所并

龜茲國王治延城

壽昌案地志上郡有龜茲縣水經注謂因處龜茲降胡著種

非其國地也龜茲國在今庫車及其西南賽喇木烏什一帶

地延城在今渭于河北岸水經注云北河東逕龜茲國南又

東左合龜茲川水今渭于河卽龜茲西川

烏壘

徐補注云水經注云治烏壘城今傳文奪之壽昌案徐以水

經注爲誤證也案傳上特云都護治烏壘城明云此城爲都

護專治其國王附居城內故此傳又云與都護同治也觀每

國傳皆云玉都護治所若干里龜茲國傳又申明之云東至

都護治所烏壘城三百五十里直以都護作準的諸國特爲

地望無有他屬故於烏壘下不書王亦不言治所也又考後

書西域傳莎車國王賢分屬茲爲烏壘國徒嬌塞王明證爲

烏壘王此建武二十二年也今書未詳烏壘立國始末似西

漢專取爲都護治所至東漢始立國故本傳無國王兩字傳

中戶口勝兵城都尉譯長各一人或班氏追書之也唐置烏

墨州屬集難郡督府今策特爾地爲哈喇沙爾之屬境

渠率西有河

壽昌案水經注云其水水又屈而南逕渠率國西故史記

曰西有大河卽斯水也又東南流逕渠率國治渠率城西北

去烏壘三百三十里漢武帝通西域屯渠率城卽此處也南

與精絕接東北與尉犁接此書亦無治渠率城四字徐氏不

云傳文奪也而與精絕接上亦無東南與且末五字知鄭注

引漢書自有剛節也唐置渠率都督府今哈喇沙爾所屬之

額爾句河北岸地下之捷枝亦其所分國也

事有便宜因驗置以問

壽昌案其敬傳臣顯見上言便宜魏相傳好觀漢故事及便

宜章奏唐書刑法志有言密事者馳驛奏之

輪臺西於車師千餘里

壽昌案輪臺一作命頭唐置輪臺縣又有輪臺州都督俱該

北庭都護府今哈喇沙爾所屬之玉古爾地在通化州東七

十里車師今闐風一帶地

尉犁

後漢率作渠水經注教亮之水自西海逕尉犁國今哈喇沙

爾所屬之哈喇噶阿瑪地也

危須

水經注教亮之浦俱東南流逕出危須之東尊于危須國西

西去焉耆百里又東南流注于敦薨之藪以流所積渾水斯

漲溢流爲海今哈喇沙爾所屬察罕通格地

焉耆國王治員渠城

壽昌案後書作治南河城後漢紀作河南城而後魏書太武
太平真君七年萬度歸討焉耆入其界進軍向員渠是尙名
員渠也焉耆屬回回之準噶爾今哈喇沙爾地有海都河河
廣三里俗以其廣呼曰通天河又東流爲大澤曰博斯騰淖
爾水經注曰焉耆之北敦薨之山山海經云敦薨之水出焉
而西流注于勃澤出于崑崙之東北隔寶惟河源者也二源
俱尊西源東流又云城居四水之中益海都河所經甚遠關
也唐上元初設焉耆都督府開元中以焉耆備四鎮此後詔
命不至自稱葉護不名焉耆而名回鶻矣

烏倉營離國

齊昌案上傳云都護分車師後王之西爲烏倉營離地以處
匈奴降王玆力支是其國爲都護所分置並初立此地名也
蓋初本庫婁國地爲車師所得漢復取之於車師分置此國
也戶僅四十幾不成國今迪化州屬之阜康縣地三國志注
引魏略作烏倉國

卑陸國王治天山山東乾當國

劉奉世謂下國字當作谷國與谷音近也天山顏注謂即祁
連山蒙古語謂天爲騰格里西域稱汗騰格里山即天山在
庫車北徐補注引後書實固傳注及唐地理志皆辨其非謂
在庫車北者非是且謂山不甚峻不足當天山之目以今哈

喇沙爾城北之博羅圖山爲天山北至博克達山以東皆是

故匈奴傳特標出隴西通焉耆山明其爲大山也壽昌案徐
氏說雖辨而祁連名既古卽汗騰格里語亦久恐未能奪之
又考各圖志及洪氏天山客語等書云由西北各地遷迤至
蘭州城高出六百里又由蘭州出關至天山山下更高出六百
里是平地已高一千二百里仰望山頂積雪不化鳥飛至半
空而墜近日西征將士皆云四面皆以此山爲主名無有峻
於此者徐氏僅遠過其有未能細審也徐又引水經注云焉
耆東北隔大山與車師接大或爲天宇之譌考後書焉耆國
傳云其國四面皆大山則水經注大字恐非譌也山屬焉耆
而卑陸依山爲治故列於卑陸國國在今關展所屬之偃尼
木地

卑陸後國

徐補注云後書無後國或已并之壽昌案後書亦并無前車
陸國也徐注誤後國在今關展屬之汗和羅地

郁立師國

後書作郁立國今關展屬之蘇巴什地

單桓國

今迪化州屬之阜康縣地東接郁立師北接匈奴其國小又
爲漢分置烏倉營離地後漢時遠見滅於車師矣

蒲類國

唐設蒲類縣卽今古城入巴里坤路其後國則迪化州屬之

昌古縣地也

西且彌國東且彌國

今關展屬之汗和羅地

劫國王治天山東

是亦依天山為治也漢紀俱以為小國通典云在葱嶺東南

又云去長安萬二千里有戶數萬與本傳不合今關展屬之

布拉里克地

狐胡國王治車師柳谷

徐補注謂唐地理志交河縣北入谷百三十里經柳谷即其

地李光庭云此別一柳谷非狐胡國地引唐書貞觀十四年

侯君集伐高昌自磧口進至柳谷又進至田地城田地城即

高昌壁則柳谷在東也壽昌案狐胡在今關展及所屬之魯

克察克地晉書置高昌郡隋仍為高昌國漢之柳中即魯克

察克為戊己校尉所居柳谷其舊名則李所證是也王念孫

曰狐胡御覽作狐胡當從之壽昌謂僅據御覽一說似不如

從本書足據也

山國王

壽昌案三國志注魏略作山王國

車師前國王治交河城

壽昌案下云地節二年鄭吉司馬熹發兵共擊車師攻交河

城破之即今土魯番雅兒城也唐書云王都高昌其交河城

前王庭也唐地理志云西州交河郡中都督府貞觀十四年

平高昌以其地置益車師後改名高昌隋煬帝時其國王麴

伯雅入朝尙拜為車師太守是也唐貞觀時遣侯君集滅之

置郡歸西州屬有交河縣今關展及以西之魯克察克哈喇

和卓招哈和屯勒木丕皆其地也

車師後國王治務塗谷

今昌吉縣西北謂曰呼圖壁務塗谷與呼圖壁一音之轉

猶樓蘭之呼牢蘭海矣又案車師後庭以西與匈奴烏孫接

界者今名烏魯木齊實前後車陸東西且離烏魯訶離劫國

等國地也

車師都尉國

徐補注曰此蓋漢置都尉監車師壽昌案地介車師前後

國中與西域各國接壤既難置郡又未置屬國都尉故仍以

國稱之益信烏壘城為都護專治也今關展之雅圖庫也

車師後城長國

壽昌案稱長是屬車師未列為王也匈奴傳狐蘭支與匈奴

共入寇擊車師殺後成長可證成即城今關展城西四百十

三里之連木齊木地舊呼勒木津者也

求車師王烏孫貴將詣關賜第與妻子居

顏注曰烏孫遺其將之貴者入漢朝徐補注引劉敞曰漢求

車師王耳烏孫貴將反詣關又賜第與妻子居非理也案鄭

吉傳送車師王妻子詣長安今漢復責烏孫求車師王故賜

車師王第使與妻子居耳文當云烏孫遣其貴人將詣賜第

氏大斯曰烏貴者車師王之名是時車師已別立王故稱其
前王名以別之當以求車師王烏貴六字爲句將諸關三字
爲句固上文烏孫相涉誤衍一孫字顏劉不能校正曲爲之

說非也壽昌案此亦如上傳相護治烏壘城宋監本作烏壘

孫城衍一孫字也考通鑑云元康四年車師王烏貴之走烏

孫也烏孫留不遣漢遣使責烏孫烏孫送烏貴詣關是地鑑

已證此誤刪去孫字矣顏劉並誤錢氏駁正良是第未檢通

鑑耳

待西域惡都奴界上逢受

壽昌案後書西域傳云單于怒徙蒲類人六千餘口內之匈

奴右部阿羆地因號曰阿惡國南去車師後部馬行九十餘

日匈奴傳服虔注惡都奴西域之谷名蓋師阿惡地也

聖上遠對古金

壽昌案聖上稱光武也與毓文志稱武帝同通考引作聖人

漢書注校補卷五十五
外戚傳第六十七上

長沙周壽昌撰

復殺高祖子趙幽王友共王恢及燕靈王建

何煒校本云無靈字作建子多一子字宋小字本同壽昌案

本壽誤何校是也考呂后本紀七年秋九月燕王薨表傳同

是建未爲呂后殺也惟傳云王薨有美人子太后使人殺之

縱校是宜作建子也

呂太后欲爲重親

重親案張后爲帝姊之女以配帝故云重親古者納女於天

子必曰姑姊妹若而人諸侯亦然漢制近古不論舅甥也左

傳秦伯納女五人於晉文公五女皆晉文之甥也

取後宮美人子名之

後宮美人惠帝之美入其子卽惠帝之子名之者張后賜爲

有身名此子爲所生也文帝入承大統張后似無甚罪而必

廢之者殆亦以此惟此事罪起呂后文帝難於顯言故但廢

張后處於北宮無明詔也不比趙后飛燕之廢可直斥其殘

滅繼嗣也

大子立爲帝四年適自知非皇后子

壽昌案自知非皇后子其不云非帝子可知上呂后傳云乃立

孝惠後宮子爲帝亦明言爲惠帝子也

適自知非皇后子出言曰

壽昌案出言猶發言也 殿本改正子字作所則從出字斷
句凌木云一本作子字益宋本如是故毛本從之

太后安能殺吾母而名我

名即皇后名爲所生之名非名字之名也然立爲帝已四年
而尙未傳何名可見當時之亂而記載之疏也

我壯卽爲所爲

顏注曰爲其所爲謂所生之母也並首于僞反壽昌案顏注
不題首九誤卽爲所爲言爲太后之所爲太后殺其生母伊
壯亦殺太后也爲當讀如木音嗣通傳爭欲爲陛下所爲語
意頗此

更立恆山王宏爲皇帝而曰呂氏女爲皇后

壽昌案宏非孝惠子爲呂氏子已明見高后紀五行志呂后
特以呂氏女配之非不避同姓之嫌正以揜其僞也

秦時與故魏王宗女魏姬通

壽昌案女而稱姬或姬亦當時女之通稱也衛青傳父鄭季
與主家僮壽姬通景姬尙爲僮也史頁娣傳頁娣母爲王姬
末年旨稱曰王姬知姬與姬別也

坐河南成泉靈臺

史記作坐河南宮成泉臺

封弟昭爲朝侯

案薄昭以文帝十年坐殺護使者自殺

會稽郡故園邑三百家

致園邑致卽置下書樓陽亦置案文夫人園律在園字下
文也

用呂氏不合葬長陵

壽昌案呂后之葬本紀不載史記集解皇甫謐曰合葬長陵
皇覽曰高帝呂后山各一所今據此言則合葬爲信史氏特
補此筆也

孝文賢皇后

初學記四引世王傳曰齊氏少小頭禿不爲家人所齒遇七
月七日夜人皆看織女獨不許后出有光照室爲后之瑞

賈皇后親養卒長觀津

世堂書鈔引三輔法錄云賈后父名倚邈秦亂身釣華關而
卒后登尊號遣使者至父墓所築起大墳

自卜數日當爲侯

劉敞曰日當作曰壽昌案劉說是也賈廣國之宅長安得見
賈后當在文帝初而廣國之封章武侯實在景帝朝安所云
數日也卜數二字詳見五后傳傳云使卜數者相政君師古
注曰數計也若言今之祿命書也

賈太后好黃帝老子言

太后時已失明矣能好黃老言且禁人讀儒書

金氏怒不肯與決

壽昌案言誓諸金氏金氏怒而不肯也與決決別也蘇武傳
與武決去意注決別也又因與武決注同賈后傳妙去我西

時與我決傳舍中元后傳共辭王去上與相對泣而決
大行奏事

案百官表典客景帝中六年更名大行令將行為皇后卿同

時史名大長秋此廢太子榮為臨江王是景帝七年事並無

大行一官且大行應有令字此亦無之疑是將行奏事將字

為作大也

子以母貴母以子貴

二語本春秋公羊傳語時朝廷用春秋公羊傳決事故大行

引之

初皇太后徵時所謂金王孫

壽昌案皇太后王姓初嫁於金故稱金云王孫者其母臧兒

故臧茶女紫曾封燕王因謂之王孫也

本女俗在民間

顏注言隨流俗而在閭巷壽昌案顏注謬甚倫是王太后女

名即後封修成君者也

男號修成子仲

後為長安令義縱所捕案者即此人

幾死者數焉

幾死者言幾致之死也

軒中得幸

師古訓軒為軒車壽昌謂非也帝時幸王家豈無一室可尚

衣而至於車中且幸女子耶案本書史丹傳天子自臨軒

史學叢書初集

漢書注校補卷五十五

注軒檻欄板也凡殿堂前楹特起曲椽無中梁者天子不御
正座而御平臺曰臨軒左思魏都賦馬軒中天注馬軒長廊
有窗而周迴者此軒中主第旁室中也

婦人貌不修飾不見君父

禮記婦人不飾不敢見舅姑六人語本此壽昌案夫人貴亦

鑿於衛后臣妾之事

方士齊人少翁言能致其神

案史記封禪書云有所幸王夫人夫人卒少翁以方益夜

致王夫人是即前所云趙之王夫人非李夫人也考王與李

皆早卒而王敘在李前視李夫人先卒可知李夫人有子為

昌邑哀王其封以天漢四年少翁之誅在元符四年距王封

時已二十三年王封十一年而薨臨之曰哀計其年必不永

即以二十歲分封當少翁死時王尚未生即李夫人何以死

也通鑑據史記作王夫人注曰齊王閔之母亦明班史有誤

也又案鈞七傳龍姬王夫人男齊懷王是胡注所本或有以

少翁作李少君者尤誤少君誅死更在少翁十數年前王翁

之而漢年紀以漢書作李夫人固非即史記作王夫人亦誤

其考異云少翁之死在元符四年而褚先生補云元符六年

帝欲王諸子時齊王閔母王夫人病帝自臨問之曰子當王

安所置之王夫人曰願君雖賜帝曰先帝以來無王繼陽者

關東之國莫勝於齊乃立閔為齊王是元符之六年王夫人

尚無恙而少翁之死已二年矣豈得云致鬼如王夫人之貌

乎故於年紀錄其姓云上有所幸夫人云云壽昌案王氏考核詳辨以爲夫人無姓庶不無稽然武帝分封三子皆在元狩六年齊王闈封時不必其母猶存封齊之語或先有成約後踐其言未可定也褚先生補傳紀年每有與事不相應者卽匈奴傳未載李貳師年事皆舛諸家皆駁正之他可類推史公當武帝朝此當不舛似宜從史記作王夫人爲是亦不必云無姓也

先見其父坐法官刑爲中黃門

壽昌案坐官刑而後得追封順成侯與張賀同恩澤侯表不入豈以趙氏無在位者耶

長主內馬陽氏女

壽昌案淮南王舅趙兼封周陽侯侯廢遂氏周陽也

遂立爲皇后年甫六歲

案后上官安女也時昭帝亦僅十二歲是皇后亦可待年矣

出對賓客言與我婿飲

漢時呼女夫爲婿本書始見此古但稱爲媿也始見孟子案爾雅妻之父爲外舅末又云謂我舅者吾謂之媿也又云女子之夫爲婿注引方言云東齊之間婿謂之倩郭注言可借

倩也今俗呼女婿爲卒便是也壽昌案倩卒便殆魯語語

今若呼之或以入文直不成語古稱甥亦疑與姊姪之子混

不如呼婿爲簡別據此知漢以來自呼其女夫如此稱矣

安辭則裸行內

內亦房也安雖放恣若裸行於外必被奏劾光之持正亦不能容也故准裸行房中與其後母及家人亂也

及父諸良人亂

壽昌案漢內官制良人視八百石爵比左庶長桀安父子封侯其姬妾亦得稱良人矣又案趙充國傳充國孫欽尙敬武公太子亡子主欽良人曾詳有身是主家妾可稱良人侯家亦得稱之也

皆爲窮袴多其帶

注張茂曰窮袴有前後當案當卽玉厄無當之當後乃作襠字也袴作袴古今字也禮內則衣不帛襦袴論衡趙武藏於袴中急就篇注袴腰衣也卽袴也

姬言名安人

壽昌案姬言以下至皆大太子家皆任宣所錄考問之辭若今之獻狀口供也

廣望節侯子劉仲卿宅

案廣望節侯名忠中山靖王子也長子中嗣侯仲卿或其次子耳

追賜諡曰思成侯

宣帝追諡其曾祖母爲思皇后復以思諡其外祖父母也又不

昌侯王無故樂昌侯王武皆思成侯子皆入表中獨無思成侯王迺始名或以係追封者也

誤取宅制案已被其馬發覺吏劫從行而盜當死有詔獄下

壽昌案誤取一鞶耳以盜竊以死論卒下覆室漢法治盜之嚴如此案高祖立法三章曰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此應抵罪而亦以死論幾與殺人無別矣

廣漢部索其殿中虛有索長數尺可以縛人者數千枚滿一篋緘封廣漢索不得它吏往得之

壽昌案廣漢時官宦者丞部署繩索之用猶管領也故下言有索長數尺又云廣漢索不得此正論求繩索事何得闖入搜索人之索字也廣漢索不得正言廣漢所部索不得也時取索以縛桀故它吏往得之可以為功何得云用為桀之反具桀反何取於索耶顏注全誤

顯因為成君衣補

顏注謂縫作嫁時衣被案衣補為嫁衣亦漢時語汪本作衣被是從顏注誤改也試思靈顯家何等侈汰僅為女衣被亦尋常極小事何足述耶

上亦寵之頗房燕

顏注顏與專同壽昌案說文無專字元后傳無所顯大臣顯政皆是而五行志下亦出侯專封之專字矣燕禮記宋音燕女嬭志注燕安也王肅云燕歡悅也

外戚傳第六十七下

家凡十侯

顏注謂淳于長其一也壽昌案家者專指王家言不能連其

威屬也陽平侯禁禁子鳳父子嬖侯當為兩人若必論將莽之篡逆亦不得列十侯內矣

曰特進侯就朝位
案此即後書續志所謂特侯也後書鄧禹傳注引漢官儀曰諸侯功德優盛朝廷所敬者位特進在三公下

陛下見其在椒房終不肯給妾織微內邪若不私府小取將何所仰乎

顏氏從織微斷句而以內邪屬下讀壽昌案下以邪字梗於中語氣終不順細釋許后此疏通篇多以虛字頓宕生姿迥或婉擊當以終不肯給妾織微內邪為句織微內即上新云織微之聞也後又云竟靈前於今世而比之豈可邪亦用邪字調尤可證也

許氏自知為鳳所不佑又祝謹後宮有身者王美人及鳳等壽昌案許后此事在鴻嘉三年后即於此年廢見成帝本紀及班婕妤傳考百官表王鳳死於陽朔三年至此已死四年矣何與鳳事

我能白東宮

趙后之立實得長力時長主往來通語東宮故許后信之

蛾而大幸

蛾俄古字通古人於音同即通用不說字義也本書多有之

自鴻嘉後上稍隆於內寵

案谷永疏有云建始河平之間許班之貴傾動前朝許謂許

廢后狀則健仔也時尙未遘陽朔至鴻嘉許班皆失寵矣
何性命之淑靈

何首荷去聲

豈妾人之殃咎兮

妾人猶詩云我也

中庭萋兮綠草生

顏注萋萋青草貌也而本文實作萋兮明注多一萋字

仰視兮雲屋

卽用史記帝堯紀望之如雲之意

屬陽阿主家

注師古曰陽阿平原之縣也今俗書阿字作河又或爲河陽

皆後人所妄改耳壽昌案地理志陽阿縣屬上黨平原郡有

阿陽無陽阿五行志作河陽主荀紀亦作河陽考河陽屬河

內郡此恐河誤作阿又倒書作陽阿宜從志與荀紀爲是師

古謂後人妄改又以平原之阿陽當之皆誤之誤者也

欲起因失衣不能言

因失衣案失猶失音之失言不能衣也

封御史中丞印

壽昌案據此御史中丞印當藏殿中與御史大夫別一印也

上云持詔記是天子手詔故用印封若通行詔書當用璽也

漢凡定善令卽制詔御史此益可證

赫麗言

據此西漢時已有紙可作書矣赫狀其色赤麗狀其式小五
康說未爲非也

偉能卽宮

曹宮字偉能也

數召入飾室中若舍

言入飾室或甲舍也下始云留數月或半歲此祇言召入之

地注訓或營入或留止誤會本句意且與下兩語背觸飾室

卽下置飾室簾南之飾室舍如增成舍甲舍丙舍之類

燕燕尾涎涎

涎涎玉篇涎字注徒見切涎涎好貌廣韻涎涎美好貌類篇

集韻俱同與口液之涎迥別今各本漢書改涎涎作涎涎楊

毛本大字與小注俱作涎

乃更號曰昭儀

漢至元帝始置此號位視丞相爵比諸侯王

易祖師丁將軍之元孫

祖師二字亦異稱丁寬爲梁孝王將軍距吳楚故稱將軍

數禱祠解

壽昌案前注師古曰下云禱祠解舍是也據注本文解字下

脫去一舍字又本注師古曰解音懈非也此解字訓作解釋

言數禱祠以求解其病解舍或祀神解病之舍如辛舍之類

迎皇后於安漢宮第宮

壽昌案以第宮連稱於文不辭師古謂因莽稱第以皇后在

更呼爲宮此尤非義皇后在莽第不能遂以莽第爲宮若莽之冒上無等卽自稱宮殿有何忌顧而必以皇后爲重也且漢時宮殿亦無甚分別如張延壽傳稱宮中皆奔走伏匿宮樂府游微莽所居也黃霸傳先上殿殿丞相所坐屋也案此明云迎皇后於安漢公第第字絕句宮者馬宮也上云遣大司徒宮大司空豐光祿大夫歆此以宮豐歆連下讀無疑孫建世子祿飾

案祿說文云飾也急就篇祿飾刻畫無等雙類篇未笄冠者之首飾也壽昌謂此亦漢時語也類篇說尤近

元后傳第六十八

孝元皇后王莽之姑也

壽昌案後書張衡傳永平中爲侍中上疏以爲王莽本傳但應載築事而已至於編年月紀災祥宜爲元后本紀班氏立元后傳於諸后妃後則當時未用其議也蓋元后殂於莽建國五年越十一年莽乃滅若不於莽傳案年紀事則十數年國統虛懸事無所屬矣元后此傳不先敘先世而大書特書曰王莽之姑明乎莽之醜后實成之也

其自本曰

自本莽自造之本系也上云莽自謂黃帝之後亦與自本同封建孫安爲濟北王

壽昌案濟北國爲和帝永元二年分泰山置西漢實無此地各項籍傳云羽方渡河救趙安下濟北數城引兵降羽立安

爲濟北王劉昭謂濟北前漢之舊國不絕亦據項羽封安事言之而地理志泰山卒未有也

是時政君坐近太子
壽昌案時元帝爲太子朝皇后政君卽元后名方爲後宮家人子乃能於皇后太子前有坐耶坐字疑立字誤

以參爲侍中

此太后母再嫁苟賓生子苟參也參爲侍中水衡都尉死其子復復爲侍中陳湯傳所云參妻欲爲佞求封以金賂湯求爲奏者也

輔政出入七年

壽昌案杜欽傳欽說鳳曰將軍深悼輔政十年變異不已考鳳自竟寧元年輔政至陽朔初已十年又二年始薨此當陽朔元年奏則七字爲誤也

是日詔尙書奏文帝時誅將軍博昭故事

事詳文帝十年本紀注尚榷等皆成帝母舅昭故文帝母舅也此猶今決大獄定讞必檢成案也

山陵未成公聘取故掖庭女樂五官殷嚴王飛君等置酒歌舞又亦聘取故掖庭貴人呂爲妻

壽昌案外戚傳五官視三百石所掌亦猶外之五官貴人則僮仔以下通稱此在掖庭皆有位號非家人子可比相等同

聘取言公然聘取爲妻無顧忌也於是冠軍張永

案冠軍應是王莽所置官名

與何治而壞之

顏注與音曰預是也言干預何理而毀壞之也荀子修身篇少而理曰治顏解睡

立少子丹為中山太守

壽昌考中山自元帝永元二年復為國平帝時太皇太后立桃鄉侯為中山王奉孝王後立之封紅陽在成帝河平二年平帝元始四年子柱嗣侯時中山國未廢不能有太守此或

是王莽時然莽已易中山曰常山易太守為卒正連率大尹之名亦不得稱中山太守矣

封丹子泓為武桓侯至今

壽昌考王立封紅陽為南陽屬縣故得與光武相結表云建武元年泓以父丹為將軍戰死在與上有舊侯與此傳同而

後書光武紀未載王丹事宋熊方後漢書補表我朝錢大昭重補表亦未入王丹及丹子泓事武桓考前後地志無此

縣或即紅陽之鄉耶至今者班氏時泓猶在也則武桓非諡

可知

王莽傳第六十九上

家凡九侯

壽昌案外戚傳云家凡十侯此云九侯益知陷于長之不能

與也

及莽徵去欲見休休稱疾不見

案孔休真可謂義士而先見趙莽尤不可及惜史氏未立傳

孫建為爪牙

傅介子等傳贊云孫建以威重顯即此孫建也又之文傳王莽素善強弩將軍孫建建藍酒中叔莽性果賊無所容忍然重建竟不問建仕莽至立國將軍成新公莽欲以其女平帝

后改稱黃帝室主者嫁建之子其寵任可知

君以選故

通用

所舉茂材異等

壽昌案此又譚秀為茂與賈誼傳作秀才者異蓋傳寫不曰

也

合之下詔曰

案莽此時直可合太后矣

液廷朕未充

壽昌案液作沲古字多借通也

信鄉侯休上言

顏注云表封新鄉侯此作信鄉侯古者新信同音故耳壽昌

案顏說非也莽偽建國四年下書改十一公號以新為心後

又以心為信此休媚莽自改其國名也漢宗室之上書媚莽

者以休倡首京陵侯劉慶繼之劉嘉又繼之嘉為莽封師禮

侯又繼之者為廣饒侯劉京

納於大麓

大麓卽以大錄萬機之政爲訓無庸引山麓一說概下其詳

文屢引大麓二字可證

其事雖醜要不可遂

其事雖醜案醜類也同也孟子地醜得齊易漸卦夫征不復

離羣醜也疏醜類也楊子方言醜同也東齊曰醜言鋒之事

雖與莽同要不一莽能遂其功觀下引霍光亦以莽陷假對

舉可證

及至青戎探末之功

注引服虔曰謂衛青公孫戎也壽昌案當注在一言之末下

蒼標末指青一言指戎也又洪亮吉謂公孫戎當作戎奴駭

服氏壽昌考公孫戎當高帝時以一言明獎喻之不反得封

侯卽此所云一言之勞也若公孫戎奴爲衛青部將以功封

侯與此無涉洪殆以戎敘在青後疑之案上公孫戎位在充

鄒注孟康曰公孫戎奴也顏已駁正其誤洪未細檢也

臣問功亡原者賞不限懷亡首者褒不檢

顏注無原謂不可測其於原也宋先生曰釋言原再也猶言

功無與一也壽昌案薛宣傳原心定罪顏注原謂尋其本也

與此注同意禮樂志以沛宮爲高祖原廟顏注原重也言已

立正廟更重立也是原之訓再覲非不知此特以本原爲訓

者蓋謂其功無所本爲創建之功取其與德亡首相對舉也

六子皆封

案六子皆封莽弟紹周公之元也見空錄

呂著官簿比孝經

壽昌案孝文有孝經博士司諫有孝經師此孝經之善官簿

者也莽殺其子宇作書八篇詔班固合學官教授蓋立之

學官矣

謂者代持之注師古曰相代而持也

壽昌案言合謂者代莽持之不自持也非更代之代也

九百二人

莽九錫之奏當平侯張純爲九百二人之首

今加九命之錫

壽昌案九命之錫卽張晏所云周禮上公九命也顏注云禮

含文嘉云九錫者車馬衣服樂懸朱戶納陸武賁鈇鉞弓矢

柎也今案莽九錫一衣服二車馬三弓矢四斧鉞五柎也

六命珪七朱戶八納陸九虎賁獨無樂懸與公羊緯禮緯及

雜詩外傳所言皆不合卽武紀注引應劭說亦異蓋皆有樂

懸無命珪也此恐出王莽諸臣所臆造而爲之不必應經典

莽奏定善令

壽昌案漢必天子始能善令其合誠御史府高祖高后行之

成帝合太子得絕馳道亦善令至莽則公然奏請定善令

舜等卽共令太后下詔曰

是王舜等又得共令太后矣

安厥侯劉崇

壽昌考漢宗室起義於莽者始劉崇而廢鄉侯劉信武平侯劉璜繼之徐鄉侯劉忱廢鄉侯劉昌伏思侯劉貴等又繼之案王子侯表建武二年劉寵以崇從父弟紹封建武十三年子松嗣侯班氏作表時尙存殆以崇爲宗室起義之最先者也

籍崇宮室

壽昌案禮汙其宮而籍焉注籍都也

今勝都尉崔發等賦說

壽昌案崔發汝那安平人崔篆之兄嗣之叔祖也後書崔駰傳稱其以佞巧幸於莽位至大司空并云其母師氏能通經學百家之言莽寵以殊禮賜號義成夫人金印紫綬文軒丹轂顯於新世此事莽傳未載

梓潼人哀章學問長安

後書劉元傳注引風俗通曰哀姓魯哀公之後因諡以爲姓

壽昌案後漢紀作哀章學問若今言游學也

以戊辰直定

師古注曰於建除之日當定壽昌案定卽建除家所謂定日也淮南子天文訓云寅爲建卯爲除辰爲滿巳爲平主生午爲定未爲執主陷申爲破主衡酉爲危主杓戌爲成主少德亥爲收主大德子爲閉主大歲丑爲閉主太陰今日者書以隨月日爲轉移十二幹無定屬大要以除危定執爲吉建滿平收爲次成開亦吉閉破則凶足知其法自漢已然莽信時

曰小數故取諸此也上有云十一月壬子直建冬至師古注云其日當建與此同案隋律厯志云後魏景明中并州人王顯達獻古銅權一枚上銘八十一字其銘云律權石重四鈞又云黃帝初祖德布于虞虞帝始祖德布于辛歲在大梁龍集戊辰直定天命有人據土德授正號卽眞改正建丑長壽隆崇同律度量衡稽當前人龍在己巳歲次實沈初班天下萬國承遵子子孫孫享傳億年是權亦莽此日所定也

辰直定四字也

己十二月朔癸酉爲建國元年正月之朔

壽昌案自殷以得地統後厯建丑至是莽復用之後三國魏明帝曹叡景初元年亦改用丑正甫三年其子芳卽位仍歸

夏正矣

王莽傳第六十九中

大鴻臚曰典樂

案桓譚爲莽掌樂大夫殆卽此官

中尉曰軍正

軍正漢有此官但非中尉所改耳

都尉曰太尉

太尉亦漢舊制但廢置不常此則秩如漢都尉耳

司從

舊本作司徒劉放謂應改徒爲從

宣尼公後哀成子孔鈞

袁成子壽昌案元帝詔曰其合師袁成君關內侯竊以所食邑八百戶祀孔子此尙承漢袁成之封但易君以關內侯爲子耳

白黃帝至于濟南伯王

壽昌案莽自述爲楚項所封濟北王田安之後安失國齊人謂之王家因以爲氏安孫遺字伯紀處東平陵賈濟南之地莽所稱濟南伯王卽此人因其字伯紀則謂之伯王字爲編則謂之編王也又案郊祀志合七十年而伯王出焉史記注伯王指秦始皇伯讀曰霸堯信符命借此伯王以爲辟也其元城王氏勿令相嫁娶

元城王氏壽昌案特別元城音莽本吳王戚之女爲妻以示他王氏得相嫁娶且明己非婚同姓也

思索廣求

思索案周禮考工記虜氏嘉量銘有曰時文思索時莽用劉故語重周禮故詔亦用此二字也

夫劉之爲字卯金刀也

壽昌案據此劉姓必應書作劉可知近時文人因說文脫劉字遂書劉作劉并有自改其姓爲劉者泥古甚矣又案三國吳志注度翻別傳云古大篆卯字讀當爲柳古柳卯同字表松之謂翻言爲然故劉雷柳同用此字以從聲故也與日辰卯字字同音異然漢書王莽傳論卯金刀故以日辰之卯今未能詳正據此則表雖主虞義而亦未廢莽說也

是用建爾作司命

陳崇本官司直此復作司命曾新置之五威司命也

掌寇大夫陳成

案此亦莽新設官漢無之也

扶思侯劉貴

不見王子侯表中壽昌案與陵鄉侯劉留起兵誅莽事亦未詳莽傳

討穽將軍嚴尤

壽昌案嚴尤本莊九字伯石避明帝諱書作嚴也見後書尤武紀注引桓譚新論

言新室當分陝立二伯

案二人甄豐平晏也西域傳稱之爲太伯

爲晉附

晉附卽疏附晉疏一音

講理大夫孔乘

案此亦莽所設官講理言講地理圖籍也

莽欲都雒陽

案莽造元龍石文曰定帝德國雒陽此爲光武建都之兆

家上書師古注亭長家上書自治

壽昌案自治之治當作理言自理也唐人避高宗諱凡治之字應爲理後人間將理字改回作治故此轉誤作治也師古時尙未得避治字

大司空邑斥士以謝

壽昌案上既云亭長斬士是大司空之士已斬何緣復斥耶
若他士未于夜禁即無斥理

四月曠籍殺中木

案莽以建丑爲正月則四月實漢正之二月也三月隕霜故

爲大災異

分長安城旁六鄉置帥各一人分三輔爲六尉河東河內弘農

河南潁川南陽爲六隊郡

壽昌案此莽仿周官地官之制而略爲沿革者也周官大司

徒屬鄉老二鄉則公一人鄉大夫每鄉卿一人疏云司徒掌

六鄉者鄭注王置六鄉則公有二人也鄭司農云百里內爲

六鄉外爲六遂遂人鄭注六遂之地自遠郊以達於畿中有

公邑家邑小都大都焉疏云其以六鄉爲正六遂爲副莽之

六隊即六遂也古遂隊字相通易震卦震遂泥釋文苟本作

隊書費誓魯人三郊三遂史記作隄隊是隄本字古文周官

考工記匠人廣二尺深二尺謂之隄釋文隄本作遂故知莽

以六遂作六隊也

更名河南大尹曰保忠信卿

莽置常安西都六鄉此其一即以鄉加于卿上故地志有保

忠信鄉也案漢碑有孔林墳壇二一曰祝其卿一曰上谷府

卿皆居攝二年所造蓋祝其上谷府皆地名卿則莽所置官

亦猶是也

陳定故梁郡

壽昌案據此漢梁國至莽時已稱郡矣

戊子代甲子爲六旬首

禮郊特牲日用甲用日之始也故古皆以甲子爲六旬首此

則莽所造三光祿也

及稍所略邊民生口在者皆還之

劉攽曰稍所略非辭堂云所鈔以傳寫誤爾壽昌案非誤也

此正莽之大言也言匈奴未敢志掠但稍有略於邊民也

况致命而還之入塞

劉奉世曰之字衍壽昌案從還字斷句以之字屬下讀即非

衍之往也

傳相舉奏

他本傳作傳宋祁曰疑作傳毛本正作傳不作傳也壽昌檢

殿本亦作傳則相爲郡國之相也去書案傳爲傳車猶郵

遞也相讀如本音視下有遞相欺賂語下卷有傳相監避語

則傳字爲是

郴鄆以北大雨霧水出深者數丈

劉攽曰霧字疑非壽昌謂大雨且大霧也兩字略頓斷讀觀

下云流殺數千人僅言水災也若是大雨雹則不止流殺矣

以什率多少而損膳馬

宋祁曰什下當有計字壽昌案什卽十也卽所計數也不能

再有計字觀下云亦以十率多少而損其祿可證

案路頗稍三李連大較前稍所略句更不辭然本書魏田韓傳贊有云尙猶頗有存者是班氏原有此等句法

幾上下同心

幾卽冀也亦幸也

復令公卿大夫諸侯二千石舉四行各一人

卽上所云有德行通政事能言語明文學四種人也

吏士離毒氣死者什七

離羅也

命佐帥何封

佐帥猶副帥也左傳文二年先且居將中軍趙衰佐之此佐

字所本

王莽傳第六十九下

納言馮常

壽昌案前有納言掌貨大夫後又有納言將軍嚴九秩宗將

軍嚴茂知前之稱納卿言卿秩卿宗卿劉放以爲誤者尙不

虛也

刻印三

案莽班符命四十二篇於天下其孫宗亦欲襲其所爲也一

曰維祉冠存已夏處南山賦薄水卽用莽詔中御王冠卽眞

天子位之意維祉卽莽所云福應也二曰肅聖寶纒卽應邵

所注云云也三曰德封昌圖卽莽詔中所云銅符帛圖并哀

章所上之天帝金醫行璽圖也又刻卽首卽莽詔所云七以元印哀章之赤帝行璽也

以益始將軍爲更始將軍

案此則更始之稱亦光於此矣

及死罪囚吏民奴

吏民奴言凡吏民之奴也

博意欲以風莽

風莽莽字巨君故舉其人姓名爲巨毋霸以諷之也班固幽

通賦曰巨滔天而泯夏今亦以巨稱莽也

於是春夏斬人都市百姓震懼

漢制春夏不決囚莽以春夏斬人都市故百姓震懼也

兆域大將軍王匡

劉奉世曰兆域二字無理當是北城字衍大字前有南城將軍王匡此王匡又別一人也壽昌案劉考證是也惟云衍大

字或不然觀下莽賜諸州牧號爲大將軍是莽有大將軍之

制可證

予甚弁焉

壽昌案嚴延年傳吏皆股弁注股戰若弁弁謂撫手也禮弁

行刺刺起屣疏弁急也弁亦同十集韻卜躁疾貌左傳定三

年邾莊公卜急而好潔

及後闕更衣中

壽昌案中下疑脫室字觀晉灼注云室屋名也言名其屋爲

更衣中室非室屋棟讀也觀下又云後閣更衣中室可見
沒入爲官奴婢

宋祁曰澹化本景祐本入字下有官字壽昌案下犯錢錢下
亦有沒入爲官奴婢語入下並無官字也

臨妻情國師公女能爲星

壽昌案爲治也言能治星學也左成十六年秦伯使醫緩爲
之杜注爲猶治也文六年何以爲民釋文爲治也山海經中
山經鼓鐘之山有草名曰焉酸可以爲毒注爲治也後書廣
陵思王荆傳私迎能爲星者與謀議何微傳敬通經傳能爲
天官皆此類

詔隨宮中且有白衣會

壽昌案漢稱未仕之服爲白衣後書崔暉傳憲讓以爲不宜
與白衣會類此莽之子臨聞而喜者蓋疑白衣爲喪服不知
民庶會於宮中卒爲莽敗亂之兆也

誠恐一旦不保中室

中室自依李奇訓爲臨之母也前云莽妻失明莽合臨居中
養焉中卽中室也莽時內宮俱稱室如元后新室文母平帝
后稱黃室室主故莽之子臨亦稱其母爲中室也

曰其不明故也

莽爲侯歆國時僞爲謹飭其私幸侍者所生子女未敢誦言
於人其不明之故在此若侍者與人私通此顏注中添出本
文中並無此言也莽雖不足道然此必謂其侍者私通外人

自知所生子女不明而故誣之莽之狠惡未必容此且莽嘗
曰亦並無適子也

旬月四喪焉

案曰莽妻死後其子臨自殺安病死其孫公明公壽旋死益
五喪不止於四也

合執法謁者追擊長安中建鳴鼓攻賊幘

長安莽改爲常安此又稱長安益史臣隨筆書也

孫喜景尚曹放等

任遠孫校云前作士孫喜此脫士字壽昌案袁宋本作喜今
殿本從之

大赦天下天下大服民私服在詔書前亦釋除

案莽妻死天下以皇后服服之故云大服未周卽釋之並

民間私服亦令釋除詔書前卽赦詔以前也

又感漢高廟神靈

案莽建國元年長安狂女子碧呼道中曰高皇帝大怒逐歸
我國不者九月必殺汝莽感此事也顏注謂夢見譴責無據

莽果夢譴責告人耶

曰百姓怨非故

非讀曰誹

皆自亂關中兵而死賊非敢欲殺之也

中字如師古訓應讀去聲若如本音則宜從中字句絕不能
訓作傷言皆自亂關之中被兵而死非盜賊有意殺之也

三月辛巳朔

壽昌案後書光武紀作二月應標以為後書誤者非也莽改麻以建丑為正月則莽之三月正漢改夏正後之二月也下四月後書作三月同

運染其須髮

染須髮見於壽者自莽始

遺七公幹士隗歸

隗歸即隗囂也考後書隗囂傳云王莽國師引囂為士欽死器歸鄉里此作遷亡與後傳異

虎豹股栗

案此虎豹皆王邑軍中所有即前云多齋珍寶猛獸也

又聞漢兵言莽鳩殺孝本皇帝

案此距平帝之崩已十九年世亂道遠傳聞不確至是編中始聞漢兵言信而有徵矣

新都哀侯小破病

案哀侯即王曼君之父也小破病言幼小即病也傳云早死其少可知

業登道士西門君惠

壽昌案君惠與前平原女子遲昭平皆二名皆不遵莽制者也

也

有白頭公青衣注

注鄭氏曰僊人以掌承露承盛也一本作以掌承承露盤也

號將至曰歲福申水為助將軍

號將言號其將也宋小字木改至作軍者誤也

莽愈愛之

言莽愈愛情不能舍也孟子曰百姓皆以王為愛也注愛高也國語魯語人以其子為愛注愛吝也

天文郎案栳於前

注師古曰栳所以占時日天文郎今之用式者也壽昌案周禮春官太史大師抱天時與大師同車鄭司農注云大出師則太史主栳式以知天時處吉凶栳篤信因官故用此制栳

栳即今之星盤也以木為之廣韻栳木名也即式字說文志五行家有羨門式法二十卷羨門式二十卷即此亦作栳博雅曲道栳也栳有天地所以推陰陽占吉凶以栳子囊心

木為之

商人杜吳殺莽

三輔故事作屠兒杜虞手殺莽東觀漢記亦作杜虞吳虞古字通也

宿松羅忠濟初校

北平史悠成覆校

番禹陶福祥再覆校

漢書注校補卷五十五

漢書注校補卷五十六

漢書注校補卷五十七

漢書注校補卷五十八

漢書注校補卷五十九

漢書注校補卷六十

敘傳第七十上

楚人謂乳穀

注如氏曰穀音構牛羊乳汁曰構壽昌案酉陽雜俎穀田久

廢必生構葉有瓣曰楮無曰構今吾鄉有此音湘中穀皮樹

即穀樹也尚呼曰構皮樹汁呼曰構漿也

皆占數于長安

後書班彪傳云扶風安陵人也

伯少受詩於師丹

儒林傳師丹傳齊詩學則伯所受者齊詩

大將軍王鳳薦伯宜勸學

壽昌案勸學勸上學也時帝方鄉學也漢時應設此官如後

世侍講侍讀之類後書馬嚴傳除子鱣為郎合勸學省中楊

秉傳以明尚書徵入勸講皆是也三國志蜀尹默譙周為勸

學從事皆見本傳晉孟嘉為勸學從事見孟嘉傳梁元帝在

荊州置勸學從事見玉海蓋在帝前稱勸學州郡則加從事

之稱

上出過臨侯伯惶恐

案成帝以徵行臨侯故伯惶恐也

式號式諱

諱毛諱作呼壽昌案班伯所引是齊詩說說苑黃德篇詩云

式號式呼傳書作夜言闔行也則魯詩說諱亦作呼

大雅所曰流連也

顏注大雅鶴之詩流連嗟嘆而泣涕流連也而說者乃以流

連為荒亡葢失之矣大雅所以流連不謂飲酒之人也壽昌

案顏謂流連不指飲酒說是也然亦無訓為泣涕者詩泣涕

漣漣作漣不作連唐書杜亞傳日夜召賓客言嘯流連亦有

作雷連者晉書羊祜傳不爾雷連南史江敬傳雷連日夜士

史王暕傳卿輩亦是雷連之一物大雅此篇自天不灑爾以

酒下專指酒說所以流連往復致戒於酒之為害也至流連

荒亡訓自孟子說者引此於本指相違所謂言匪一端義各

有當也

車騎將軍王音聞之曰鳳丞相御史奏富平侯罪過

壽昌案張放傳云於是丞相宣御史大夫方進奏放云云考

百官表永始二年正月大司馬音薨二月翟方進為御史大

夫是音安能風方進也放傳作上諸舅皆害其寵不專屬音

為是

叔皮唯聖人之道然後盡心焉

案班氏常譏太史公先黃老而後六經故特於論莊子後

為其父提清此語後書云彪性沈重好古

據聖據眾

後書作據眾天水

其抑者松楸之事復起於今平

顏注抑語詳壽昌案抑猶或也轉語亦疑辭也左傳昭公十三年曰其抑亦將卒以祥矣乎語義正同抑亦作意廣雅曰意疑也韓詩曰抑意也杜注左傳曰抑疑辭皆此類

鼠于榘架

鼠即醫史記原本紀蟻珠鼠類注鼠古醫字也

而得屈起在此位者也

案屈起節崛起

雍成卒之言斷漢土之情

壽昌案祖都關中用妻敬之言敬本齊人於漢五年戊隴

西過雒陽見高祖言便宜故此稱為成卒也

西遊擊於西河

河西後書作融以從事

舉茂材

後書作融選京師光武問融融舉之帝雅聞彪材因召見舉

司隸茂材

氏中葉之炳靈

壽昌案氏即是古通段此字尤多本書地志西河有鮑是說

文作鮑氏又造父有非子元孫氏為莊公顏注氏與是同後

書李雲傳五氏來備王伯厚引史記作五是儀禮觀禮太史

是右注云古文是為氏禮記曲禮五官之長曰伯是職方注

云是或為氏韓敕修孔廟後碑以於氏為於是張遷碑張是

輔漢是即氏漢末有是儀亦作氏儀魏志以為孔融改氏為

是殆非也

絲凱風而蟬蛻兮 絲凱選作緜凱

悼世業之可懷

悼選作遠顏注情與題同題是也義本說文文選注悼亦懷

也本論該音義亦見廣雅釋詁四

議遺識曰臆對 臆對即賈誼鵬賦曰請對以意意亦作臆也

柯葉兼而靈茂 靈選作香

姜木支序三止 止選作趾

發還師曰成性兮 性選作命

妣聆呱而刻石兮 刻選作勅

李虎發而石開

案陳思王集自誠合曰昔雄渠李廣武發石開句本此

躬帶冕之服 帶冕選作帶綬冕

恆日年歲 恆選作經

風颭電激 颭選作颭

韓設辯曰傲君 傲選作激

說難既首 曾選作道

漢良受書於邳沂 沂選作根

辯章舊聞

辯章即平章書平章百姓古文尚書作平今文作辯

敘傳第七十下

朱旗迴舉 迴選作天

西土宅心

宅心案宅說文所託也又禮土反其宅水歸其整宅亦有歸

往之意

保此懷民 書黎民懷之又懷保小民

諸侯方命

書釋文方放也注釋圯族不釋方命似於本文無涉

協律改正

改正漢承秦制以冬十月為歲首武帝太初二年始以建寅

之正月為歲首也

亦允不陽

季世不詳

詳與詳同易履上九視履考祥祥釋文本又作詩左成十六

年詳以事神正義詳者祥也古字同耳下述霍金傳亦云漸

化不詳詳即祥也

侯伯僭時

注應劭曰僭時秦文公造西時祭天是也壽昌案史記封禪

書襄公造西時、公造鄭時楊子法言問黎篇昔者襄公始

僭西時以祭白帝是造西時為秦襄公非文公

非胖惟殃

雖戒東南

齊世宗正

三越不辜

高祖謂湯曰漢後五十年東南有亂豈若耶

鄂客與德俱任宗正也

謂隱王如意其王恢幽王友一為高后所殺二為高后所逼
自殺也

是謂相國 漢初相國惟此兩人後皆為丞相

溫溫幼寤聖君

注鄧展曰爾雅寤逢遇也師古曰此說非也言隨石幼而恭

謹感寤高祖以見識拔也爾雅云逢遇之也非謂寤也宋先

生過庭錄云案今爾雅釋詁逢逢逢也逢逢逢也逢逢見也蔡

鄧氏所據爾雅避字作寤詩東門之池可與晤歌毛傳云晤

遇也古晤寤字通詩寤辟有標說文日部引作晤辟有標可

與晤言列女傳二卷引作可與寤言則毛公時爾雅逢亦作

寤也寤亦與逢通說文作悟覺也左傳莊公寤生蓋謂逆

生此正謂萬古幼遇高祖耳不必言感寤也釋言寤始也郭

注云相于寤音義逢五故反壽昌案又通作午荀子國篇

注午讀為逢遇也知寤之通寤即可得寤訓遇之證矣

東髮脩學 四字可備束脩一義

深作敦害 敦怒也說文怒也也从心敦聲或亦省作敦

總督城郭三十有六

案今世總督二字見此壽昌考總督一官自明始立如總督

漕運總管劉遵及各省總管皆見明史職官志今尚沿明制

也若晉書前秦載記王二表曰總督戎機陳書蕭摩訶傳吳

明微曰吾為總督必須身居其後則以二字為文向承此書

話也

漢書注校補卷五十一